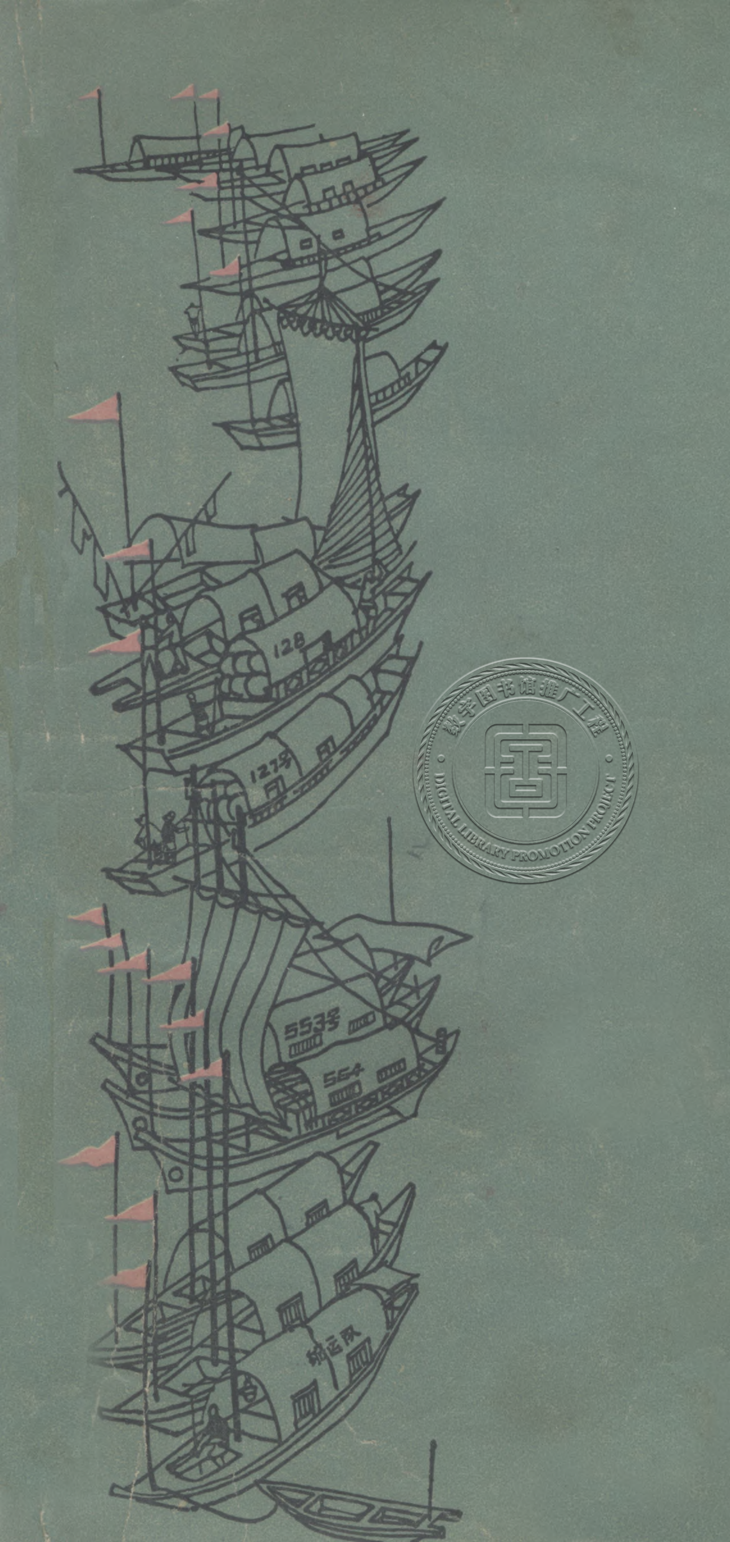


江山多嬌

游記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江山多娇

游記选集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容提要

这里的二十一篇游記，选自全国各报和文学期刊，共分为三部分：①名山大川和湖光山色；②城市風貌和名胜抒情；③草原古迹和戈壁新貌。这些游記，風格多样，有情有景，着重抒写了祖国綺丽迷人的山山水水，贊美了飞跃欢騰的社会主义建設，歌頌了我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是游記，也是抒情散文，在內容和文字技巧上，都是絢烂多彩、激动人心的。

江　山　多　娇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麻綫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張：6 5/16・插图：5・插頁：2・字数：134,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統一书号：10071・605　　定价：（6）0.79元

目　录



井岡山散記

杜　宣

清明节这天，离开了英雄的南昌城去訪問我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革命搖籃井岡山。

公路两边是漫无边际綠油油的麦田。麦田中間，夹种了一些开着小紅花的紫云英和正开着小白花的萊菔花；更多的是黄澄澄的油菜花。田野的顏色真是絢丽极了。朝日正噴薄直射，长空中閃爍着万道金霞，給这彩色繽紛、香風扑鼻的田野，挂上了一层奇異的紗幕。

这正是乍暖还寒、乍晴还雨的气候。

太阳出来的时候，一派明媚春光，真是"暖風吹得游人醉"。但是，一霎时却又春云舒卷，細雨如絲，立刻又成为"沾衣欲湿杏花雨"的境界了。

就是在这种阴晴不定、風雨无常的气候里，車子一会儿穿过平疇万頃，一会儿又迂迴于挺拔雄峻的山岭和飞瀑流泉之間。变幻无穷的气候和壮丽多姿的山川田野，使人感到开闊而又新奇。

当我們由泰和进入井岡山区的时候，重云如盖，風雨如磐，两边雄奇陡削的高山，它的峰頂，都給压得很低的雨层云掩盖着了。只看得見公路两旁的近山上，长滿了高大的松树、杉树和毛

竹。杜鵑花和丁香花，点綴在这些青松翠竹之間，感到均匀而又和諧。視綫給雨和雾遮住了，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有时偶然現出一点远山的輪廓，眞好像走进了米襄阳的潑墨山水画中了。

公路是沿着溪谷迂迴而上的。山溪水满。有的地方飞瀑高悬，有的地方又是一泓平湖。落花一大片一大片地泛在水面，随着山势水流的緩急，飄浮蕩漾。

溪谷越上越狹，山势越高越險。大約上到一千米以上的地方，高山削壁，直聳入云，这就是当年井岡山五大哨口之一，英雄的桐木岭。

桐木岭位于井岡山东北。是永新一带通往井岡山当年軍事政治中心茨坪必經的要道。哨口距茨坪約二十五华里，两边都是陡削的悬崖，只中間一条有二千多石級的小道，地形十分險要，易守难攻。据云，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白匪軍用二十个团的兵力包圍井岡山，用几个团来攻打桐木岭哨口，攻打了七天七夜，都沒有打下。

当我們到这里的时候，正是云收雨霽。俯視我們剛剛来的道路，則是白雾弥漫，山下还在下雨。当年紅軍修筑的工事，还依稀可辨。昔日的壕塹上面，現在长满了杜鵑花。夕阳照在雨后怒放的花朵上面，显得分外鮮紅。

夜晚，我們住在茨坪，这是井岡山的中心，位于井岡山主峰北麓，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块三百亩面积的小平原，距离井岡山五大哨口：桐木岭、黄洋界、殊砂冲、八面山及双馬石，均在十五华里到二十华里之間。因此当年它不仅是井岡山根据地的軍事政治中心，也是井岡山根据地的大后方。毛澤东同志当年經

眺望雄伟壮丽的井冈山群峰

孙世昌摄

常住在这里，党的湘赣边特委、工农兵政府、党团的訓练班、軍官教导处、被服厂、軍械处以及公卖处等机关都設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毛澤东同志率領了秋收起义的队伍，由湖南来到井岡山，在强大的敌人包圍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中高竪起紅旗，在黑夜中燃起了第一点星火。就是这点扑不灭的星火，經过了二十多年的蔓延傳播，就成为燃燒着祖国整个大地的燎原烈火了。

而茨坪就是这第一个火种的傳播起点。

現在的茨坪，已建設成为一个嶄新的美丽的高山城市。百貨商店、邮电局、車站、医院、剧場、宾館、革命博物館及井岡山管理局等，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建設起来了。在北面的高崗上，又建起了一座“井岡山革命烈士紀念塔”。每个井岡山的訪問者，对着这些为創造井岡山革命根据地而牺牲的英雄們，誰能不以肃穆的心情表示由衷的敬意呢？

入夜，我站在宾館的露台上，沐浴着这深山芳馨的夜气，望見环山而立的各个高大建筑物的灯光，眞像万点繁星。在灯火中，毛澤东同志的故居，依稀可辨。在宾館的大厅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設井岡山的青年們，正在开着盛大的晚会。华屋春宵，灯光鬢影。撫今思昔，我不禁忘記了高山深夜的料峭春寒，一直让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衫。

井岡山的夜晚是动人的，但是井岡山的早晨就更加美丽了。我拉开帘幕，只見旭日当窗，群峰在望，太阳照在带着露珠的松針上，晶瑩耀眼，眞美极了。井岡山文工团的男女演員們，列着整齐的队伍，在广場上对着朝阳练习发声。百貨商店和邮电局的工作人員，正在那里做早操。在正对面的山腰中，有一大块白

云，慢慢地浮动。仔細一看，那不是白云，而是羊群。井岡山墾殖場的牧羊姑娘們已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春天的井岡山，經常是細雨如絲，白雾迷蒙。像今天这样的丽日晴空，却是少有的。由于我們想去看看黃洋界哨口和茅坪、大井两处毛澤东同志的故居，能遇到这么美好的天气，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黃洋界是由茨坪到茅坪必經之路，位于井岡山北面，是五大哨口中最險要的一个，是到宁岡一带唯一的通道。山高岭削，仅有的一条羊腸小道就在陡壁間盘旋。哨口設在两峰之間，地形隐蔽，当年用石垒的哨棚遺迹，現在还保留得很完整。

井岡山的特点，是从山麓到山腰都是森林，峰頂却多是巨石和茅草。黃洋界也是蔓草丛生。只有哨口的东南前方高峰上，长了一棵枝叶如盖的大柯树。据說当年毛澤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与战士們一道去宁岡挑运軍粮，来回經过黃洋界时，都在这棵树下歇脚乘凉。井岡山，真是一座英雄盖世的山，它的每一条山道，每一个山峰，甚至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木，都和中国革命血肉相連，都为中国革命建立过不朽的功勛。

无論站在这棵柯树下面或黃洋界哨口，纵目远眺，罗霄山脉中段的主要山峰，此起彼伏，雄壮无比，好像整个宇宙都被这些綿亘不断的千峰万岭占据着，天空中的白云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气候变幻很快，剛到的时候是晴空万里，万山重叠。一忽儿就变成云雾弥漫，白茫茫如汪洋大海。据云，黃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毛澤东同志那首写黃洋界斗爭胜利的著名的《西江月》，現在已刻在黃洋界哨口。一九二八年八月，白匪何鍵、朱培德部，

曾由此向我发动猛烈攻势，战斗持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中午，我軍由茨坪調去迫击炮一門（一說两門），两发命中，敌人伤亡甚大，仓皇逃遁。“黃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軍宵遁”，就是写这情景的。由于这首詞的关系，黃洋界成为我們向往了多少年的地方。佳句雄关，相互輝映，这将是万代歌頌不迭的主題了。

茅坪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山村。一条清彻的小溪圍繞着村前，高大的原始樟木林成为村后的翡翠屏障。

一踏上村口的小石桥，斑駁的粉墻上，就看到了两条紅軍时代的标語。标語是用紅土横写在墻上的。第一条是，“消灭屠杀工农的国民党”，下面写的是，“紅軍三十五团宣傳队”。第二条是，“不繳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下面写的是，“四分站”。經过了二十多年艰苦的岁月，蔣匪帮几次殘酷的屠杀，这两条标語尙能完整的保留到現在，眞是吉光片羽弥足珍重的。

在英雄的井岡山，革命遺址保留得比較好的要算茅坪了。毛澤东同志住过的“八角楼”，召开过湘贛边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謝氏愼公祠，作过湘贛边特委办公处和紅軍医院的前攀龙小学……，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东同志率領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三灣进行改編后，于十一月初进入井岡山，首先就是住在茅坪的。在茅坪住的地方，以八角楼最久。

八角楼是茅坪村中一幢比較适中的小楼房。毛澤东同志住的房間就在楼上。現在房間里的家具，都是当年原物。当年紅軍走后，当地群众把家具珍藏起来。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群众又拿出来，照原样陈列起来。

这是一間很小的房間。靠窗放了一張书桌，窗子的对面放

了一張木板床。窗的右边靠墻放了两把木靠椅，中間一張茶几。另外还有一張睡椅放在房中間。大約是由于那扇窗戶較小，窗外又是叶如伞盖的大樟树，房間內的光綫不够，所以在房間正中頂上，开了一个八角形的光斗。因此大家就把这个楼叫做“八角楼”。毛澤东同志著名的《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在这里写的。

在茅坪群众中，流傳着这么一个故事：茅坪村前小溪的上游，有一口深潭，当地人民叫它“龙目潭”。潭里出产“娃娃魚”，井岡山的人都叫它“狗魚”。有一次几个农民在潭中打到了一条二十多斤重的狗魚。因为像这样大的狗魚，是很难見到的，他們就拿去送給毛澤东同志，并說明这种魚是专門吃小魚为生的。毛澤东同志听見之后，就笑着对大家說：“这是魚里头的恶霸，应該多打。土豪劣紳是人里头的狗魚，专門靠剝削人过活，是吃人的人，所以我們应該打倒他們。”据說后来毛澤东同志和群众談話中，經常用狗魚做例子。

毛澤东同志另一故居是在大井村。这儿距茨坪大約十华里，位于井岡山的西北方。当年大井設有乡苏維埃政府，包括大井、小井、上井、中井及下井等五个村庄。紅軍北上抗日之后，大井經过蔣匪帮多次燒杀，房子都成为瓦礫。毛澤东同志的故居，是解放后由井岡山管理局照原样重建起来的。这是一幢带有强烈的贛南民間風味的建筑，十分美丽。房子的正前方就是高聳云霄的五指山。故居的前面，有一块大坪。坪的左方，有一块光滑的大石头。据当地的年老群众說，当年毛澤东同志住在这里的时候，常常在黎明时就看到他坐在石头上看书。在斗爭那么紧張的时候，毛澤东同志还是一刻也不放松学习。天剛剛亮，室

內光綫不够，为了节省灯油，就到室外来看书。这是一种如何頑强的学习精神啊！

井岡山是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今天已經成为一座龐大的革命历史博物館。井岡山是中国革命的搖籃，井岡山的斗爭是中国革命的轉折点。在井岡山的訪問，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級斗爭的教育。

一个新发現的神話世界

——桂林芦笛岩参观記

左　海

举世无双芦笛岩，
彩云宮闕久沉埋。
元和題壁名犹在；
嘉定留詩句亦佳。
梦入太虛游幻境；
神馳仙苑拥裙釵。
天开洞府工奇巧，
煉石何須問女媧！

这一首小詩，是一个月以前参观桂林芦笛岩的时候即景之作。这个岩洞的美妙景色，令人恍如置身于神話世界。可惜当时行色匆匆，詩不尽意，心中頗觉遺憾。現在补写这篇短文，如能使讀者对于这个新发現的雄奇壮丽的岩洞，引起兴趣，那就是我的最大希望了。

到过桂林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七星岩，是我国喀斯特地形分布区域中，最突出的巨大石灰岩溶洞；它的迷人景色，中外聞

名。然而，誰也沒有預料到，桂林还有一个比七星岩更加巨大、更加美丽的洞府——芦笛岩。这个岩洞的发現，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我們走出桂林城北，向西不远，就到了阳江岸畔。这里有一座外表并不奇特的山峰，在半山腰的地方有一个洞口，两旁生长着一些芦草。当地群众常喜欢用这些芦草做笛子，吹起山歌小曲。因此，他們就把这个岩洞叫做芦笛岩。在位置上，它正好同著名的七星岩东西遙遙相对。

乍看这个洞口又短又小，似乎是很平常的岩穴，但是，一走进洞里，印象馬上大变。滿目琳琅的紅、綠、黃、白各种顏色的乳石，构成了这个神話世界的万般奇景。整个岩洞分为两大部分，也可以叫做前洞和后洞。前洞是一組又深又大的由馬蹄形通道联成的洞穴；后洞則是一个寬广深邃的大岩。在前后洞銜接的地方，有一个水潭，把岩洞分成两个部分，中間乱石堵塞，还要經过一番修理，才能順利通行。

芦笛岩的钟乳石，分外鮮艳玲瓏，光輝耀眼，处处表現出五彩繽紛，如花似錦。紅的如珊瑚，綠的如翡翠，黃的如琥珀，白的如玉石。整个洞府好像全都是用宝石、珠翠、珊瑚、象牙、綢緞和脂粉堆积起来的，簡直和神話傳說中的閬苑仙宫一样。

走进岩口不远，面前聳立着一座巍峨的台閣。周圍奇峰突出，衬以淺紅色和橙黃色的岩壁，像晚霞和夕照掩映在乱山疏林之間。正面出現一組乳白色的石雕，好比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边有一位端庄美丽的瑤池仙女，身穿綾罗的衣裳，长裙曳地，吳带当風。她的眼睛閃射幻想的光輝，含情脉脉，如有所待。在她的背后，挂着錦綉的帳幔，前头悬着两盞宫灯。站在这个宝石

花的景色和人物面前，眞要使游客如醉如痴了。

沿着馬蹄形的通道前进，有时要钻过又低又窄的石門，有时要經历一段羊腸小道，有时左右削壁形成了钟乳石的山峽，有时上下相連树立着擎天的石柱，有时平地突起一丛一丛的石笋，有时路边石室挂着一层一层的珠帘，有时万笏垂空，有时九龙戏水，有的地方群仙聚会，有的地方猿猴戏耍，还有石獅子、石犀牛、石馬、石龟、石鼓、石琴，以及花果山、水帘洞等等，无不維妙維肖。

在前洞接近水潭的地方，有一个广場。这个广場的四周，有許多頂天立地的石柱，一节一节大小粗細不等，很像鏤空的象牙雕刻。也有半截的石柱，上端似乎放着花盆，花枝招展。这个广場，大約可以容納两三千人，正面像是一座大宫殿，又像是一个大舞台，广場就等于大戏院的池座。在广場中間地面上，几十道石埂纵横交錯，像是一个大沙盘，又像一幅天然图画，如果把它叫做“隴亩图”大概是可以的，因为它很像城郊稻田的縮影。

广場旁边石壁和通道两側，有几处字迹比較明显的古代題字。在我們去参观的时候，发現的題字中，値得特别重視的有唐代元和年間、南宋嘉定年間等几則。听說后来又发現了“貞元八年十月”的題字。这是公元七九二年，即唐德宗时候的墨迹，应該算是这个岩洞中最古的題字了。可惜它只剩下这六个字，全句已經看不清楚了。

这些題字多半都属于紀游的性质。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下面的一則題字。它写道：

无□

僧怀信

□□

惟□

元春

惟亮

元和十二年

九月三日同

游記

这中間的僧怀信，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据《高僧傳》載："怀信者，居处广陵。……会昌三年，癸亥岁，武宗为赵归眞排毁釋門，将欲湮灭教法，有淮南詞客刘隐之，薄游海上，……信凭栏与隐之交談。……隐之归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时否？"这个和尙在南方各处云游，时間都在公元九世紀初年。而元和十二年即是公元八一七年，与公元八四三年之会昌三年，相隔二十六年，恰恰都在僧怀信云游的时間。可以想見，他当年云游桂林，曾与同伴到过芦笛岩，留下这一則題字，历时一千一百四十五年，至今墨迹虽已削落了許多，大体却还完好，实在难得。

还有一則紀游的題字写道：

元和十五年

僧昼

道臻

□□□□

其中僧昼大約也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据《高僧傳》載："僧昼，

姓謝氏。……幼負異才，性与道合。……登戒于灵隐戒坛。……后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貞元初，居于东溪草堂。……五年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为湖守。初相見，未交言，恍若神合。……"我手头材料还不能确切查明书上的記載和洞里的題字是否同一个人。

在宋代的題字中，有一首七言絕句，頗堪注目。它的原句是：

□□□□□□□
今日吾儕得快观
姓字□□□□□
好同大众共参鸞
嘉定九年
丙子冬后五日
□应时笔

这首詩虽然不算好，从殘留的句子看来，作者也还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末尾署名"应时"，上头一个字看不清，不知道他姓什么。如能查明这个作者，我想也很有意义。除此以外，洞內各处石壁上，唐宋两代的題字还有許多，应該設法一一查对明白，并加以保护，不要損坏才好。

照这些紀游的題字看来，芦笛岩早在公元八世紀末和九世紀初，已經吸引了許多游客。这一段历史过去虽然沒有在古籍中記載下来，但是，它却因此更显得可貴了。

至于元、明、清以后的題壁文字，除了紀游性质的以外，还出

現了許多紀事性质的題字，而且集中于后洞大岩里边。例如，下面一則題字写道：

景泰七年义宁
西盐二处返(反)乱
被魯(擄)娟女无
数

又一則是

景泰七年丙子岁
人民有难

这两則反映了公元十五世紀中叶，即明朝代宗朱祁鈺、方瑛等大汉族主义者与少数民族的武装冲突。从題句中錯别字和文法不通看来，这些显然是当时避乱的难民所写的。

特别应該提到的是明末淸初的一則紀事。它写道：

因为壬辰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西桂林城
各官兵馬走紛紛空了省城个多月各有四乡人民搶尽省城又有□綫都
爷带达兵入城
又到癸巳年二月初十日达兵入村各处四乡八洞搜捉老少妇女牵了許
多牛只总要銀子回贖又征灵田四都东乡人民杀死无数百姓人民慌怕
逃躲性命入岩逐日不得安生

于家庄

众人棵截草命
有
众人梁敬宇
等題
于思山

所謂壬辰年就是南明永历六年，公元一六五二年；癸巳年即永历七年，公元一六五三年。当时正値李定国收复桂林，又不久为清兵攻占的时期。上述題壁的文字恰恰反映了这个历史情況。

可以断定，元代和明末以后，很长的时期內，这个岩洞完全变成了当地人民避难之所，平时洞口用乱石堵塞，外来游客根本无由問津，一直埋沒几百年，如今才重見光明。

正是由于这个緣故，所以在从前許多著名的游記中，我們始終沒有找到有关这个岩洞的記載。有人問：明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是否到过这个岩洞呢？据我的判断，徐霞客根本不知道这个岩洞的存在。徐霞客是在公元一六三七年，即明代崇禎十年閏四月八日离湖南境，二十八日到达桂林。他游遍了桂林城东和东北、东南的各种岩洞和其他名胜古迹，考察了漓江主流的形势；于五月十九日乘舟游阳朔，五月二十八日返抵桂林；六月二日至九日，再游七星岩、栖霞洞、独秀峰等处；十日取陆路向桂林西南行，至苏桥登舟，向柳州而去。徐霞客在他的游記中，很确切地描写了七星岩地区的石灰岩地貌特征，但是，他却沒有提到桂林西北郊有什么名胜。这就证明，他并不注意桂林西北面阳江岸畔的这一块地区。

現在我們按照芦笛岩的地貌看来，桂林西北郊的石灰岩溶解作用，比之东边的七星岩地区，恐怕是决无逊色的。芦笛岩的钟乳石，下端往往露出白色的“鵝管”。它們很像从地皮內层长

出来的毛細管，不时地流出水珠。这显然是石灰岩被地下水溶解以后，沿着毛細管排出的碳酸鈣等溶液。这个岩洞里钟乳石的顏色比七星岩的更为复杂多样，可見这里地下水中所含的矿物质一定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个洞內景色特别艳丽夺目、玲瓏透剔、丰富集中，也证明这个地区的石灰岩溶解过程，似乎是在比較剧烈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們由进洞的时候起，到出洞的时候止，匆匆两三个小时內，边走，边看，边談，簡直觉得眼前的一切，尽是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脑子里联想到千年古史和天上地下的傳說与科学珍聞，随时发出各种議論。直到出洞下山以后，大家还是贊不絕口。我自己好像眞的做了一場美梦，永远不能忘記这神話世界的迷人景色。

三峡試笔

徐　迟

远　游

北京，人民的首都；北京，革命的圣地——不觉我已居住了十一个冬春。当居住在北京，我听見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傳来的声音。这边在召喚，那边在邀請，生活处处将我吸引。于是，我歌唱，旅行。漸漸的，我想到，要有一个安家落戶的地方。我想到，要把一个新居来找寻，在那儿寄托理想，注以热情。終于，我被允許这样做了。

我开始远游，离开了北京。却不是为了回到烟雨楼边，虽然我在那圣湖誕生。也不是为了回到苕霅溪畔，尽管爱我家乡深深。也不去我游学的苏州，也不去我青年时代留連过的上海。那么，再一次去重庆，那里我曾度过几个难忘的岁月？或者去山水如画的桂林，或者，彩云深处的昆明，那里山明水秀，人民翻了身，那里偉大的建設也已經开始了。眞的，华东和西南，都非常吸引我，但是，东北和西北，却曾經征服我。我朝拜过鋼都，汽車城；亲眼看見黃河清。祁連山俘擄了我的心；青海湖我一見鍾情。在芒崖我頂礼昆侖，我有心向塔里木进軍。此外，我也曾在

柳城土改，在洞庭春耕，在华北大平原庆賀人民公社如熠熠朝阳之升。塞外我住过葡萄园，海南向往椰子林。江山处处妖娆，祖国年年跃进。新人与新事，无穷又无尽。我究竟到哪儿去？我不能挑剔过份，不該犹豫不定。好吧，我就簡单点，把我的选擇說分明。我将远游的地方，在望霞峰前，在楚水之濱。长江啊长江！江上翱翔我的心灵。三峡啊三峡！我的船儿已經启碇。

宜昌导游

按例，每到一个以前沒有到过的城市时，我們总要去观光市容的。而且，希望有熟悉它的同志带路导游。这一回，在宜昌，是十分欣幸的。一位碼头工人热情地接待我。我們并肩而行。这位土生土长的工人，指这指那，給我介紹：

“解放路，这本来是資本家的一条街嘛！

“这个百貨大楼，本来是一个大資本家的商店嘛！

“这边原先是英国海关的所在地。那两边原先是英国領事館的所在地，現在是市委、人委、总工会了。

“这原先是中美俱乐部。在这儿我跟洋人干过一場。他們早晨在碼头上欺侮我，我們晚間在舞厅前报了仇。这叫做：你請我吃早飯，我給你吃宵夜。

“国民党在这儿叫我們的烈士流了血，現在是公园，松柏林，荷花池。

“这是南湖，前年修的。原来是臭水池，現在养了魚，成了清水塘。

“我是在草棚中生的，在草棚中长大的。这一带，全是草棚，

我們拆除了，开辟了这条沿江大道。

“我的草棚，我的家，原来就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来了，我們跑了，他們扒了我的草棚，在它的位置上，盖了一个水牢。你看看，阴森森的水牢，如今露在太阳底下，变成蓄水池，不再記得这个水牢。当年把中国劳动人民用铁鏈捆起，泡在水里，一直泡到脖子上！喝血的帝国主义！”

后来，他带我上港务局，参观了一座現代化的港口。最后到了他的家，在十三碼头后面小山上，一座幽雅的港务新村中。在那儿，眺望着全港，全市；他談起了未来。

在我所接受过的导游中，宜昌导游最动人。我記得三十年前，在北京給我导游的是个蠹虫，他让我陪他跑遍了古城中几乎所有的旧书鋪。二十年前，在桂林給我导游的是个画家，他指給我看了許多个难忘的風景点。我記得，解放后，为我作包头城导游的是个水文地质队的队长，因而我了解包头的水源及其地下水分布的情况。洛阳的导游是个考古家，他使我的理解限于考古和历史文物。兰州的导游是个建筑家，我看到了一幅幅藍图。一个民間艺术的爱好者在丽江給我导游，将我淹沒在无数的神話傳說中。那也是多年以前，我到过广州，被导游于近百年史中，但他又是个饕餮家，因而我大飽口福。但我也碰到过疲倦的导游，到哪儿都沒精打采。也曾碰到过老实人，陪着我像影子一样緘默，因而我什么也了解不到。导游的确重要。所以但丁游三界，請出了魏琪尔来。而在宜昌，这位碼头工人以工人的感情，工人的語言，为我介紹了这个港埠的生活。我在宜昌的观光是通过工人的眼睛看到的。感謝我的导游，我能更深刻地认識这座城市，并了解到像他所說的“当年这只血盆”里的斗爭史。

我开始領会到，岂仅导游应該有工人阶級的立場观点，在一切生活中，一样的都要具有工人阶級的立場观点。唯有它，烛照一切。最准确，也最美，它是眞理之光。

西陵峽口

我們的小艇駛过了宜昌的长街——眞长！駛过了魚形的西壩——像一条青魚。駛过了南岸的那些山——那些山别致得很，像一座座金字塔。

于是，西岸皆山。两岸的山开始圍攏来，像一群猎人前来圍猎。小艇似乎是一只小动物，已經进入圍子，惊惶地閃躲。然而圍猎的巨人們，連綿的山峰，騰跃在鄂西和川东，如波浪一样涌来。从此我們要和这无穷无尽的山峰打交道了。

这时，长江的表面上，好像綳有一張透明的表皮，綳得十分紧張。有彈性，可以把小艇彈起来，彈到空中。在这張表皮底下，可以看見像駿馬的皮下那活跃的肌肉和非常的精力。在这張表皮之上，可以看見繚乱的水花，巨大的回瀾和一串串珍珠項圈似的泡漩。

小艇費力地向南岸駛去，直到南岸边上，才沿岸行駛，繞过一个岬角——大江在这里轉了一个九十度的弯。过了岬角，小艇轉了个身，抛出回流之外。我們已在南津关前面。

水，汹涌奔泻而来！如箭离弦，如馬脱繮，如猛虎出山，江水出峽了。

水，多少水！它有多少亿公方，可以灌溉多少田亩！可以浮載多少船只，运輸多少亿吨貨物！可以发出多少亿度电，化为多

么大的动能！

这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用綠絲絨的植被披复的山，一褶又一褶，重重叠叠。这时，晨雾微茫，水色渾黄。天青山綠，我們来到了庄严的峽口。

长达二百多公里的峽谷，世界奇景，大自然界的壮观，这里是峽口。这是瓶口，这是宝瓶口，最偉大的宝瓶口！

前去多少險灘、奇景、名胜。在峽口应該磨崖勒石，写点什么才是。应該写什么呢！旧有“南津口”三字，今天看不到了。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我看，在过去的話，的确可以写：“入峽口者，舍棄任何的希望！”但是，今天，应該写：“入峽口者，請怀抱你們最雄偉的理想！”

过了南津关，便是下牢溪。雪白的溪流，流过彩色的石子。小溪的音乐，在山谷峭壁之間回响。

前进中，又看見两山之間，有一道白练似的瀑布从峰上飞落而下。沿着赭色的石壁，一迭又一迭，共分三五迭。輕盈无声，如将降大雪之前降落的雪珠。秀美无比，好像飞天捧着洁白的花朵在降向人間。

离开了北京，我是时常想念北京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天安門下。想念那紅色的广場，想念那南海的綠波。想念北海的白塔，想念宜芸館的玫瑰，西堤的春曉，后湖的青松和丹楓，紫竹院的桥。想念一切圣洁的地点，和一些美丽的地点，离开那里，要有怀念。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啊！石壁飞泉如雪，秀丽下牢溪，雄极南津关，皇陵庙的柑林，青滩的魚，还有巫峽的云彩，还有夔峽的歌。一句話，整个三峽，万里长江！

最动人处，峽口一望。你一直望到深深的峽谷中。两岸山

峰組成的峽口，这样狭隘。前山套后山，近山套远山。对峙的山峰一座套一座，越深，更窄，沒有出路。不知大江从何处流来，这是一幅深刻的图画，激动人心的图画！

一眼望去，最深处，是通往石牕那儿去的“偏脑”和“神龕子”两块奇妙的巨石。它們南北斜对，壁立在这幅图画的中心。到了那儿，江面狭窄，水势狂奔，大水最險。

山中方一日

我們这一回的目的地是青石洞。我們这一回的目的是登巫山最高峰。

青石洞是巫峽中一座小村。它隐藏在群峰之間。从江上仰看时更小，不注意它是看不見它的。

青石洞背靠翠屏峰。飞凤峰在其左，聚鶴峰在其右。

青石洞的正对面，隔江，是望霞峰。松巒峰在其右，集仙峰又在松巒峰的右边。

望霞峰又名神女峰。集仙峰，因其形似，又名剪刀峰。

在来的路上，我們已經經过了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

沿青石洞左边的一道小溪，深入三十里，又有净坛峰、起云峰、上升峰。这三峰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在江边是看不到它們的。

是为巫山十二峰。自然，十二峰外，还有許多秀美无比，但是无名的峰。

从青石洞看望霞峰，是最适宜的。这里看望霞峰上的神女的形象，最为酷似。

这座小村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让人朝拜神女。她站立在峰顶上，微微的弯背，低头，抬手，若有所眺望，又若有所思。神女的形象娟秀极了。杜甫：神女峰娟妙；苏軾：遙观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升修陂。写得都很精美而准确。我們在青石洞的宿处門前，对着这名山胜景，足不出戶可見神女的美丽形象。这天天色并不很好，有云彩翱翔，云气不断地上升，不断地飞騰。从这里观察望霞峰的山色却是最美的了。在这里我們也听到了关于巫山十二峰的許多美丽动人的傳說。

松巒峰，有一支几人合抱的大松树，現在已看不到了，砍了。

聚鶴峰，鶴常飞来，洁白的羽毛，鮮紅的鶴頂，排成一行，飞翔在江上。降落时，一个先落，然后一个个落下来。起飞时，也一样，一个先飞，其余随之。

飞凤峰，似凤，两个翅膀張开。凤嘴伸入江中，形成險滩，已炸去了。

凈坛峰是十二峰最南边的一个。如預兆丰年，可以听到音乐之声，嗩吶和鑼鼓。

說是这个凈坛峰，形如匏——葫芦：上下两个圆形，上有瓶頸，中有細腰。有个老船工，也沒有去过，但他曾眺望到这座神妙的山峰。

凈坛峰那儿有个七里塘，是七个瀑布形成的七个水塘，隔一里一个。塘水清徹見底，可以見到許多大魚游泳其間。有人在水塘中撒网打魚，打上来妇女的綉鞋和綉花的手絹。

我們在青石洞听了一夜的故事，包含神女帮助夏禹治水的故事。这故事从宋代詩人陆游和范成大的詩文中已可以讀到。它还流傳在江上的劳动人民口头。我們从那老船工口中又听了

一遍。

第二天早晨，我們观察上峰頂的路綫。苏軾詩中，有个“野老”少年时登上过望霞峰，看到絕頂有三块篆碑。李白曾經登上巫山最高峰，但不知他登的是哪一个峰。我頗想登望霞峰，想像一下高峽平湖景色。但望霞、松巒、集仙三峰都这样峻峭，直立江边，越到下面越陡。据說打柴的人能攀着岩縫和小树上去，我們恐怕办不到。最后，我們选擇了飞凤峰和翠屏峰。

我們下到江边，脫了鞋袜，涉过清溪，跨过独木桥，走上危险欲墜的岩边石級，拉着岩边的垂蘿上去，到了神女庙（凝眞观）授书台。这里看山好，看大江尤好。这里一直可以看到下游三五十里处，一直看到上游三五十里处，一眼看百把里，气势雄偉极了。

我們又从青石洞的村子往上爬翠屏峰，直上高岩，到了青石洞，又名仙人洞的洞子。那是一个喀斯特溶洞，有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那样大。洞中有居民，見我們去了，旣邀我們坐，又煮茶。

洞的高度，約为望霞峰的三分之二。

在那样的高度，还有几个妇女在洞前开荒地。她們一鋤又一鋤地把杂草和灌木去掉，劳动热情很高，情緒尤其佳妙。杜甫的《負薪行》写得多么哀伤！但今天这些少女，却高高兴兴的，又劳动又歌唱。她們头发梳得光光，还插了供銷社出售的塑料花发針。……

我們又往洞子的上边走，直到峰頂的岩石的根根，攀着岩石上去。頂上，我們已高出于望霞峰的高度。一陣冷雨襲来了，那是云。四顾茫茫，但見云間的岩石上，有着不知名的小花。雨湿

花紅路滑，風中飄来了輕柔的庆丰年的音乐。那几个妇女又在唱歌了。

我們下来之后，空中下大雨，再不能活动了。我們就坐着望大江，望峰，望云，很妙的云，薄薄的云。小溪之中，月月紅在开放着。云升騰，香气也升騰，一切宁静而美丽。

后来，一条汽艇来迎我們回去。雨中行駛約两小时后，回到县城。我們看了看报紙，始知“山中方一日”这話是什么意思了。报載：第一个載人的宇宙飞船已飞出了地球引力，已安全归来。这是人类将要征服宇宙的又一个胜利，这是激动人心的消息。但还有更激动人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中，我們得了好几个冠軍和亚軍。我們正为此欢欣，又听到巫山县的街头，无綫电播送了加勒比海上的消息：美国雇佣軍进攻古巴，古巴人民奋起抵抗，全歼侵略者。……偉大的人民啊！偉大的时代！

芬 芳 頌

船进三峽，我們到了駕駛台上，打开一扇玻璃窗，突然飄来一股扑鼻清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这香味多么芬芳。这是什么香味？我問。船长回答：柚子花儿正开放。

这芬芳弥漫在峽江。

夜晚，抵达巫山县。我們爬坡，走到县城的街道間，又是这股清香，濃郁幽远。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多么醉人，多么新鮮！这是什么香味？我問。县委一位同志回答：柚子花儿正开遍。

这芬芳弥漫全县。

早晨，我們醒来，总是一推窗便又聞到这股香气。当我們盘山、入谷、涉溪；当我們在三峽中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从西陵峽、巫峽到夔峽，一連走了几十天，我們发現，到处是这香气，而且出了峽还能聞到。我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呼吸，它比桂花更甜蜜，比幽兰更强烈。我一次又一次地問：这是什么香气？人們一次次回答：这是柚子开花的季节。

这芬芳弥漫在长江流域。

馥郁的芬芳，应該贊揚。它使我想起了新中国人民的优美的品质，革命的思想，崇高的精神。这是何等的芬芳、甘美！在感受到时，使人心情何等的舒暢！我們的芬芳的精神，是长久不散的，永远馨香。它是无比的丰富，可以无尽地給与，好比这条浩浩不息的大江。我們整个国家就是一片芬芳的土地，到处浮动着喜悅和創造的精神，时刻发散出品德的熏香来。甚至那样的一天也会到来的，蕩滌了污浊，送走瘟神，于是世界芬芳，如初春三峽柚子开花时，我所感受到的那样。

巫山十二峰記

齐　　克

銀白色的航标汽艇，划开暗綠色的江水，激起两道匹练似的浪花，向前急馳，两岸的峰巒，飞也似地向后閃过去。我們的心，早向秀絕奇絕的巫山十二峰飞去了。清朝詩人許汝龙写得好，“放舟下巫峽，心在十二峰”，的确道出了路过三峽的人，对十二峰向往的心情。

汽艇駛过巫山城下的筌篌山，即进入以山势峭丽峽谷幽深著称的巫峽了。两岸的巨石，千奇百怪，有的好像猛虎，有的宛如雄獅，有的好似书本叠起，有的如同众书立放，有的犹如被巨钻凿过一般，有的就像被大斧劈过一样。我正在出神地看着两岸千变万化的岩石，忽然，同行的巫山县文化館呂館长叫道：“看！登龙峰！”我順着他的手看去，只見一座大山，巍然屹立在大江北岸，由船上仰望，五峰攢簇，层叠而起，其形蜿蜒，眞似一龙騰空。这时，登龙峰背后，忽然升起一縷暗黃色的云雾来，我不禁笑呼：“龙上天了！”呂館长听了搖手說：“不，这是巫峽硫磺厂在炼硫磺！”登龙峰下，有一股清徹的溪水跳跃着流入江中，悬崖下有几幢刷得粉白的房子，傳出隆隆的机器声，給幽靜的巫峽，带来无限的生机。呂館长眉飞色舞地說：“别看这条小小的山沟，

它可是我們巫山县的工业基地呢！”

船过跳石，向北岸望去，群峰逶迤，气象蕭森，澗悬飞瀑，好似噴雾一般。其中一峰突兀，好像一头昂首的雄獅。吕館长告訴我，峰頂有一泉，常年不竭，故名圣泉峰。这时，斜阳西照，遍山皆紅，唯峰頂一长方形巨石呈白色，因此，农民又叫此峰为“獅子挂銀牌”。汽艇往下走了片刻，就到了江南岸著名的“百步梯”了。七八十度的山坡，从下到上，石級全是用条石砌成，看去何止百步，恐怕千步也有，其势雄偉，使你不由得不对我們的祖先在这險恶的山崖所建的壮丽建筑，发出由衷的贊叹。百步梯对面，三峰插天，据說清晨常有彩云縈繞，故名朝云峰。峰下，就是名聞遐邇的“三峡水”，汩汩的泉水，从一个石孔中涌出，沿着石罅，分成三股飞泻下来，就像三串晶瑩的珍珠，垂挂在墨綠色的崖壁上。再下，就是我們神馳已久的神女峰了，可惜天色已晚，又洒起蒙蒙細雨，沒能看到神女儁秀的姿态。轉过一个峰巒，就到了巫峽中的風景胜地，神女峰下的青石洞。我們踏着蒼茫的夜色，爬上翠屏峰半山腰的青石村。这个优美雅靜的小山庄，只有十多戶人家，有一家小旅館和一个百貨分銷店。小旅館的經理是个看了一辈子柜台的老店員，叫鄒孝举，有六十多岁，在巫山县委时，就听說他是个“摆龙門陣”的能家，曉得很多十二峰的傳說。百貨分銷店的經理小郭，是个热情好客的小伙子。这老少二經理，热情地接待了我們。晚餐一罢，我們就圍着一盞明亮的煤油灯，摆起龙門陣来。

老經理极为風趣地說，要了解十二峰的傳說，必須先背会一首用十二个峰名联成的詩，于是，他就吟誦起巫山老詩人謝隆耀写的詩句来：

曾步净坛訪集仙，朝云深处起云連，
上升峰頂望霞远，月到松巒聚鶴还。
才睹登龙騰汉宇，旋看飞凤弄晴川，
翠屏峰頂峽猿嘯，料是呼朋飲圣泉。

接着，他就給我們讲起了巫山十二峰的傳說，他說：在很古很古的时候，青石村背后翠屏峰上的青石洞中，住着十二条凶龙，一天，这十二条凶龙在巫山上空張牙舞爪地追逐嬉戏，猛烈的颶風，吹得天昏地暗，山崩水嘯，房倒屋塌，人和牲畜在風浪中掙扎，哭声震天。正在这时，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小女儿瑤姬，駕着彩云路过这里，她一見凶龙作恶，立时用手一指，一道夺目的銀光閃过，天空响起炸雷，十二条凶龙立时被劈死在江中。可是，凶龙横尸断江，堵住了万里江水，那日夜奔流不息的长江，沒有了去路，就汇积起来，向四面八方漫去。田园、村鎮、城市被淹沒了，很快就把四川变成了一个汪洋的內海。著名的治水英雄大禹急忙赶到巫山，动手开峽疏水，可是这些凶龙变成又坚又硬的岩石，怎么劈得开呢？大禹真是焦急万分，瑤姬就授給大禹一部《太上先天呼召万灵玉篆之书》，并派自己的侍臣帮助他开峽治水。大禹于是呼風喚雷，役使鬼神，用雷炸石，用电推土，用火燒山，很快地劈开了三峽，疏通了九水。內海的积水流干了，人民又回到故土，开垦田园，于是，內海就变成了“天府之国”的四川。瑤姬帮助大禹开了三峽，本想回瑤池看看，有天清晨，她站在巫山頂上，忽然发現有很多行船，在瞿塘峽的黑石滩、巫峽的跳石滩、西陵峽的崆岭滩等地遇險，尽管舵工和水手在漩渦中拚命掙扎，还是被險滩恶水吞沒了。原来在四百多里的三峽中，有成千上百的礁石

險滩，底下藏着水妖，吞噬着过往的行船旅客。于是，瑶姬就决定在巫山定居下来，为船夫打水妖，为樵子驅虎豹，为病人种灵芝，为农民保丰收，把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献給三峡的黎民百姓。因此，三峡的人民就尊称她为“妙用眞人”，并修了一座“凝眞观”供奉她。瑶姬为了报答人民的深情，就化为神女峰(她的侍臣和侍女，就化成了巫山十二峰)。娉婷地立在幽深的巫峡之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指引着过往行船，与山中的居民作伴。

我問神女庙还有沒有。老經理說，庙倒有，不过神女像解放前已被国民党的丘八們推到江中去了。但神女像并沒被毁掉，被一个叫刘裕中的老农民从江中捞起来，偷偷地藏到青石溪的一个硝洞里了。我們听說神女像还在，眞是高兴极了，决定第二天把神女像找回来。

来青石以前，我們在巫山就和很多川江船工、碼头工人和民間艺人摆过龙門陣，他們娓娓动听地讲述了神女助大禹开凿三峡、疏通九水的故事，和老經理談的都相仿佛。看来收在《巫山县志》艺文篇中的馬永卿《神女碑記》和范守道《神女考》，也都还是忠实于民間傳說的了。这时我們不由地想起有关神女的另一傳說——宋玉的《神女赋》来。但老船工們听到神女梦会楚襄王的故事，却引起他們一陣非笑，有的甚至憤慨起来，仿佛是侮辱了他們所崇敬的神女了。这种感情深深打动了我們。人民相信神女助禹治水的傳說，世代相傳地歌頌她，世代相沿地祭祀她，是因为这个傳說充分地反映了三峡人民征服險滩、战胜恶水的理想啊！老农民刘裕中冒險打捞神女像，不正是对于这理想化身的崇敬之感么？

夜間，洒了一陣春雨，次日天一亮，我就到青石村外的台地

上，看十二峰的晨景。啊！眞像进入奇妙的仙境一般。滚滚的輕柔的白云，随着馨芳的峽風，在峽谷中飄蕩，一会儿像雪浪排空，把群峰全淹沒了；一会儿又像噴烟吐雾的大瀑布，从天空直泻而下；一会儿变成条条薄紗，輕盈柔美；一会儿又化作朶朶絢烂的玉蓮，展苞怒放。蜿蜒曲折的江面，也浮着一层乳白色的水雾，辨不清哪是雾，哪是江。碧翠的柚子树，开着雪一样的花朶，就像翡翠結着銀花，滿山滿谷都充溢着沁人心肺的淸香。

我坐在宛如华盖的黃桷树下的一块平滑的青石上，正看着这千变万化的奇景，觉得身后有什么响动，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經理来了。他臉上浮着一种自豪的神情微笑着說："只有到我們青石来，才能看到这样奇妙的景致！"他还說，看十二峰的景致不能心急，必須耐心細看，看的时間越长，越感到十二峰的妙处。忽然，一抹霞光，塗上江北岸望霞峰的絕頂，洁白的云朶，也立时被塗上瑰丽的色彩，峰側一石，亭亭玉立，眞像一位秀美絕倫的少女，含情脉脉地向远方眺望。这就是我們向往已久的神女峰了。刹那間，金色的阳光，就像万道金色的溶液傾注在望霞峰頂，神女就像披上金色的盛装，光彩夺目，奇丽非凡。藍天上飄着几点金色的云朶，就像神女在撒花一样。这时，老經理的孙子跑来叫我們回去用飯，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同老經理向村中走去。老經理边走边指着峰巒給我介紹：望霞峰左，形如帽盒的峰巒，傳說从前峰頂古松蓊郁，峽風吹来，松濤犹如万馬奔騰，故名松巒峰，因其形如帽盒，又叫帽盒峰。其下一峰，峰頂有众石排列，如仙相聚，上有石鍋石灶，旗杆眼，故名集仙峰。由远处望去，峰分两叉，犹如剪刀撑开，因此集仙峰又称为剪刀峰。峰下的絕壁上，有块白色的岩石，中凹成碑形，刻着"重崖叠嶂巫峽"六个字体遒

劲的大字，傳为孔明遺迹，故名孔明碑。

吃过早飯，我們順着石級来到江边的沙滩上，昂首北望，神女峰壁立千寻，高不見頂，再向南望青石村后的翠屏峰超然卓立，蒼翠横空，眞如一道翠綠的画屏。左峙一峰，怪石嵯峨，老松虬蟠，傳說，常有成群的仙鶴鳴栖其上，是为聚鶴峰。青石村右一小溪，由南入江，水流澄碧，名青石溪；溪旁一峰，嶙峋奇秀，一道山脊迤邐而下，直入江中，形如凤头，两旁山巒逐漸低下，犹如双翅，眞像一个披着金綠羽毛展翅飞翔的凤凰，此即为飞凤峰。巫山十二峰，江北的登龙、圣泉、朝云、望霞、松巒、集仙六峰，濱江排列，已尽收眼底；江南六峰，能見者只有聚鶴、翠屏、飞凤三峰，故陆游在他的《三峽歌》中，头一句就是“十二巫山見九峰”；李一熬在他的《巫山記》中写道：“六峰連袂于江北，三峰聚首于水南，共得九峰焉，更隐三山，隔山之表，深邃难探。”吕館长告訴我，要看凈坛、起云、上升三峰，須由青石溪上溯二十里至藍厂方見。可惜因青石溪在枯水季节，不能行船，未能上溯。

我們涉过青石溪，攀着刻在絕壁上的石級，向飞凤峰頂爬去，山半有一小庙，即凝眞观旧址，庙系淸末重建，可惜神像碑記皆无。我們由神女庙往南，沿着悬崖边上的羊腸小路，去寻找藏神女像的硐洞。走了百多米，只見草深沒膝，深澗临前，无路可走，只好折回神女庙，躊躇良久，无計可施。忽然发現峰頂有一小屋，于是順石級而上，希望能找到人間路。到了峰頂，往下看，大江犹如一綫，临江有一台地，即所謂授书台。陆游《入蜀記》中写道：“凝眞观后，山半有石坛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书于此。”現在，台地上建了一座精致的小楼，被誉为“峽江明珠”的航标員，就住在这里。我們走到小屋跟前，一位美丽嫻秀的小姑

娘，安詳地坐在門口，膝盖上放着书本，一边念书，一边作針綫，神情是那样专注，我們走到近前她还沒察觉。呂館长上前問她，知不知道藏神女像的硝洞。她揚起头，打量了我們一会，微笑着說："怎么，你們也要拜神女菩薩呀？"我笑着說："我們不但拜神女菩薩，还想請神女菩薩哪！"她站起来热情地說："那好！我領你們去！"她回身进屋，把东西放下，插上門，揚起头，向我們眨了眨眼，乖巧地說："你們哪！眞会找向导，要不是找到我，你們就别想找到神女菩薩！"我問她为什么，她搖了搖头，响起一串銀鈴似的笑声，也不招呼我們，就飞快地順着石級向山下走去。起初还有路，后来就无路可走了。上是削壁千仭，下是万丈深澗，望之目眩。小姑娘走在前面，脚步輕盈，如履平地。走了二三百米，順着凸出的山角往山坳里一拐，絕壁上有一个硝洞，洞口被荆棘杂草遮住，如不知底細，眞不容易找到。洞不大，有两个口，洞中光綫很充足。一进洞，就看到神女像摆在洞中央，左边一侍女抱着黄綾宝卷，右边一侍女抱着印盒。神女像高約二尺，侍女像高約一尺，皆用良木雕成，刀法異常精細。神女像雕得尤为出色，发髻高聳，慧眼微起，面带微笑，神态端庄，眞是栩栩如生。我們一边看神女，一边議論老农刘裕中，都說他使这样精美的艺术品保存下来，是作了一件大好事。小姑娘忽然开口了："刘裕中是我爷爷！""什么？你是他的孙女？你叫什么？"她点了点头，說叫刘英。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她下山前說的話的含意。我們問她爷爷在哪里？她眼帘垂下，沉默了一会，才低声地說："解放前他就被折磨死了！"我們向呂館长建議，把神女和她的两个侍女的雕像，运到巫山县城保存起来，呂館长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議。当我們訪問了巫峽硫磺厂回到巫山县城时，巫山县文化館已把这些

雕像，放在展覽館的一个精制的玻璃柜中了。

中午，我們从翠屏峰上的青石洞下来，一进小旅館的大門，就下起瓢潑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閃閃，灰色的阴云迅疾地奔跑，滿峽滿谷，都是一片蒙蒙的烟雨，把所有的峰巒都遮住了。唯有神女峰高高地站在天外，像一位忠于职守的战士，了望着大江。

正在这时，忽然傳来一陣陣雄壮豪迈的歌声，我們涌到窗前往西一看，只見一队穿着藍色雨衣的人，排着长长的行列，肩上扛着丁字鎬，唱着歌，冒着大雨，从飞凤峰半山的峽路上向青石走来。老經理和小經理的臉上，頓时显出兴奋的笑容，老經理激动地說："盼星星，盼月亮，可把这些給'铁龙'开路的先鋒盼来了！"他有些顫抖地抓住我的手說，"同志，我們祖祖輩輩都是在青石守着几块山坡地过日子呀！如今，青石要大变样了！在这猴子都去不了的悬崖陡壁上要跑'铁龙'，在这深峽大山里要听'铁龙'叫了！这是托毛主席的福呀！"他松开我的手，向小經理大声地說："小郭！拿挂鞭炮来，欢迎他們！"小經理狂喜地說："好！敲鑼打鼓放鞭炮欢迎他們！"說罢，就向門外跑去。村中沸騰了，家家都把大門打开了，鞭炮震天，鑼鼓齐响。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冒着大雨迎出村来，把被大雨淋得湿漉漉的工人圍起来，有的搶工具，有的搶背包，都爭着把工人往自己家里拉。正在这欢騰的时刻，一陣响亮的汽笛声从江中傳来，这是航标汽艇接我們到巫峽硫磺厂去，我們只得怀着異常激动和无限惋惜的心情，向幽美的青石，向热情的老乡，向剛剛見面的开路先鋒，向热情接待我們的老少二經理告別了。

航标汽艇开动了，乘風破浪向上游急駛。雨停了，銀灰色的云团散开了，一道橘紅色的霞光，像一把嵌着彩珠的宝劍，从西

天边斜斜地射下来，江上，頓时泛起一道燦烂的金波，就像微微游动的千万条金蛇。我回首一望，神女峰被晚霞映得鮮紅，就像一位艳丽的披着紅色錦袍的美女，含着无限的情意，向我們揮手，向我們微笑。

1961年5月中旬写于宜昌

直薄峨眉金頂記

徐　迟

杜甫有詩：

会当凌絶頂，
一覽众山小。

李白也有詩：

飞步凌絶頂，
极目无纖烟。

他們的詩句一直都是激发了我登临峰頂的热情的。尤其是李白那句"飞步凌絕頂"，他是登上了巫山最高峰才写的那句詩。那一年他的年紀已經是五十八岁了。五十八岁，而犹"飞步"，就可以想見其人了。在名山之中，飞步，几乎可以說是一种美学的享受。飞步登山，好像是山間麋鹿，林中鳥雀，你就不仅仅是山林的伴侶，而簡直是山林的一部分。舞蹈家的理想是离开地面，飞上天去。他們終于不能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借助一条飄带飞上了天。然而飞步却可以凌絕頂，上与天齐，飞升到絕頂，与

天比肩。

这一次，我們正是飞步而上，直薄峨眉山金頂的。峨眉山是祖国的名山之一，出色的植物公园，卓越的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展覽館，休养和避暑胜地。天下皆知："峨眉天下秀"。秀，是出众，是独拔之意。峨眉正是这样一座高山，座落在川西平原的边緣上。独拔而起，高出众山之上，拔海三千一百五十米。巍峨的峨眉山的金頂，是这座名山的絕頂，东临悬崖，削壁直下平地，自平地到金頂約二千六百米。虽然一路都鋪了石級，直上，有九十华里，曲折盘旋而上，則有一百二十华里，上金頂，也就够你上的了。

我們由峨眉县城，馳車到龙門洞，开始登山。經清音閣，到万年寺，这是一条登山的近路。清音閣，那里，天只一綫，翠巒四繞，溪流两道，淸徹之至。万年寺，三面圜山，均杉松柏楠，更淸靜之极。相对地說来，淸音閣以下无風景，因为淸音閣以下，虽有風景，实难与它以上的景色相比。

在万年寺，我們又惊又喜，看到了一件宋代的鑄銅艺术和一座明代的无梁磚殿。鑄銅的艺术品，普賢菩薩騎白象：普賢盘膝而坐，坐在蓮花座上；金身，披紅袈裟，胸前佩紅瓔珞；头戴金冠，冠用花叶枝条編織成两层的花紋，中嵌小佛；普賢所騎白象与一般的巨象同样大小；白象佩金带，头部有金飾，翹起三对大象牙，背上披复一条花毡，四足立在蓮花形基础上。上至普賢的金冠，下至白象的四足及其蓮花形基础，这一切全部是青銅鑄成的。全部銅塑高六·八二米，淨重十二万五千斤。这件艺术品的比例精确不必說了。普賢的象匀整而丰滿，如在呼吸；巨象的皮肤略有皺紋，如在运动。金冠之上，艺术家雕塑着異常复杂的图

紋。在这件巨大的艺术品之上，复盖着国内很少見的一座无梁的磚殿，上有半球形的穹窿頂，下有二十四龕磚龕。

我們之中，有画家同行，他們一路又添了許多画稿和画意；也有作曲家，他們很快地把山林的歌声写成了音符。艺术是神奇的。可是，看呵，这里有着眞正神奇的艺术創造，眞正有份量——六十二吨半的艺术作品！你想，宋代絹画都已发黃，明代音乐也早已消失在空气中了，但这里的銅象和磚殿却巍然存在，千年不坏，金光閃閃。能看到这样的鑄銅艺术和建筑艺术，眞是一种幸福。

从万年寺出发，一路上坡，經息心所、初殿到华严頂。群峰环抱，而华严独秀，故称中頂。从中頂远望九老洞，青翠的山林間朱紅的楼閣，望之有化气，也就是說，有一种幸福感。这里，已升高到一千九百米了。再上，就到了钻天坡。坡由溜滑溜滑的石板組成，石板上长起青苔。上完这个坡，便已钻上了青天，已經是二千二百米的高处，我們到了洗象池，这一段路程三十里。

在洗象池，已經可以看到一片云海。有时，云飄进寺院的窗戶，飄进你的衣袖来。这天正好在阴历月半。洗象夜月是著名的風景，但碰上了一个阴云天。溫度只有八度，便有寒意。四圍又有一些原始森林，更加幽意逼人。幽林中，一枚琪桐树正开着洁白的鴿子花。

再由洗象池上去，是連望坡。陡削的山路連望不已，又称閻王坡。这个坡比钻天坡更陡，青苔长得更厚更綠。这里的原始植物群落，主要是冷杉。蒼翠的林間挂滿了藤蔓，而在树干、树枝以及藤蔓之上全是青青的苔蘚。多少林木、多少曲徑呵！林

木蔽天，青苔鋪徑。为了衬托出这青青的顔色，林中飄来朵朵湿云。

走完連望坡，便到雷洞坪，上面又是一道七里坡。所有陡坡中，七里坡最陡，最險峻。过了这个坡已是二千八百米的高程。在这一段路途中，則又別是一番景色。在連望坡上，已經出現了最美丽的花。花团錦簇，一丛丛，一球球。到了七里坡，則一片又一片，一坡又一坡，都是这花，这杜鵑花。

这里杜鵑成树，高的有两丈多。这里，杜鵑树成林，有的是純林长滿了一个个山坡。这里杜鵑花燦烂。仿佛这里剛才下过一場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現在全部靜靜地堆在枝头了。一团团的积雪，被日光照耀，放出了幻異的色彩。

尽管我們是喜欢飞步前进的，这时也不能不停下来，惊愕地观賞这样富丽的花海。只要对这花海一瞥，一路疲劳全部消除了。而現在，一路都开滿了杜鵑花。請想像，我們如何飞翔在这彩色的云天之上！

这是淡紫色的花，名叫美丽杜鵑。这是花冠钟形白色，兼具紫色斑点的花，名叫常丽杜鵑。倒悬岩畔而生长的惟丽杜鵑，其花是淡玫瑰色的。皺叶杜鵑的花，淡粉紅色，小萼。正在盛开的承先杜鵑，花黃色，极明亮。长蕊杜鵑开白花，香味濃，花管基部細如管形，雄蕊十余本伸出管外。

这些杜鵑，是峨眉山的特产。它們与一般的映山紅不相同。它們不只是紅色，而且有紫、黃、玫瑰和白色諸色，映山五彩斑斕。它們是最名貴的观賞植物，与峨眉的报春花、珙桐花齐名于世界。我在成都时，見到一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教授，对峨眉这些名花有专門的研究。据他說，这些高山杜鵑可治很多疑

难病症，因此尙有經济价值。可在我看来，它們更有美学价值。

杜鵑花鋪盖着七里坡，还鋪盖着太子坪以上的現在比較平坦好走的石板路。最后，我們飞过了杜鵑花丛，飞步登上了金頂。

金頂本是指峨眉山主峰上的一座銅殿而言的。这銅殿高二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因銅殿受阳光照耀，远眺时光彩夺目，就得金頂之名。但这座建于明代的銅殿已被燒毁了。仅剩有两扇銅門，一座銅碑，一座銅塔。两扇銅門，正面反面都有精致的浮雕。銅碑的一面，集王羲之的书法，另一面集褚遂良的书法，記載和歌頌了这座銅殿建筑。銅塔二十一层，鏤刻得更加精細。鑄銅的艺术发展到峨眉金頂上的銅殿时，眞可以說是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都已經到达了峰頂了。从剩有的銅門、銅碑、銅塔来看，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結論来。

我們一起登上金頂的画家、作曲家和詩人十一人，我們看到了古代艺术的高峰作品。

我不禁想到古代的那些青銅工人，那些鑄銅艺术家来。他們以青銅为中介，以青銅为毫末，以青銅为管弦，以青銅为韵律，創造了这样的杰作。我們今天的青銅艺术必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的。我們的青銅艺术家呵，前人为我們留下了多么好的基础！

但我对这青銅艺术的狂热，很快被金頂上的寒冷所攻克了。这是五月底，可是这一天金頂的气溫只有三度。山高了，果然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軾的詩句很可能是得之于金頂之上。这天多云，天阴，有急雨，我們冷得发抖。我們又沒有看到著名的"峨眉宝光"。

然而，我們看到了絕頂的景色。主要的，正是这絕頂的景色。其所以"会当凌絕頂"，而且要有迫不及待的心情"飞步凌絕

頂”，就是为了絕頂的景色，为了絕頂之上的一瞥，就是为了“一覽众山小”，为了“极目无纖烟”，可以极目四望，但我們这一次极目却有云烟和云海。

請看，这一片云海。現在，我們已經站在这独拔高峰頂上。峨眉金頂为我們提供了一个絕好的观賞台。

是的，在万年寺，在华严中頂，我們已經极目四望过。我們已經有了广闊的視野，高瞻远矚之感。然而到了洗象池，始知华严中頂并不高。那里看华严中頂，有如一座盆景，更不用說万年寺了。而在金頂，看洗象池也并不高，更不用說华严中頂了。只見一片云海，繚繞不已，有如大海波濤，洶涌起伏。云善于变化，这些变化多端的云，眞是輕盈极了。它翻騰，它飞行。它变化莫測，忽濃忽淡。于是，一忽儿这座山峰出現了，一忽儿它已隐沒不見。

云是雪白雪白的。峰巒青青蒼蒼。云开了，下面的山峰山脉，重重叠叠，一层又一层，何止数十层，形成透視图。这层层山峰，在云海中忽隐忽現。云彩变得这样子快，快得像舞蹈家在揮动她的长袖，急轉她的身段。不，还更快，快得多！

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两句詞：

山舞銀蛇
原馳蜡象

这两句詞，多少人讀了，多少人运用了自己曾經有过的登高經驗来感受它們，多少讀者用了自己的想像力来幻見了这副景色。我也曾經这样做，自以为已經很能理解这两句詞。但是，不然！到了峨眉金頂，我才发現，这一回我才看到了“山舞銀蛇”的

景色。山眞正在“舞”，然而舞的不是銀蛇，而是一些青蛇。至于“原馳蜡象”呢，我剛在揣摩那两句詞，突然我看到极西天边显現了一座雪山。

一座大雪山，先显現了它的腰身，然后显出了它的高峰群，它的全貌。它如同蜡象，馳驅而来，无可比拟的巍峨。这是康定境內的貢嘎大雪山，拔海七千六百多米，发出閃閃的寒光。

云幕一張張都揭开了。极西，見了大雪山，极东，見了川西平原。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相会，相会处是乐山。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三十三，“江水”篇中：“县南有峨眉山，有蒙水，即大渡水也……山海經曰，蒙水出汉阳西入江。”郭璞在他的气势滃渤的詩篇《江賦》中，則歌唱道：“峨眉为泉阳之揭。”这两段詩文，我原先不大懂得，而在金頂上，我却看見了为阳光照射的大渡河，像一个金龙，騰上了云海来。“蒙水出汉阳”，說的是大渡河出汉嘉之阳，汉嘉即嘉定，今乐山。“峨眉为泉阳之揭”，說的峨眉山乃是可以看見大渡河在其东南奔流的一座高峰的山峰。

絕頂的景色只有絕頂才能看到。看呵，大雪山的巍峨！看呵，三江相会于乐山！这一直綫上，乐山、五通桥、犍为都可以看到。借助于一架高倍数的望远鏡还看得見宜宾。这也是一个三江口，岷江与金沙江相会，而长江开始奔流了。看呵，在那个方向是大小凉山，金沙江从那儿流来。而在大雪山那一边，則有雅礱江在奔流。大雪山重重叠叠，通天河就从那儿流来。长江源头就在那里！

在峨眉金頂可以看見长江上游的全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可看得这样辽闊了。你可以到更高的山上去，但未

必能找到更恰当的位置，得到更寬广的視野，使“江山如此多嬌”的全部画幅，展开在你的面前。

只有到了絕頂，方能言絕頂的景色。从自然景色来讲是如此。比喻思想高度，也是如此。当思想还沒有达到絕頂之时，就得在林木曲徑之中盘繞，虽然也可以从中頂远眺，也可以为杜鵑花丛所醉，然而終不能一覽无余。非得到达了思想的金頂，才能极目四顾，将江山尽收眼底，纵横一万里，上下五千年。

只有到了思想的絕頂，才能看清楚我們的时代。从来沒有过我們这样偉大的时代。而认識和反映这样偉大的时代，是极不簡单的事情。不凌絕頂，是办不到的。西起大雪山，东至东海滔滔，南天北地——看我們偉大的祖国，日益富强，日益輝煌！这都是因为有了偉大的战斗了四十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了金光閃閃的毛澤东思想！

1961年6月14日数帆楼

雨中登泰山

李 健 吾

从火車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話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傳統一笔債似的。杜甫的願望："会当凌絕頂，一覽众山小。"我也一样有，惜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

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瀝瀝，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們約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嗎？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悶。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轉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輕人，挎起背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坊出发了。

是烟是雾，我們辨識不清，只見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們才过岱宗坊，震天的吼声就把我們吸引到虎山水庫的大壩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庫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閃光黃錦，直鋪下去，碰着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脫綫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这里叫作虬在灣，据說虬早已被呂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擲翻騰，像又回到了故居。我們繞过虎山，站到壩桥

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風細雨，懶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喑噁叱咤，似有千軍万馬，躲在綺丽的黄錦底下。黄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是一幅細紗，护着一幅沒有經緯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紗輕輕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紋。——也許只有織女才能織出这种瑰奇的景色。

雨大起来了，我們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眞祠。这里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两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側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作七眞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还罢了，站在龕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見的傳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誕，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眞、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異有很深的认識，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輕人提醒我該走了，我还会欣賞下去的。

我們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連穿过三座石坊：一天門、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們后面，雄偉的紅門把山擋住。走出长門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們跟前。人朝上走，水朝下流，流进虎山水庫的中谿陪我們，一直陪到二天門。悬崖峻嶒，石縫滴滴瀍瀍，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順着斜坡，流进山澗，涓涓的水声变成訇訇的雷鳴。有时候風过云开，在底下望見南天門，影影綽綽，聳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紧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更多的时候，烏云四合，层巒叠嶂都成了水墨山水。蹚过中谿水淺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經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剛經》，字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經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說巧也巧，我們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到了人間。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把这里叫作柏洞。我們抖擻精神，一气走过壶天閣，登上黄峴岭，发現沙石全是赤黃顏色，明白中谿的水为什么黃了。

靠住二天門的石坊，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驕傲，又是担心。我驕傲已經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云薄了，雾又上来。我們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經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面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輕人跳跳蹦蹦，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輕了一样，有說有笑，跟在他們后头。

我們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轉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子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測的山沟边，明明有水流，却听不見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風摆动，想凑近了看，隔着辽闊的山沟，走不过去。我們正在贊不絕口，发現已經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細雨打湿了渾身上下。原来我們遇到另一类型的飞瀑，紧貼桥后，我們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个正着。水面有两三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噴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澗又从左側轉到右側，水声淙淙，跟我們跟到南天門。

过了云步桥，我們开始走上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門应該近了，由于山峽迴环曲折，反而望不見了。野花野草，什么

形状也有，什么颜色也有，挨挨挤挤，芊芊莽莽，要把巉岩的山石装扮起来。連我上了一点岁数的人，也学小孩子，掐了一把，直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在山澗里，随水漂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的，却是那些"吸翠霞而夭矫"的松树。它們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絕壁的隙縫，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風烏云爭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風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見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張望。有的松树像一頂墨綠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瀟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們都让你觉得它們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誰少了誰，都像不应該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峽飄来飄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級，一級又一級，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紧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搭在南天門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級窄窄的，擱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应劭，在《泰山封禪仪記》里，这样形容："仰視天門窔辽，如从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挾前人相牵，后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后人頂，如画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側着身子，赶到我們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們身边过去。我像应劭說的那样，"目視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輕人，走十儿步，歇一口气，終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門。

心还在跳，腿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新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輕

松愉快，像一个沒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沒有名号，只有标記，有的門口挂着一只笊籬，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鸚鵡，有的是一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小的只有炕儿，后墻紧貼着崢嶸的山石，前臉正对着万丈的深淵。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詩人形容泰山，說"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訴你：岩岩，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頂越发給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蓮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錯落成桥，有的兀立如柱，有的側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忽忽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傳說多，登封台让你想像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会有一块石碣，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池叫作洗头盆，据說玉女往常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作白云洞，傳說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賞"齐魯青未了"，忽然一陣風来，"盪胸生层云"，轉瞬間，便像宋之問在《桂阳三日述怀》里說起的那样，"云海四茫茫"。是云嗎？头上明明另有云在。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連續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銀濤像鍍了金，又像着了火，燒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綫，曲曲折折，是滦河，是汶河。一个黑点子在碧綠的图案中間移动，仿佛螞蟻，又冒一縷青烟。你正在指手划脚，說长道短，虛象和眞象一时都在雾里消失。

我們沒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們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們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經不那样壮丽了。小瀑布不見，大瀑布变小了。我們沿着西谿，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

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車的話，我們还会待下去的。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調，变化而又和諧。

山沒有水，如同人沒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們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布。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田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格外感到意兴盎然。

上 天 都

丰 子 愷

从黄山宾館到文殊院的途中，有一块独一无二的小平地，約有二三十步見方。据說不久这里要造一个亭子，供游人息足，現在已有許多石条乱放着了。我爬到了这块平地上，如获至宝，立刻在石条上坐下，觉得比坐沙发椅子更舒服。因为我已經翻了两个山峰，紫云峰和立馬峰，尽是陡坡石級、羊腸坂道，两腿已經不胜酸軟了。

坐在石条上点着一根紙烟，向四周望望，看見一面有一个高峰，它的峭壁上有一条紋路，远望好像一条虛綫。仔細辨认，才知道是很长的一排石級，由此可以登峰的。我不觉惊訝地叫出：“这个峰也爬得上的？”陪我上山的向导說：“这个叫做天都峰，是黄山中最陡的一个峰；轎子不能上去，只有步行才爬得上。老人家不能上去。”

昨夜在黄山宾館时，交际科的郝同志劝我雇一乘轎子上山。她說虽然这几天服务队里的人都忙着采茶，但也可以抽調出四个人来抬我上山。这些山路，老年人步行是吃不消的。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謝絕坐轎。一則不好意思妨碍他們的采茶工作；二則設想四个人抬我一个人上山，我心情的不安一定比步行的疲

劳苦痛得多。因此毅然地謝絕了，决定只請一个向导老宋和一个服务員小程陪伴上山。今天一路上来，老宋指示我好几个險峻的地方，都是不能坐轎，必須步行的。此时我觉得：昨夜的謝絕坐轎是得策的。我从过去的經驗中发見一个眞理：爬山的唯一的好办法，是像龟兎賽跑里的烏龟一样，不断地、慢慢地走。現在向导說"老人家不能上去"，我漫应了一声，但是心中怀疑。我想：慢慢地走，老人家或許也能上去。然而天色已經向晚，我們須得爬上这天都峰对面的玉屏峰，到文殊院投宿。現在談不到上天都了。

在文殊院三天阻雨，却得到了两个喜訊：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男女单打，中国都获得了冠軍；苏联的加加林乘飞船繞地球一匝，安然回到本国。我觉得臉上光彩，心中高兴，两腿的酸軟忽然消失了。第四天放晴，女儿一吟发兴上天都，我决定同去。她說："爸爸和媽媽在这里休息吧，怕吃不消呢。"我說："媽媽是放大脚，固然吃不消；我又不是放大脚，慢慢地走！"老宋笑着說："也好，反正走不动可以在半路上坐等的。"接着又說："去年你們画院里的画师来游玩，两位老先生都沒有上天都。你老人家兴致眞好！"大概他預料我走不到頂的。

从文殊院走下五六百个石級，到了前几天坐在石条上休息的那块小平地上，望望天都峰那条虛綫似的石級，不免有些心慌。然而我有一个法宝，就是不断地、慢慢地走。这法宝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我坐在平地的石条上慢慢地抽了两根紙烟，精神又振作了，就开始上天都。

这石級的斜度，据导游书上說，是六十度至八十度。事实证明这数字沒有夸張。全靠石級一旁立着的石柱，石柱上裝着铁



黄山雨后

黄翔摄

鏈，扶着铁鏈才敢爬上去。我規定一个制度：每跨上十步，站立一下。后来加以調整：每跨上五步，站立一下。后来第三次調整：每跨上五步，站立一下，再跨上五步，在石級上坐一下。有的地方铁鏈断了，或者铁鏈距离太远，或者斜度达到八十度，那时我就四条"腿"走路。这样地爬了大約一千級，才爬到了一个勉强可称平地的地方。我以为到頂了，岂知山上复有山，而且路头比过去的石級更曲折，更險峻。有几个地方，須得小程在前面拉，老宋在后面推，我的身子才飞騰上去。

老宋說："过了鯽魚背，离开山頂不远了。"不久，眼前果然出現了一个巨大的"鯽魚"。它的脊背約有十几丈长，却只有两三尺闊，两旁立着石柱，柱上装着铁鏈。我两手扶着铁鏈，眼睛看着前面，能够堂皇地跨步；但倘眼睛向下一望，两条腿就不期地发起抖来，畏縮不前了。因为望下去一片石壁，簡直是"下临无地"。如果掉下去，一定粉身碎骨。走完了鯽魚背，我連忙在一块石头上坐下，透一口大气。我抽着紙烟，想像当初工人們立石柱、装铁鏈时的光景，深切地感到劳动人民的偉大，慚愧我的卑怯：扶着現成的铁鏈还要两腿发抖！

再走几个險坡，便到达了天都峰的最高处。这里也有石柱和铁鏈，也是下临无地的。但我总算曾經滄海了，并不觉得頂上可怕，却对于鯽魚背特别感兴趣。回去的时候，我站在魚背頂点，叫一吟拍一張照。岂知这照片并无可观。因为一則拍照不能攝取全景，表現不出高和險；二則拍照不能删除蕪杂、强調要点，所以不能动人。在这点上繪画就可以逞强了：把不必要的瑣屑删去，让主要的特点显出，甚至加以夸張或改造，表現出对象的神气，即所謂"傳神写照"，只有繪画——尤其是中国画——最擅长。

上山吃力，下山危險——这是我登山的經驗談。下天都峰的时候，我全靠倒退，再加向导和服务員的帮助，才免除了危險。回到文殊院，看見扶梯害怕了。勉强上楼，倒在床里。两腿酸痛难当，然而回想滋味极佳。我想：我的法宝“像烏龟一样不断地、慢慢地走”，不但适用于老人登山，又可普遍地适用于老弱者的一切行为：凡事只要坚忍不懈地进行，即使慢些，也終于能获得成功。今天我的上天都已經获得成功了。欢欣之余，躺在床上吟成了一首小詩：

結伴游黃山，良辰值暮春。美景层层出，眼界日日新。奇峰高万丈，飞瀑泻千寻。云海脚下流，蒼松石上生。入山虽甚深，世事依然聞。息足听广播，都城傳好音。国际乒乓賽，中国得冠軍。飞船繞地球，勇哉加加林！客中逢双喜，游兴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

1961年5月11日于上海記。

林区二日記

叶圣陶

八月八日立秋，上午十点过，我們在牙克石登火車，往大兴安岭林区。牙克石在大兴安岭西边，我們要去的甘河在大兴安岭东边，相距三百五十公里。先經过草原地带，各种草开各色花，就像是到处飞舞着嬉春的彩蝶。旣而两旁有散立的松树和白樺了，有緩緩起伏的岡陵了，岡陵上松树白樺成林。下午四点光景到岭頂站，看站名就知道这儿是这条綫路的最高处。在站上望岭北，滿眼是綠，多宽广的林海啊！于是我得到两句詩："連山林綠眞成海，滿地花鮮胜似春。"

一路上逢站停車，停車的时候往往交車。开过来的車全装木材，截得长短如一，叠得整整齐齐。在岭頂站就見一列車蜿蜒而上，出沒在林海之中，像一条龙。从前人贊美出山的泉水，因为泉水出了山就要去沾溉大地。这些出山的木材啊，要送到全国各地，支援各方各面的基本建設，同样値得贊美。而木材不会像泉水那样自己跑出去，这就該轉而贊美偉大的人力了。听牙克石的薩书記說，从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到如今，大兴安岭林区已經輸出木材二千万立方米。

身到大兴安岭，才发觉平时的想像錯了，同行的人差不多都

有这个感觉。从一个“岭”字，就想像到秦岭那样岩巒磅礴，长江三峽那样峰崖重迭，哪里知道完全不对，就是站在岭頂上，前瞻后顾，也只見緩緩起伏的綠浪而已。别处山上树木杂，长得参差，又兼有一搭沒一搭的，就見得山形勾勒分明。大兴安岭的林木，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落叶松，长得整齐，而且略无缺处，远远望去，漫山遍野鋪着綠色的絨毯，使群山的綫条显得那么柔和，几乎难分界划。我作了这样一首詩：

母林綠暗幼林鮮，嫩綠草原相映妍，

間以樺林挺銀干：画家着笔费精研。

我想同样是綠，要分明暗老嫩，这不太容易着笔，而明暗老嫩的界划不甚分明，又加一重难处。至于白樺林，我觉得那些銀亮的笔直的綫条，搀杂在各各不同而又非常融和的綠色里头，仿佛很調和似的，用画笔来描繪，要是綫条生硬一些，选用顏料欠一些斟酌，怕就表現不出那調和的意味，甚至会显得刺目。当然，这只是外行人替画家担忧的想头。

再說落叶松。平时从沒想到松里头也有落叶树，总以为松柏联称，凡是松全都四季青青的。既然落叶，可以想像凉秋而后，整个林区将会变为挺立着亿万株冲天直干的冰雪世界。改换冬装就改得那么彻底。听說落叶松的球果，每顆是三十二个鱗片，每个鱗片有两粒种子。种子长着翅膀，乘風而飞，能达一百米。靠种子的飞翔自然繁殖后代，也不知道經过了多少年岁。可是現在人們采集了种子种在苗圃里，培育成幼苗，再移植到别处去。人工繁殖当然能够称人的心意，环境安排，日常养护，都可

以尽往好的方面做，其結果是得到成长較快质量更好的木材。木材用作煤矿的坑木是一大宗，其他如枕木和电綫杆，还有房屋的梁和柱子，也多用落叶松。松树皮可以提炼单宁，在化学工业方面，是一种极重要的原料。

白樺的用处也不小。木材可以制高級的胶合板，中含糖分很多，可以制糖。树皮可以提炼汽油。总之，如果列一張綜合利用表，項目要多得多，我弄不明白，只好从闕。那白樺皮非常可爱，像是細銀絲編排成的，閃閃发亮。剝去銀亮的外层，里层作玉潤的象牙色，文理那么匀淨細膩，叫你不敢心粗气浮随便把它撕破。无論外层內层，如果取作室內的护壁，我以为比糊上花紙漂亮，雅致。不知道有沒有建筑家考慮过。

树木当然不止落叶松、白樺两种，还有榆、柳、青楊、樟子松之类，所占成数不大，只是附庸而已。

火車到达甘河在夜間十二点，我們已經入睡了。第二天清早，林业局十几位同志来相迎，到局中小憩，并进早餐。解放之初，就在林区成立三个林业局，工人仅有两千多。逐步发展，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五个局，三个筹备处，干部、工人共有十万二千人。各个局是独立的企业单位，由林业管理局統轄。局在林区分設若干林場，为管理的分支机构。林場又分設若干工段，实做采伐运輸培育各項工作。这么多的人深入林区，还有家屬，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得供应，文化教育上的需要也必須滿足，因而一个林业局不仅是一个企业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市鎮。跟許多矿区、垦区、水利工程区一样，从前是渺无人烟，仅有自然景物，如今建設起新的市鎮，千千万万人在那里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想想这情景，是多么偉大的轉变啊！

进早餐的时候，听說有一位鄂倫春族的青年干部，从鄂倫春自治旗来的，我們就拉他过来，請他边吃边談。他叫泉博胜，中学毕业，身体壮健，面目清秀，穿一身藍布制服，說汉話挺流暢。他說鄂倫春族从前过部落生活，每个部落七、八戶，部落长由大家公推。猎获野兽，平均分配，沒有爭执。向不定居，哪里有野兽就赶到哪里。痳疹和風湿病是可怕的病患，敬撒滿神求治，当然沒有什么效果。拿猎获的野貨跟外間换一些日用品，受尽人家的欺侮和剝削，不忍細說。解放以后才像登了天。鄂倫春自治旗建立起来了，到今年国庆节是十周年，族人聚居在旗里的有一千多，还有定居在别地的。各方面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健康情况大好，青少年都上学，已經有受高等教育的了。他說族人的特点是勇敢而和气，打猎从小学会，他自己打猎的本領就很不錯，并非夸口。又說他已經結婚，爱人是汉族，在从前当然是不可能的。

早餐过后，我們上小火車，要經过五十公里，到一处地方叫庫中。小铁路是林业管理局所修，軌距零点七六二米。管理局还修好些公路。所以林区的交通綫眞可以用蛛网来形容，主要为的运木材，也便利工人上班下班。我們所乘的車，构造和大小，跟哈尔濱儿童铁路的客車相仿，双人板椅坐两个人，左右四个人，中間走道挺宽舒。車开得相当慢，慢却好，使貪看两旁景色的人感到心滿意足。車窗外就是树木，树木外边还是树木，你說单調吧，一点儿也不，只觉得在林綠之中穿行異常新鮮，神清气爽。古人栽了几棵梧桐或者芭蕉，作詩就要用上"綠天"，未免夸大。这时候我倒眞有"綠天"的实感，要是搀些想像的成分，竟可以說映人衣袂都綠。旣而看見一条河道与铁路平行，一打听

知道这就是甘河，水清見底，水草順着流向徐徐裊动。我又得詩一首：

波梳水草成文理，澄澈甘河天影藍，
高柳临流蟬絶响：清秋景色宛江南。

我注意到絕未听見蟬声，后来与老舍先生交換看詩稿，不約而同，他也有“蟬声不到兴安岭”之句。究竟是兴安岭上根本沒有蟬，还是岭上气候較凉，蟬声早歇，我們二人都不知道。問几位陪我們入林的同志，也沒得到确切的回答。

午后十二点半到庫中，一下車就往左边的原始林跑去。所謂原始林，就是从沒經过采伐的，那些树自生自枯，世代相傳，占着这块地方，并且逐漸扩大領土。拿落叶松来說，从幼苗到长足要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看年輪就可以知道。而从长足到枯死，到腐朽，又不知道要經过多少年。眼前这些挺得高高的生气蓬勃的落叶松，是开始居留在这里的祖先的第几代后裔呢？脚踏在地上，軟軟的，陷到脚踝，原来青草和結着浆果的小灌木底下，尽是松針和断枝碎皮，或者已經腐烂，或者将腐未腐，也不知道有多少厚。这些松針和断枝碎皮，是多少世代的生命的殘骸呢？边跑边想，总觉想不清楚。

挑定一处地方，在地上鋪了几方毡毯，大家坐下来。我学几位同志的样，索性躺下来，伸展四肢，仰面朝天，看明藍的高天和悠閑的白云。落叶松的树冠并不相互邻接，因而不至于翳天蔽日，阳光漏下来，照得身上微微发汗。望那些树干，挺极了，好像都不是静止的，棵棵都在往上伸，直欲伸到藍天。忽然听見枪

响，就有人說打中了，是一只烏鸡。誰打的？当然是泉博胜。泉博胜证实了他并非夸口，好几个人捐着枪捧着烏鸡照相，分享他的成功的欢快。烏鸡大如鵝，全身烏黑，只翅膀边上有几片白羽。

在原始林中野餐，在原始林中听歌看舞蹈，全是平生所未經，那新鮮意趣实在难写难描。旣而工人为我們表演鋸树。一个人一条腿跪在地上，手里的鋸离地不到一尺，就树干的这边鋸，又就树干的那边鋸，大約五分钟光景，一棵落叶松就横倒了。数数年輪，八十多岁，还沒长足。又改用柴油鋸鋸另外一棵。柴油鋸不須人力推拉，省力气，鋸得快，只消两分钟，树就横倒了。听說还有一种电鋸，也鋸得快，可是电纜横在地上未免碍事，不及柴油鋸方便。

鋸树总算看到了，但是沒看到一个工段多数工人在那里采伐的热闹場面。刚交秋令，还沒下雪，无量木材从冰道上滑下去的情景当然无从看到。大家說，到冬令咱們再来吧。因为林区管冬令叫黄金季节，采伐运輸最繁忙，看辛勤的人在冰天雪地里活跃，精神上該会得到极大的鼓舞。

在回到甘河的車中，我回味原始林中的印象，又作一首詩：

株株竞上望如伸，原始林中卧碧茵。
倏見烏鸡应声墜，神枪无愧鄂倫春。

西湖漫笔

宗　璞

平生最喜游山逛水。这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閑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五百里滇池遴巡的水波，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綠沉沉的林海，那开滿了各色无名的花儿的广闊的呼倫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險峻的华山……，曾給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異地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蕩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偉大的、亲爱的祖国——。"

然而在足迹所到的地方，也有經过很长久的时間，我才能理解、欣賞的。正像看达文西的名画《永远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看不出她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現那溫柔的微笑，那嘴角的綫条，那手的表情，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山水，也是这样的，去上一次两次，可能不会了解它的性情，直到去过三次四次，才恍然有所悟。

我要說的地方，是多少人說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間，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二次来，已經有九年了。这九年間，我竟沒有說过西湖一句好話。发議論說，論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

眞自然，楚楚有致；論宏偉，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頃，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謬論。

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沒有花，沒有雪，沒有春光，也沒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滿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經了雨的梔子花的甜香。記起东坡詩句："水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該仔細观賞、領略才是。

正像每次一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几天中我領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綠"，只凭这一点，已使我留連忘返。雨中去訪灵隐，一下車，只觉得綠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蒼翠欲滴，似乎飄着的雨絲儿也都是綠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綠得发黑，深极了，濃极了；有的綠得发藍，淺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徑，布滿青苔，直綠到了石头縫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眞觉得遍体生凉，心曠神怡。亭旁溪水錚琮，說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濺，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綠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

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綠色，也各有不同。黃龙洞綠得幽，屏風山綠得野，九曲十八澗綠得閑。不能一一去說。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銀灰的顏色。走着走着，忽見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較远，却給人一种莽莽蒼蒼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綠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滿了綠茸茸的青苔，那样鮮嫩，那样可爱，使得綠蔭蔭的苏堤，更加綠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

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綠山水。这种綠苔，給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它們印象怎样。

在花港观魚，看到了又一种綠。那是滿池的新荷，圓圓的綠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宛轉靠在水面，只覚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滿池。綠色，本来是生命的顏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楊柳嫩枝，那样鮮，那样亮，柳枝儿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訴你，春天来了。荷叶，則要持重一些，初夏，則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潑的綠色表現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滾着，簡直好像滿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揚，翩然起舞了。

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鏡，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欸乃，愈增加了一湖幽靜。一会儿搖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見她向水中一摸，順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鯉魚。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魚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連連說，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濃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眞是个神奇的湖！"

我們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說是神奇的么？我这次来領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錦生織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窄狹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蘢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錯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說了。我看到織就的西湖風景，当然羨慕其織工精細，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錦綉河山織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河山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港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蕪。这次却見变得开展了，加了好几处綠草

坪，种了許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頓觉天地广闊了許多，丰富了許多。那在新鮮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魚們，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罢。据說，这一处观賞地原来只有二亩，現在已有二百一十亩。我和数字是沒有什么緣份的，可能这次我却深深地記住了。这种修葺，是建設中极极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

更何况西湖連性情也变得活潑热鬧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眞是滿湖的笑，滿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潑热鬧的。两三人寻幽訪韵固然好，許多人暢談暢游也极佳。見公共汽車往来运載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忽发少年狂，左牵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形容他任杭州太守时出猎的景象。那时是"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鬧，不更千百倍地有意思么？

希腊画家亚拍尔曾把自己的画放在街上，自己躲在画后，听取意見。有一个鞋匠說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他馬上改了。这鞋匠又批評别的部分，他忍不住从画后跑出来說，你还是只談鞋子好了。因为对西湖的印象究竟只是浮光掠影，这篇小文，很可能是鞋匠的議論，然而心到神知，想西湖不会怪我唐突罢？

1961年7月

五百里滇池

洛　汀

海，多么美丽，多么迷人；又是多么雄偉，多么壮观！昆明人喜欢把滇池称做“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湖，即使美如西子，秀丽是秀丽了，雄偉則不足；而滇池却兼有海的气魄，海的情調。清代云南詩人孙髯的大观楼长联，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无边。”一个气势雄偉、浩瀚无边的大海形象，被他輕輕一勾，就突現出来了。

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是这个拔海近两千米、四季如春的高原湖的特点。在微風习习的时候，两岸垂柳輕舞，万頃晴波，平静如鏡，它是柔美的；在狂風暴雨的时候，波濤汹涌，白浪滔天，有排山倒海之势，它是剛劲的。剛劲也好，柔美也好，滇池总是迷人的。

黎明，一层白色的濃雾，复盖着她，漸漸地化成了一片薄薄的面紗，像有一只神奇的手，輕輕地掀开了她的面紗，让早霞羞紅了她的臉。中午，烟波浩蕩，一望无际，远处有一条条綠色的长堤和島屿，伸入海中，时隐时現；近处是花香鳥語，歌声悠揚，古塔和楼台亭閣上的紅旗迎風招展，眞算得是“万綠丛中一点紅”，这边風景独好了。黄昏，墨綠色的山巒間吐出縷縷白云，又

渐渐地罩盖了一池春水；入夜，皓月当空，两岸的工矿区灯火辉煌，燒紅了半个滇池，眞是壮观。所以不論春夏秋冬，每逢假日和节日，总是有那么多的游客，为滇池所吸引，涌向大观楼和太华山，或登高远眺，或泛舟于湖上，或嬉水于海埂，使人精神一振，疲劳頓失，心胸为之开闊，心情更加舒暢。今天的滇池，充滿了如此的欢乐和朝气，誰知昔日的滇池埋下了多少的冤魂呢？有一个民間故事說五百里滇池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用眼泪滴成的，这个少女所担負的旧时代的痛苦，岂非太深太重了嗎？詩人孙髯在他的著名的长联中，歌頌了滇池的湖光山色之后，又道出了汉、唐、宋、元在云南的"偉烈丰功"都付与了"蒼烟落照"，慨叹着"滚滚英雄誰在？"他那个时代所贏得的只是"几杵疏钟，半江漁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这是何等的凄凉！而我們今天所贏得的是数不清的滚滚英雄，是昆鋼一个接一个的高炉，是那些高聳入云的烟囱，是那些空谷傳声的汽笛，是足以照明整个滇池以至云貴高原的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在滇池高空的那"两行秋雁"，早已变成了保卫祖国的銀燕和通向友邻的巨型客机了；我們再也不是"一枕清霜"，而是一枕雄心大志了。滇池呵，你是眞正地"换了人間"！

大約是云貴高原的气流关系吧，昆明的云是很有特色的。有时候，連綿不断的鑲着金边或銀边的云层在翻动；有时候，长空万里，只浮現一朵一尘不染的白蓮；有时候，像一座巨大建筑物的圓頂，上面全是精雕細刻，飞禽走兽，应有尽有。有时云輕如棉，有时又重如水晶巨石。由于云状变幻的奇特，色彩的丰富，五百里滇池的湖光山色，也随着变幻无穷。我时常在湖的东南岸走动，看到滇池不同的景色：有时它是蔚藍的，有时是碧綠的，

有时又是紫墨色的，有时一半濃綠，一半銀白，而当雨后初晴，一弯长虹倒映在湖心，很像一个五彩的綉球在浮动。我們从平地仰望滇池，总是远处高，近处低，那些来往于昆明和昆阳間运送磷肥和焦煤的白帆机船，就像一串串風箏在空中移动，那种“水天一色”的境界，是深有領会的。过去有一个詩人曾經写了这样一首詩：

茫茫五百里，不辨云与水；
飘然一叶舟，如在天空里。

初讀它时，不觉其中的奥妙，后来数次身历其境愈感到这种形象化的描繪十分亲切动人。王勃的“落霞与孤鶩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虽然写的是长江，但我觉得用在滇池上，也十分恰当。人往往是这样的，我們对大自然的感情，一时苦于表达不出来，或者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忽然忆起了前人的吟咏，心里頓时开了花，这也許又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吧！

我們晋宁上蒜人民公社有好几个生产大队，都在滇池边上，我所在的小朴和大朴生产队正在山口上，离滇池約有六、七华里，有时和社員一同去“海”边搬运磷肥粉，或者拉海草（綠肥），我都沒有坐失領略滇池風光的机会。从晋城（昔为宁州郡首府）到昆阳有一条半繞滇池的公路（这条公路从昆明直达西双版納傣族自治州），沿路桃李春花，弥漫数十里。这个地区在古代曾是云南政治、經济、文化的中心。两千几百年前，楚王苗裔、楚国大将庄蹻率領的远征軍，因归路被汉軍切断，就“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历史上汉族和云南少数民族第一次建立

了亲密的甚至血緣的关系，也是文化交流的开始，現在从这一带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来看，受楚国先进文化的影响是不小的。

滇池的东南岸，不仅風景幽美，水土也十分肥沃。我們有一个生产大队命名为“牛恋”，就蘊藏着一段古老的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仙人自天而降，牧牛于滇池边上，因为这些天牛，貪恋人間的水草，竟乐而忘返，直到雄鸡报曉，都化成了石头。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神态如牛的巨石，三三两两地伏在海边，有的淹在水中只浮出一个牛背，有的仰起了头，有的却安詳地臥在海滩休息。这个傳說，徐霞客在他的游記中也提到了的。可是像这样美妙的“人間天堂”在长期封建反动統治之下，人民却过着痛苦的生活，終年辛劳，不得一飽。虽然滇池有这么多的水，而山坡上的田地却都龟裂了，連秧也插不下去，幸而插下了，不料又一雨成災，人們只得以野菜充饥。今天，这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們从烟树彩云間飄来的《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就知道公社的捕魚队和积肥队归航了，一船船肥美的水草，一船船銀光閃閃的金綫魚……，吸引了多少远近的游客。

滇池日出，也是奇观，一般人都以在西山削壁千仞的龙門观日出为最妙。我也看到过一次印象較深的日出，但不在昆明，而在滇池南岸的昆阳。昆阳是十五世紀大航海家郑和的家乡。在昆阳观日出，也别有一种風味。先是东方发白，继而在蜿蜒起伏的群山間拉开了紅色的天幕，天幕上出現了万道金光，接着一輪火紅的太阳，噴薄而出，在燃燒着的紅日边緣火花四濺，活像一个盛滿鋼水的炉口，直对着你，耀得你刺眼。也像一条巨龙的大口，噴着金云，吐着金雾。这时候，滇池的云层像一大片重重叠叠的金色魚鱗，天是金的，海是金的，田地也是金的。在金色

的阳光下，穿着紅色上衣的昆阳公社的妇女們，穿行于港灣的阡陌間，眞是所謂“彩云一千丈，万頃鬱金田”，此情此景，怎么可以不入画呢！这也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正当旭日东升之际，山下的扩音器傳出了庄严的乐曲，歌声和情景交織在一起，使人感到生活在我們这时代的美好、快乐和幸福。

1961年 6 月于昆明

湖光山色之間

——西双版納漫記

冯　　牧

田想水想得心焦，
水想田想得心跳！

康朗英：《流沙河之歌》

我和几位旅伴一起到版納勐遮的勐邦湖去。这是一个直到如今在地图上还沒有名字的地方。在我所經历过的像繁星似地点綴着云南錦綉大地的許多高山湖中間，它即使不是最小的一个，恐怕也是最为默默无名的一个了。勐邦湖的更确切的称呼是勐邦水庫。可是我宁願按照許多傣族人的习慣，把它称作勐邦湖。在傣族人民中間，湖泊这个語汇总是和美好的願望和理想联結在一起的。有些人索性把这个湖泊叫作"囊勐法"，用汉話来說，就是"天湖"。当人們对我談起这个可以灌溉半个勐遮壩（西双版納最大的平壩）的水庫时，他們常常会这样說："我們終于找到了我們的天湖！去看看吧，說不定你們也会像傳說里的召树屯一样，在那里遇到在湖里洗澡的孔雀公主呢！"

在我接触过的兄弟民族中間，我觉得再也沒有比傣族人更

善于把美妙的傳說和現实生活自然地联結在一起的了。在你借宿的村寨的每一所竹楼里面，在你途中歇憩的每一株菩提树下边，在傣族的歌手——“贊哈”們的有如山泉般涌流不息的长歌中間，你都可以时常听到关于“天湖”的古老的傳說。在这些傳說里，“天湖”被描述成为傣族人民世世代代所向往和追求的地方。人們傳說，就在太阳升起的方向，在群峰环峙、森林蓊郁的地方，有一个天湖，隐藏在一片繁茂的果林中間；人們傳說，一切不幸的人們都可以在天湖得到阴庇，在天湖边居住的人們永远是幸福的，在天湖中沐浴的人們永远是聪敏和美丽的。有些老年人还有着这样的記忆：在过去，当人們在村寨里忍受不了封建領主的压迫时，有些善良而执着的人們，便怀着一种迷茫模糊的幻想离开家乡，到群山和森林里去寻觅那在尘世上实际并不存在的“天湖”。在茫茫的林海里，在郁郁的丛莽中，等待着他們的，只是饥餓和死亡。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天湖的傳說，是在好几年以前，我第一次和边防部队穿越西双版納的时候。那时，边疆刚刚获得解放，苦难的傣族人民刚刚从沉重的民族压迫中伸直了腰，社会主义的种子还沒有来得及在这里生根开花。当我們渡过波濤汹涌的瀾滄江，沿着流沙河畔的茂林密箐向西行进的时候，迎接着一路上美妙如画的自然風光，不禁使人抑制不住胸中的惊喜和感叹之情。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沒有看到过、也不可能想像的奇妙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色。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片濃綠，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在山坡和峽谷中拥塞着，攀纏着。猴子和一些别的小动物在林中安然地嬉鬧着。彩色的带着飘带的蝴蝶，一連几里路地在我們身边盘旋飞舞。到处是一片无法分辨的鳥叫虫鳴的嘈

来的合唱。再往前进，穿过一片森林起伏的山巒。在我們眼前展开了一片平坦和广闊得令人惊訝不置的原野，这便是西双版納境內最大的一片沃野——勐遮壩。

我怎样来形容这片田野上的景象呢？仿佛和剛剛走过的如画似的自然風光成为一种对照，这里簡直是一片荒蕪。我們牵着汗淋淋的馬，在高过人頂的芦葦和茅草中行进着。在几十里的行程中，几乎沒有遇到人迹；大路两边，沒有田壠，也沒有庄稼。我們遇到的最多的动物，是三五成群的野牧的水牛，和在龟裂的土地縫隙中穿来穿去的大蜥蜴；我們看到的最多的植物，是巨大的刺竹和开着黃花的仙人掌树。在路边一头倒毙的死馬身上，昂然地站着一头和人一样高的秃鷲。我們也看到了河；这便是在叙事詩《葫芦信》中被渲染得那样美丽的河流；但与其說是河，还不如說是一道渾浊的水沟：黃色的泥浆在若断若續地流着，使人担心它也許流不上五里路便会被枯干的大地吸吮淨尽了。

当我們終于横越过这片有着厚厚的腐植层的荒原，走进山坡上的一片濃阴匝地的铁刀木林时，我們每个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并且回过头来长久地端詳着这块被荒棄了的沃野。一位担負向导和警卫工作的战士，坐在他的汗透了的背包上，深情地凝望着山下荒草萋萋的田野，然后轉向我們說："土地快渴死了。要是眞像傣族人傳說的那样，在山里有个天湖該多好。我們可以从山上打开一个缺口，让天湖里的水流进这片土地来。那时候，这里就可以建設集体农庄了！"

我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勐遮南面的山巒上，白色的云带像凝固了似地悬在高空；在夕阳下，群山映成了鋼藍色；在

山中連一小片流水的閃光都看不到。突然，我們的向导大声欢呼起来："天鵝！看，一群天鵝！"果然，在远方的一片草丛上空，一群巨大的白鳥在上下翱翔。我們无法辨认出那究竟是不是天鵝；不过我却可以断定，即使是天鵝，看着这片焦枯的土地，也一定会黯然神伤，唱不出歌来的。

自然，这一切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在这几年中間，我再也沒有到过勐遮壩。只是从报道中断續地讀到过：那里的人們几年来正在和大自然进行着披荆斬棘的战斗；荒蕪的土地正在日漸改变着自己凋蔽的容貌。

但是，几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带着怀念的心情来探訪西双版納的时候，人們却对我认眞地說：这里有了一个天湖，一个实实在在的天湖！并且，禁錮着勐遮原野的山巒也被大跃进的巨手劈开了。天湖的泉水正在像甘露似地源源不絕地流向那片干枯的大地。

这个天湖，便是勐邦水庫。它的位置恰好像傳說中那样，是在勐遮东南面的群山之中，距离那块渴水的原野只不过有十几华里远。

我們出发到勐邦湖去的时候，是在春天。不过，季节的观念在西双版納几乎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在这里，四季都像春天，四季都有繁花似錦，四季都有丰碩的收获。除了雨水的多寡以外，只有比較細微的观察才能使人感到春天或是冬天的来临。当我們的車子在勐海西面的林蔭公路上行进时，我們看到：在潺潺的河水边，在峻峭的山坡上，身上披滿白苔的老茶林已經抽出了淡綠的嫩芽；在密林深处时而傳来采春茶的歌声。守护着每个村寨的巨大的菩提树的叶子已經快換完了，除了寥寥几片墨綠色

的老叶还在迎風摇曳以外，大部分枝椏都披上了淺綠油亮的新装。在峽谷深处和密林中，在許多种只有春天才盛开的野花中，开得最茂盛的是高大的羊蹄花，它的白里透紫的花朵吐出熏人欲醉的淸香。在山徑两旁，枝干挺拔的野刺桐花也正在怒放，鮮紅濃丽的巨大花朵，在阳光下閃爍如火，把这一片濃綠的密林点綴得春意盎然。

我們的車子在勐遮边沿便岔进了通向勐邦湖的小路。車子必須不停地繞过坑凹、石块、断树，沿着有时陡到三十度的盘山小徑向着峰巔蜿蜒而上。正当我們似乎是无休止地在陡路上爬行，并且在我們当中开始有人为道路的顚簸而嘖有煩言的时候，拐过一片笔立的悬崖峭壁，我們的車子却突然停止了。我們还沒有来得及辨識周圍的环境，便看到了巍然矗立在我們眼前的高大的白色水壩，在阳光下閃閃发光。壩下，有一座安装着控制閘門的白色建筑，从它的門里涌流出一股淸澈明亮的泉水，汩汩地流进山边的引水干渠中去。干渠从堤壩蜿蜒向前伸延，好像漫长的金色飄带一样，繞过翠綠的山峰，逐漸隐沒在远方。

我們的旅伴里，有一位傣族詩人，这位沉靜多思、受人尊敬的歌手，正如西双版納特有的夜鶯——“歌乐多”鳥一样，平时总是沉默不語，只是在一定的时間才会以自己的歌声使人惊訝。可是，現在他却一反常态和我們一同欢呼着奔上了壩頂。

在我們面前，像梦境似地展开了勐邦湖的湖光山色。所有的人，站在被微風吹拂的壩頂，远眺眼前的一片烟波浩淼、浮光耀金的絕妙的画面，都惊訝得睜大了眼睛。不，这不是什么水庫，这正是善良的傣族人民千百年来朝夕幻想着的那座“天湖”，也正是我們在傳說中无数次地听到过的那座“天湖”。

勐邦湖是座落在林壑深处的一个狭长形的湖。它的形状好像是一个被横剖开的碩大无朋的葫芦，被一只神奇的手鑲嵌在一片森森郁郁、仪态万千的山林中間。在湖的尽头，两道白色的堤壩好像是两扇門扉似地，把一湖綠波蕩漾的春水封鎖在群山之中。在阳光照耀下，湖面上升騰起淡藍色的雾靄；在湖的四周，聳立着漫无涯际的枝柯参天的热带森林。在湖中心，像童話里的神山似的矗立着一座孤島；一片乳色的云横罩在孤島的林端，好像为它披上一条細紗披肩一样。一群白色的鷺鷥和彩色的野鴨在平靜的湖边旁若无人地徜徉。从湖心，从島上，从岸边，傳来一陣陣鳥类的合唱，随風在水面上震蕩、回响。

我們好像都为眼前的景色沉醉了。我必須承认，我实在沒有看到过这样幽靜美丽的自然風光。我在云南游历过許多湖泊：我曾經在風光明丽的滇池上泛舟，領略过"昆明池水三百里，汀花海藻十洲連"的迷人景色；我曾經在洱海的湖光山色中徘徊留連，为它的映碧叠翠、水洁花清的景色而歌咏贊叹。但是，无論哪一处名湖胜景，都无法使我感受到从勐邦湖所感受到的那种独特的風貌和魅力。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湖泊，有着一种巨大的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是一种把大自然的創造威力和英雄人民的創造威力如此奇妙地結合在一起的感人的力量，一种既显示了傳說的絢烂色彩、又显示了現实的壮丽的美感的力量。

从地图比例的角度来看，勐邦湖的确是太小了。人們对我說：用不了一天工夫，便可以穿越森林环湖繞行一周；在水庫里它当然也不是很大的。只有一千五百万立方蓄水量。但这一切此刻对于我們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每个人都在想着許多事情，大家都沉浸在幻想当中了。我們的詩人好像比我們更激动；

他长久地凝視着湖面上金鱗似的漣漪,口中喃喃地吟哦着。我們和他一起在湖边坐下来,一道沉緬到傳說世界中去了。詩人对我們說,他正在回忆着一首歌唱这块地方的哀伤的历史的古歌。在古老的傳說中說,現在已經淹沒在湖心的勐邦,曾經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它曾經屡次遭受到别的部落的侵略。有一次,受人爱戴的勐邦王子,在森林中进行反对侵略的战斗中,和山林中的一位叫作娜朋欢的美丽的少女結婚了。以后,完全是出于嫉妒和誹謗,邻国有人污蔑說,勤劳善良的娜朋欢是魔鬼的公主,并以此为借口对勐邦发动了战爭。在战爭中勐邦王国复灭了,娜朋欢被杀死了。人們怀着悼念的心情埋葬了她。不久以后,在勐邦的山谷中突然涌出了两眼明亮的泉水,在山脚下也开始生长出大片的香茅草来。人們傳說,那香茅草便是公主的头发,那两眼泉水便是公主的眼睛,那永不涸竭的泉水便是公主的悲伤的眼泪。

"現在,"詩人指着碧綠的湖心說,"眼泪泉已經变成天湖了。那两眼泉水,就在現在的湖中央,已經叫湖水淹沒了。"

我們随着他的手望去,在长长的湖面上,一群彩色斑斕的野鴨正在低徊飞翔,一会凌空而起,一会又钻进水里去。在烟波瀰瀰的水面上,一群洁白的仙鶴在盘旋逡巡,好像也在为这突然涌現的天湖而惊詫不置。如果不是从我們身边突然走过一群欢声四溢的青年男女,我們眞的要沉醉在詩一般的幻境中了。这是一群修筑干渠的傣族工人,今天輪到休息日,有的手提魚簍,有的拿着臉盆。他們說,到他們的"自留地"——东面的湖灣里去捉魚。

傳說是傳說,这里終究还是一座眞正的水庫。当然它不是由什么公主的眼泪汇成的,而是住在山下勐遮壩子上的几千社

員、战士和农場工人，用了两年时間修成的。他們建筑了两座陡崖似的大壩，馴服了一条狂野不羈的小河——南木岭河，用它的明凈的水（过去是白白地流到深谷中去的水），汇成了一座人間天湖。就在我們身后，在堤壩边的一片工棚上，正飄揚着施工队的鮮紅的旗帜。在北面山谷中的干渠上，一群傣族青年，穿着彩色繽紛的服装，正像穿花蝴蝶似地劳动着，进行着工地最后的收尾工作。

我們接受了勐邦水庫的两位負責人——区委委員毕高升和乡支书岩龙的建議，沿着湖东岸的密林去作一次环湖旅行。实际上，无論是主人或者我們，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湖水每天都在漲高、加深，四面环抱的群山和树林每天都被波濤拍打着，吞噬着。除了鹿走的路，湖岸上大半根本沒有路。但是，我們是那样地为岸边蒼郁蓊翳的自然景色所吸引，每个人都願意沿着鳥兽的足迹去作一次冒險的旅行。区委委員毕高升是十年前的边防軍战士，至今，无論举止或是談吐，都保留着那种在軍人身上几乎是終身难变的印迹。他习慣地背起了枪，并且声明这是为了打猎。一路上，他带着一种好像剛剛打完了胜仗的連队指揮員的輕松和自豪的神情，向我們讲述着水庫的修筑过程。他遺憾地說，本来我們可以坐船在湖上观賞全湖風光，并且到島上去打野鸡和摘菌子的，可惜船坏了，只好沿岸来巡礼一下这个仙境似的湖泊了。

在穿过一道由一株大榕树自然形成的拱門之后，这位复員軍人指着对面山坡上的一株断树說："我們修这座水庫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你們看，那里便是我們的英雄岩拉英勇牺牲的地方。你們听到过岩拉嗎？他是傣族的眞正的英雄。"我們知道

岩拉。还在途中，我的旅伴們便对我談过他的故事了，这是一个黃继光式的舍身救人的英雄。岩拉犧牲已經整整一年了。这个年輕的生产队长，在水庫就要竣工的一天，正在劳动中，发現陡崖上有一块巨大的土方就要坍塌下来，而在山下挖着土方的人們却一点也沒有察觉；任何叫喊和警告都来不及了，一种舍己为人的高尙情感使岩拉奋不顾身地箭一般地扑向几个危在瞬間的青年工人，把他們推离了危險地区。四个傣族青年得救了，而他自己却因为躲避不及，在塌方的土块下光荣犧牲了。讲述者沒有对我們描述这位英雄人物的具体形象，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在路途中我一直都在这样想像：岩拉的性格和我們身边的乡支书岩龙一定很相像。从外表看，岩龙是一个沉静的青年，他很少讲話，汉話也說得吃力，即使是談着他所領导的曼根乡的很高的粮食产量时，也是不动声色的。他的几乎連接在一起的濃眉，使他有着一种似乎时刻都在思索的神色。他談起他的战友岩拉的时候，眼睛流露出激情的光芒，低声地說：“我們是多么想念我們的岩拉呀！我想，全寨的人想，全乡的人也想。”他激动地告訴我們，在他們乡里，岩拉这个名字已經成为英勇和崇高的象征，仿佛他并沒有死，仿佛他还生活在水庫工地上。去年潑水节，当勐邦湖开始向勐遮平壩放水，一股清亮的水剛剛流进曼根寨前的水渠中时，全村的人都跑出来，大声欢呼着：“来看呀！我們的岩拉給我們送水来了！”

我很难用准确的語言把岩龙的充溢着民族色彩和富有詩意的話語表达出来。这个青年共产党員和我所认識的别的傣族人一样，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詩人的气质。他一面描述着这一湖春水給他們村寨带来的好处，一面又时常情不自禁地用那种傣

族即兴吟詩的独特腔調低声吟哦起来。我听不懂他的詩句，但我們的詩人伙伴告訴我，他是在歌唱着他現在所看到的东西：他在歌唱明淨的湖水，水中的魚群，茂盛的森林，盛开的野花，正在林中鳴叫的孔雀；他也在歌唱他想像中的未来的美景，以及現在正在建設着这片人間仙境而劳动着的人們。

我們的旅程实在是艰辛的：我們經常得穿越密密的藤蔓和树丛，徒涉过潺湲的溪流和被淺草复盖着的沼澤。但是沿途所看到的湖光山色也确实足够触动一位詩人的想像的了。我們在曲折的岸边行走着，几乎每走几步便可以看到一幅迥不相同的美妙的画面。西斜的夕阳从湖心島上的林間投射过来，把东岸的树林和峰巒照耀得一片絢烂輝煌，湖中的倒影也在顫动着使人眼花繚乱的点点金光。在林箐中，孔雀的叫声越来越頻繁了。岩龙有些惋惜地說，可惜我們来的不是时候，如果是在黎明时分，在这里我們会看到人間难逢的奇異景色。在东方剛現曙光，銀雾剛剛飄散的时候，成群的孔雀时常到湖边来喝水和跳舞，湖面上也时常群集着各种美丽的水鳥，那种翠羽丹霞交相輝映的景象，会使任何最老练的猎人也不忍心开放一枪的。他們又告訴我，在湖心島上，也居住着許多珍奇的鳥兽；每到黄昏，就可以听到馬鹿和麂子的离群的呼喚。老毕滿怀信心地对我說，在将来，在湖心島上的林間泉畔，一定会出現休养所的新建筑。他說："那时，我們一定要造許多船，摆渡的船和漂亮的游艇。湖边一定也修起了环湖公路，我們再也不用像現在这样在泥塘和丛林中钻出钻进了。"

在归途中，我們也几乎步步都有收获：有时，我們从山箐中痛飲几口沁人心脾的山泉；有时，我們从許多不知名的树上摘下

大把的野果和浆果。至于我們的两位主人，他們却似乎有着不同的心情：老毕由于沒有机会放出一枪（小的猎物他是不屑于付出一粒子彈的）而有些失望；而岩龙呢，他一直想早些回去，好和工地上的小伙子們一同去捉魚。果然，当他剛一看到正聚集在小湖灣中摸魚的人群时，馬上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欢笑着跳下水去。他的刺滿藍花的古銅色的皮肤，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使人感到一股充沛的生命力量。这里的魚眞是又多又笨，岩龙剛下水不到两分钟，他手上便抓住了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鯽魚。

但是，我們沒有来得及吃魚，我們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住地去。我和他們相約，以后一定再来，那时我們一定要多住些天，一定要爭取和孔雀公主一起迎接一次黎明的曙光。

我們沿着水渠的方向走上了归途。西方的晚霞把天空染成一片鮮紅，我們又来到了勐遮壩的边沿。我坐在車子里不由得惊呆了：难道在我們面前的这片錦綉般的平原田疇，竟是我几年前曾經为之感叹的那片荒原嗎？在紫色的暮靄中，大地一片喜气洋洋。田野里，各种庄稼作物排列得像棋格一样齐整：淺綠的是甘蔗，油綠的是早稻，淡紅的是菠蘿。极目远望，在一片片凤尾竹和芭蕉林中，到处都有新盖的房舍，到处都有雪白的高大的谷仓。

这眞是一个像童話般的地方，但我随即又糾正着自己：这不是童話。可爱的傣族人民，他們不但有着富于幻想的詩人的头脑，而且有着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坚强的双手。靠着这双手，他們改变着荒原僻野的自然面貌；靠着这双手，他們从“叭英”① 手里夺取了天湖，劈开了群山，并且一定会把幸福的泉水灌遍整个西双版納的广闊的田野。

① 叭英：傣語上帝。

天坛幻想录

秦 牧

北京南郊有一座天坛。

知道天坛的人是很不少的，在天安門城楼未曾名聞世界以前，它曾經是旧时代北京的标志。从前，在日历牌上、名胜挂图上、紙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图形。一个圓形的大建筑物，富丽典雅，逐层向上收縮，給人一种庄严大方的印象。

整个天坛区域現在成为天坛公园。这里，古老的松树很多，树木蓊翳，是一个幽静的去处。比起北京的其他公园来，这儿游人似乎少些。我每次到北京，总騰出时間去逛逛天坛。从公园大門到天坛，有很长的一段路；近年来有一駕馬車在来往載客。坐在这种像幼儿园童稚上学专用的馬車里面，听着馬儿得得篤篤的蹄声，望着两旁那些閱尽兴亡、飽历劫难的蒼松翠柏，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我到天坛公园的目的，与其說是看天坛，不如說是看“圜丘”。人們是熟悉天坛的，但是对于“圜丘”，沒有到过北京的人就未必知道了。它和天坛遙遙对峙，建筑奇特古怪，是一个露天的巨型的圓石台，完全是用汉白玉整齐紧密組成的。广义而論，說它是天坛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无不可。它有石級，石栏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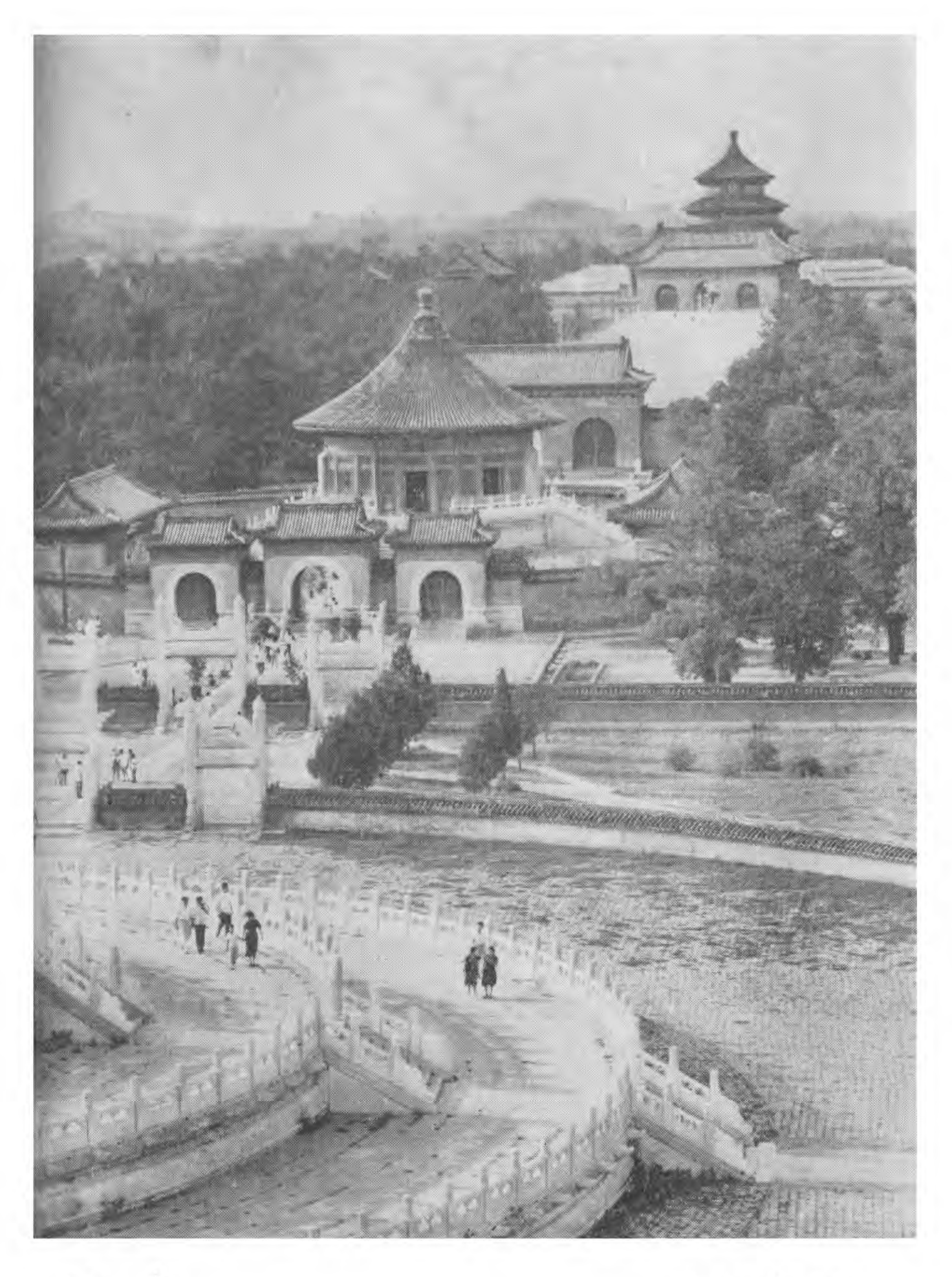
間是一个圓形的大平台。站在上面，严肃些来說，眞有点“天的象征”的模样；但是用开玩笑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說是一个“溜冰”的好地方。自然，从古至今，大概是沒有人在上面滑过雪屐的。在封建君主时代，这是一个充滿了神秘气氛的庄严神圣的所在，皇帝就在这里祭天。

天坛，原来是放置“天的神主牌”的，这圜丘，才是眞正的祭天之所。想着在綿长的数百年間，历代的皇帝們“全身披挂”，袞服冕旒，带着庄严的神色，在礼乐声中，煞有介事地祭天的情景；周圍臣子跪伏，蒼穹白云飄飄，倒是很富有戏剧性的事。我想，月色如銀之夜，来到这个圓形的異常洁白的石坛上賞月；或者，繁星閃爍的漆黑的冬夜，来到这里盘桓看星，一定十分饒有趣味。可惜，公园夜里不开放，我始終无从領略想像中的这一番美景。

我爱到这里盘桓，不仅是为了凭吊这个古代的祭天之处，欣賞这座洁白美观的石台，而且，也为了想猜破这堆石头中間的一个謎。

原来，这圜丘建筑上有一个特点。它的石阶也好，石栏杆也好，圓台上磨平了的石块也好，条数、块数都和“九”字有关。那些石料，不是九块，就是十八块；不是十八块，就是二十七块……。以那个高高在上的圓形平台来說，它的圓心是由九块石头圍成的；外面一圈是十八块；再外面一圈，是二十七块；再外面一圈，是三十六块……，依此类推，外面最辽闊的一圈，就是八十一块了。

这座古怪石筑的这一特点，公园里竪立的木牌是加以介紹了的。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圜丘的各种石料的数目，一定要



天　坛　　　　柯 复、楚 英摄

和“九”字发生关联呢？

因此，可以說：这堆石头中間藏着一个謎語。

这謎，是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有一点儿瓜葛关系的。

首先令人想到这个謎的初步謎底，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人們的观念中，天是九重的。“九天”“九霄”“九重”“九垓”，都是天的諢号。这些詞儿，密密麻麻地充塞于中国的古籍中。在《离騷》里面，就有“指九天以为正兮”那样的詞語了。

“九重天”的观念，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在西欧，古代也流行着同样的观念。这事情真是巧合得令人惊奇！但丁的《神曲》，就保存着这样的傳說。《神曲》里面，描述貞女俾德丽采的灵魂在“净界”和但丁相逢，引导但丁上升了“九重天”而到达天堂。那里面关于“九天”的讲法，竟和中国的在数字上不謀而合！

也許有人想，古代西欧关于九重天的观念，大概是由中国傳播过去的。但是，我想，事情决不是这样。十四世紀初，西欧人通过《馬可波罗游記》才比較多地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但丁的《神曲》也是在十四世紀初写的，不会受馬可波罗什么影响。而且馬可波罗讲的都是地面上的事情，也不会去介紹“九重天”这一类的玄虛观念。更何况，但丁的《神曲》里面，“九重天”还是一层一层有名字的。例如什么“月球天”“水星天”“火星天”……以至最高一层的“水晶天”等就是。“九天”的抽象观念东西方是相同的，具体內容却又是迥然有異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巧合呢？

我想，这和“九”字对于人类的巨大魅力，关系极大。

請翻一翻辞书吧！在“九”字項下，有多少百个詞儿呀！你浏覽着那些詞汇，会吃惊于历代人們对这个“九”字的爱好和崇拜。

凡是极端的事物，广大的事物，这个“九”字就大有用武之地，要被派来做形容詞了。天有“九天”；地有“九洲”；皇帝要鑄“九鼎”；佛教要設“九喻”；古代的乐歌詩篇要叫做九辯、九韶、九歌、九章；神話傳說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九的倍数；甚至連駡人的話，这个“九”字也大有用場，例如“九头鳥”、“九尾狐”之类，不就是么！

这个“九”字的魅力，不仅在汉族中如此巨大，在少数民族中，它也是很有权威的。近年来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創世紀、叙事詩之类被整理出来。我們从里面可以看到許多用“九”字作形容詞的句子，如說一个人攀过許多山峰，涉过許多河流，在那些叙事詩中，就常常說成“翻过九十九座山”“淌过九十九条河”……，例如长詩《阿詩瑪》，就有許許多多这一类詞語。用“九”字来形容事物的极致，可以說是世界上无数地方人們共同的历史习慣了。

那么，这个“九”字的魅力，究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九”要再加上一，就变成十了。不論是十、百、千、万，都是以一字开头的。这个一字，眞是可大可小（中国古代思想家惠施說的“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可以說已經相当地表明了“一”这个数字的奇特作用）。为了避免进位之后，重新回到“一”这么一个可大可小的位置上去，世界各地的先民，就不約而同地以“九”字作为事物极致的形容詞了。

“十进法”，那是流行于全世界的計算法，只有极少数地区的先民是例外的（听說庫頁島上的虾夷人就是例外），“十进法”所以風靡全球，据人們研究，和人类生有十个手指这事情关系重大。人們从織绳紀事的时代起，总得費十个手指算来算去。正

是由此发軔，使全世界极大多数的人們，以“九”字作为事物极致的形容詞了。

因此，揭开那神秘的烟幕，“九重天”“九霄”之类的話，并不是說眞的天有九层，而只是“多么大的天呵！”“巨大莫测的天呵！”……等先民語言的遺留罢了。給这九重天分別冠上一个名字，只是稍后的人們的穿凿附会罢了。封建皇帝在这一座石台的建筑上搞得十分神秘，不过是故弄玄虛，炫耀“天命”罢了。

十分神秘的事物原来出自異常平凡的事物，“圜丘”之謎，探索下去，原来是和人类生有十个手指、先民織绳紀事这些事情关联着的。想到这些，不禁令人憬然于天下本无神秘的事物，神秘只是欺騙或者愚昧无知的代名詞而已。

认为天空茫不可知的那个时代已經过去了。如果說这座古老的天坛、这座故弄玄虛的圜丘还让我們想起古代人們对蒼天的畏惧的眼神的話，那么，北京西郊的壮丽的天文館，却使人想起人类不断探索天空秘密、开始成为宇宙生物的豪迈气概了。

从一些支配全人类的事物（从“九”字的权威到社会的发展），倒使人想起，有一种东西是眞正偉大的，那就是历史发展的規律。

从圜丘盘桓回来，我又坐在馬車里，让馬儿得得篤篤地把我带出园門。一个人胡思乱想之后，安靜下来，吸一口园林的新鮮空气，那空气，是多么的甜美呵！

九 江 散 記

杜　　宣

我的故乡，在汹涌澎湃的揚子江濱，雄奇挺秀的庐山下面距离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只有几十华里。到处是一片青容竣茂，水秀山明。

在太古的时候，这儿可能是一片江湖，后来积沙成州，所以过去叫做江州，偉大的唐代詩人白居易不就是謫貶在江州来当任过司馬嗎。又因潯水的关系，所以又叫做潯阳。白居易的著名长詩《琵琶行》就以“潯阳江头夜送客”来做始句的。現在叫做九江。

这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在这个城市的內外，有着丰富的我国古代文化遺迹。

汉高祖时代著名大将灌嬰，在城內开凿了一口奇異的水井。据云井底通到长江，当长江有風浪的时候，井里的水也会掀起波濤，并可听到汹涌的濤声。因此名为“浪井”。我国古代很多大詩人对“浪井”都留下了歌頌的詩篇。如李白有“浪动灌嬰井，潯阳江上風”；苏东坡有“胡为井中泉，浪涌时惊发”等詩句。

在三国时代，九江是东吳的重鎮。周瑜就在这里駐节。市內的甘棠湖，过去暢通长江，据云周瑜就在这湖內练水軍，現在湖

心的烟水亭就是过去的点将台。过去周瑜的都督府，后来人們就把那儿叫做“督府巷”。就在督府巷隔壁，还有一条“小乔巷”，据云当年周瑜和美丽的小乔就住在那里的。

晋代著名的田园詩人陶淵明的故里，离市区只十五公里，那是在庐山香炉峰下面，他的名句“采菊东籬下，悠然見南山”中的南山，就是指庐山。我国抗金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母亲的墓地，就在陶淵明故里的附近。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也就在庐山下面。宋代另一位理学家周濂溪埋骨的地方距离市内只有七、八公里。

不仅是历代的英雄豪杰为这城市留下了不少胜迹，詩人們写出了不少动人的篇章。在过去著名的古典小說中，如《三国演义》和《水滸》中有些人物和情节与这个城市也都有着密切关联的。如戏曲中的傳統剧目《潯阳楼》和《柴桑口》不就是写这里的过去生活嗎？

但是自从昏憒的清政府签訂了耻辱的南京条約之后，九江被划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辟了租界，帝国主义的兵舰就停泊在江中。帝国主义在这里办教堂，开商店，办学校，庐山成了帝国主义冒險家們夏季的乐园。九江則是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和大地主們的花花世界。

当年租界中人行道上，只許外国人和穿西装或长衫的高等华人行走；穿短衣服或挑东西的中国劳动人民一律不許走人行道。記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曾經因走在租界的人行道上，被印度巡捕用木棍痛击了一頓，回来后十分激憤的情形，几十年来我是时常想起的。

因此我在幼年时代不欢喜我的故乡。我更不願进那带着十

足的洋奴气的学校。我厌恶那些以滿口洋文为荣的教师和同学們。所以經常逃学，到乡間或者湖上閑游。有时就关在家里讀古詩或练擘窠大字。当时思想苦悶极了，就是想离开故乡。

我是十七岁那年离开故乡的。虽然在少年飄泊的生涯中，每当凌晨午夜的时候，常常浮起无限乡思，但多半是怀念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們談天，也很少談到我的故乡，不知怎的，一想起故乡，我眼前就会浮起那些丑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那些买办洋奴們的形象，因此我不願意想起故乡，也不願意回到故乡。

一九三七年，当抗日的烽烟弥漫祖国大地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当时到处都是京沪一带的难民，和救亡宣傳团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的侵略面前，洋奴和地主們有的逃跑了，有的斂迹了。蔣匪帮的統治者們也在那里发抖。只有故乡的劳动人民和青年們，充滿了憤怒和复仇的情緒。古城在抗日的号角中，矗立了起来，我开始感到故乡是的确可爱的。那次在故乡沒有待多久，于兵馬仓皇中，我离开了它。以后一直沒有回去过。

在漫长艰苦的八年抗战中，我深切地怀念它。在故乡淪陷后，据說我幼年生息过的旧宅，給日本軍队拆毁了，八十多岁的姨祖母，給日本軍队投在門前小河中淹死了。故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受着殘酷的蹊踏。我带着滿腔悲憤听着关于故乡的一件件消息。我感到故乡是美丽的，是可爱的，必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驅逐出去，我才能回到故乡。

当八年抗战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告終的时候，我和每一个人一样，很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看看。但是由于蔣匪帮白色恐怖的統治，不能回去。庐山成为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和蔣匪帮們享乐的場所，人民还在深沉的痛苦中熬煎。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故乡的情况完全变了。每次收到家里的信，报道的都是好消息。解放后的十多年来，一直想回去看看翻了身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样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始終未能如願。

今年五月，有个偶然的机会到江西去工作，因此得償还乡的宿願。

这正是春風万里，春光无限，到处是花团錦簇的时候。我从南昌乘南潯铁路火車去九江。铁路两边大麦已黄，小麦正长得十分挺秀。秧田水満，有个别地方已开始插秧。正是"漠漠水田飞白鷺"的大好时光。

当火車經过黄老門車站，闊别多年的庐山就巍然在望了。心情不禁有些悸动。想起自一九三七年一别，距今已整整的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我們的祖国經过多么巨大的变化，而这青山依然无恙！

火車到了九江后，我毫不踟蹰地随着人流走出車站。因为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的故乡。但是当我走出車站之后，我感到莫大的震慑，我怎么来到了一个嶄新的城市，陌生的城市！原先那些矮小破旧的商店不見了，一条条狭小的崎嶇的小巷不見了。原先是寬闊的唯一的大街，怎么現在感到这么窄小。而在車站出来后的右首，建筑起雄偉的大桥、广闊的馬路。从桥上望过去，右边是美丽如画的甘棠湖，左边就是奔泻万里的揚子江，后面就是高插云霄的庐山双劍峰。怎么我的故乡变得这么雄奇而俊秀了！

我慢慢地想起了，从前这湖边是沒有馬路的，而是鱗次櫛比的一幢幢小屋和一些纵横交錯的陋巷。里面住着一些終年愁柴

缺米、长吁短叹的劳动人民。

在解放后十多年的岁月里，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为了这个美丽城市的主人；很自然地他們要求把自己的城市建設得更美丽。将陋巷拆去了，建成了一条平坦寬闊的沿湖馬路，在整齐的湖岸边，种植的树木，已經綠树成蔭了。另一边則盖起了一幢幢电影院、剧場和餐厅。看得出，从城市規划上，已經把这里当作全市的文化休息中心了。

在下車的一瞬間，看到故乡这么巨大的变化，眞使我惊訝不迭。我完全忘記了連日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尽情地到幼年时代最熟悉的地方去寻找昔日的游踪。但是我的目的沒有达到。在我闊别的这二十四年中，經过了几次战爭，日本帝国主义和蔣匪帮两次大破坏，把故乡搞得殘破不堪。解放后，在党的領导下，决定将过去消費性的城市改变成为生产性的城市。所以圍繞在城市的四周，盖起了一座座工厂。过去的十里鋪，是我們小时候春游的地方，当时只有几家茶館棚子，現在已变成了一个新的工业城市了。一座座大型工厂盖起来了，新型的工人住宅盖起来了，百貨商店和一些服务性的商店也开設了起来。它的規模和气势就和閱行一条街一个样。

我十分喜爱这个工业新区。这儿是一片全新的景象。过去我們只有瞑目向往社会主义前景时在幻想中才会出現的，現在已經成为現实了。这儿气势雄渾，以蒼郁雄偉的庐山作为屏障。浊浪滚滚的揚子江，就像一条金色巨蟒一样的在它面前奔騰跳跃。而一座座大烟突就像高大乔木的森林一样。

过去这儿是一片荒蕪的湖田，我幼年时代常到这儿来釣魚的，今天却成为一座嶄新的現代化工业城市了，这种兴奋欢快的

情緒，眞是叫人难以抑止的。

回想起从前的九江，只有設备十分陈旧的两家工厂——一家火柴厂和一家紡紗厂。加起来不到两千工人。当时紗厂上下班都要放汽笛。这几乎成了全城的报时信号。孩子常常說：“紗厂放汽了，我們該吃午飯了。”或者母亲說：“紗厂放下班汽了，怎么孩子还不回家？”

走到江边，又是一番新的气象。帝国主义的兵舰，早已給我們驅逐出去了。什么英、日帝国主义的太古、怡和、日清等公司的輪船，一艘也看不見了。一些外国洋行，多半改作仓庫。昂首闊步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洋奴們已經絕迹了。过去江边碼头上，是流氓盜匪的世界。一些外地旅客，对九江碼头，視为畏途的。不是携带的銀錢細軟会不翼而飞，就是遭到无理的敲詐和勒索，而警察和盜匪就是勾通一气的。碼头上經常是吵駡、打架和哭声震天。現在碼头上秩序十分良好。作为制造帮会盜匪的反动政权，已被彻底打垮，就业人口不断上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人民的道德精神大大提高。因此年老人和小孩子在上下碼头时都得到招扶。旅行的人到了碼头，就如同回到家里一样。

我到街头巷尾，城里城外，到处漫步，走遍了整个城市，我得出了一个結論，就是故乡已彻底的改变了。改变得連原先在这里长大的人，会一点也不认識，眞如同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样。

另外，在我下了火車后，还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感觉，就是乡音对我的干扰。在我离开故乡的二十多年岁月中，我很少有机会运用故乡的語言。这种語言长久以来已只是我思想中的語言。当我构思作品的时候，默讀书报的时候，或者用心算的时候，才

有这种語言在我思想中出現。这么多年来，我虽然每天都在运用着它，但都只是无声的語言。解放后，我的父亲、母亲偶然到上海，当然和他們談話是用故乡的語言的。除此以外，这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有机会听到或說到。現在忽然随时随地都听到这种語言，眞感到很不习慣。因为在我的习慣里这已是我最亲切的声音。因此一听到这声音我总以为是我父亲或母亲在說話。当我猛回头一看，发現是另外的陌生人时，我才意識到：是啊，这是故乡，这是乡音啊！

是的，我已經回到故乡来了。解放后的故乡和解放前的故乡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反动的統治阶級已經推翻了，故乡已經完全屬于我們自己的了，因此故乡是可爱的，乡音是旣亲切而又悅耳的。

由于政权性质改变了，城市的風貌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小城市里，是畸形的繁荣，到处是酒楼、妓院、奢侈品商店，为着少数腐朽阶級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絕大多数劳动人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屬于小資产阶級的小市民們，却以打“麻将”、讲“排場”来排遣生活上的空虛和絕望。那时候有錢人就有地位，哪怕他的錢是貪污、盗窃、詐騙而来的。一些小市民們为了想在这些有錢人那里分得一点唾余，不惜典当衣物去交际应酬。因此小城市里以相互“摆場面”为荣。有的人为了替儿子办一場喜事，大摆筵席，大买家具，結果喜事办完了，家庭破产了，全家都陷入了十分悲慘的境地。現在社会風气完全变了，人們以劳动为荣，以游手好閑为耻；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費为耻。

腐朽的、反动的买办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被推翻了。反动的

旧社会中的一些产物，如流氓、盜匪、妓女，也随着腐朽的社会基础一起崩垮了。一些恶劣的風气；如摆排場、爱虛荣，也都彻底的改变了。劳动人民在党的領导下成为城市的主人。整个城市洋溢着朴实勤劳的風气。陈旧破烂的房屋拆去了，新的大厦一幢幢地盖了起来；狭小崎嶇的陋巷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平坦的馬路。甘棠湖得到了彻底的疏濬，将整个城市衬托得分外嬌嬈。

当我徜徉于甘棠湖畔，仰視庐山巍巍，俯視长江滚滚，面对着一座座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工厂，看着一群群健壮活潑的少年男女們……，我感到江山如此美好，故乡如此可爱，生活如此的丰滿，內心就充沛了一种飽滿的幸福感。

岭南秋日

碧　野

广州抒情

当我乘坐的火車进入广州的时候，季节虽已深秋，但却滿眼青翠。这时，我遥想西北天山和东北大小兴安岭已經大雪紛飞，北方已經圍炉，长江两岸已經落叶蕭蕭，而眼前的广州，却还是一座春的都城，林木挺秀，花海紅鮮。从緩緩前行的車窗里，我看見各种不同結构的房屋，都环繞在丛丛簇簇的鮮花中，而且都在綠蔭中鍍上一层恬静柔和的色調。树梢头藍晶晶的天空，花儿明鮮鮮的大地，显得非常光彩、和諧。我心里忽然产生一种奇異的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一条魚儿，游入了一股清澈而溫暖的泉流中。

我一踏上广州溫馨的土地，立即以喜悅的心情奔向珠江。呵，珠江，在祖国的长江、黄河、黑龙江的姊妹江中，你最嬌媚。江波清藍，蕩漾多姿。千帆在你的清流上照影，万櫓在你的銀波上点出笑渦。

在珠江长堤上，矗立着壮丽的連云大厦，展現出辽闊的江边广場。在广場中央，屹立着一座巨大的塑像——一个英气勃勃

的解放軍战士，一手紧握步枪，一手滿抱鮮花，挺胸昂首，遙望天海。只見他年輕飽滿的額头上，洒上了南国光耀的日色，落滿征尘的战衣，被南海的風吹得往后飄曳。

是哪一位富于詩人气质的設計师，精心地选擇了这个面向清波碧流的珠江来为塑像奠基的？是哪一位雕塑家，以他的精湛的艺术体現了这珠江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意的？广州，这座南国的花城，正像滿束鮮花投入我們这个英雄时代的怀抱，而战士手执武器，也正象征着我們保卫美好生活的勇敢和决心。

生活在广州，富于特殊的情調。湿潤的海風和亚热带的林木，使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流蕩着清新微甜的空气。市区上，街道光洁如鏡，不要說果皮烟头，就是連尘埃也看不見。行人往返在洁淨的长街上，木屐声嘚嘚，显得特别清脆。街道两旁，騎楼下就是人行道。亚热带太阳大、雨季长，人們順着騎楼穿街过巷，可以避免日晒雨淋。騎楼下，商店密連。最引人注目的，是众多的水果店，每隔十家八家，就出現誘人的大量柚子、香蕉、橄欖、木瓜和菠蘿，香甜扑鼻。

广州人，也許多看水色和树色，眼睛好像总比别处的明亮；而且也許受到亚热带气候的影响，黝黑的臉孔显得特别活潑和热情。我喜欢广州人的性格：男的，聪明、矯健、勇捷；女的，敏慧、大方、灵巧。女的装扮，也富于亚热带的情趣：长发飄洒，短花衫，剛过膝的半长褲子，軟底彈性夹趾拖鞋，身子灵活，步子輕捷，行走在葱蘢的街树下，恰似魚游清水中。

如果說白天广州像座翡翠城，那么当太阳沉沒白云山，广州就成了一顆夜明珠，灯光如海，千街閃爍。由珠江上吹来的晚風，輕輕地拂送着花木的幽香。

而在这富于特殊情調的亚热带南国之夜，那像銀河泻地的市中心，有一座新辟的文化公园。它不仅是一天工作后人們留恋忘返的乐园，而且也是过往客人久已聞名和向往的地方。这里，藍色的霓虹灯嵌鑲着宮殿式的建筑，像太空里所有的星星都飞落此处，給人以无限华丽而又非常柔和的感觉。就在这藍光的輝映中，亭台楼閣、花木林蔭，处处像仙境。千盞銀灯的东廊，是弦歌欢暢的音乐亭，是万头鉆动的象棋閣，是笑声如潮的木偶剧場；而紅灯万盞高悬的西廊，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彩灯，有宮灯，有龙灯，有荷花灯，有琉璃灯，有鳥兽灯，爭光夺彩，賽似元宵佳节。在这当中，我发現我的故乡潮汕特制的絹扎戏偶，情致飄逸，神采栩栩。在久久的凝視中，我重溫了童年的乐趣。那鬧元宵，那野台戏，那擲泥人……，都历历重現在我的眼前。而当我从灯海中再一次环視周圍盛景的时候，却以激动的心情感謝这一代美丽生活的締造者，是怎样为我們写下了这首誘人的童話詩，而且終于使我們儿时夜夜寻求的梦境眞正成为今天的現实。

当夜色消褪，广州城的灯海随着星星同时隐沒的时候，从海洋上升起的曙光立即映現了越秀山的电視鋼塔和木林。当紅日东升，你踏着万縷金光爬上越秀山，再登上山巓的五层楼，极目远望，整个广州就在朝阳下抖閃着鮮綠醒来了。广州醒来，舒展四肢，深远的树海和层层迭迭的建筑群，与飄渺的云天、与蒼茫的大野相接，在天野間画上一个灰藍色的巨大圓圈。珠江像条玉带，纏在广州的腰际，閃着柔光，飄飄曳曳地流向天边。

在飄渺蒼茫的天野間，我們遙望珠江的入海处，同时也遙想祖国这亚热带濱海名城的出生、成长和战斗的經历。

傳說有一个仙翁在这濱海的山野間牧羊和开荒，給广州奠

定了基业。以后一代又一代經过前人的劳动，逐漸形成今天这座美丽的城市。人們以无限亲切的心情称广州为羊城，正是借此怀念辛勤的創业者和激发今人以至后人对这濱海名城的珍爱。

近百多年来，人民斗爭的風云，不間断地在这里涌現。人民英雄，民族豪杰，曾經历次在这里举义旗，洒鮮血。洪秀全的揮戈北进，表現了中国农民震撼封建王朝的威力；林則徐的抗击外侮，表現了中华民族坚貞的气节。而現代，毛主席在这里播下了燎原之势的星星火种；魯迅在这里向青年揭示过眞理；广州公社的革命先烈用鮮血給我們指出斗爭的道路。

广州，这南海边的翡翠，这祖国的明珠，是如此秀丽，是如此明媚。但同时，我們透过这座名城的秀色，却也看出它剛健的骨格和英雄的气质。

粵北山中

一条平坦的林蔭公路，从广州直达粵北山区。公路两旁充滿亚热带美丽的風光。尖叶的相思树，大叶的咖喱树，亭亭的凤凰木，織成了近百公里路面的綠蔭。在平原上，沿途是青翠的香蕉园、碧綠的龙眼林和劍丛似的菠蘿田。而当汽車进入山区，就看見处处綠水繞青山，鳥雀穿林飞鳴，山花燦烂，野果殷紅。

在这幽靜的粵北丛山中，忽然出現了一片水光艳艳的天然湖。青蒼的群山倒映水中，湖面就像滴翠似的。一座白石大桥像一縷白云飄曳在湖上，沿着湖濱是玉一般柔洁的一幢幢琉璃瓦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背靠青山，面临綠水，显得格外恬靜和淡

雅。

这个風景优美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广东从化溫泉区。

溫泉由地下水管通到这濱湖区，在每一座楼房雅洁的房間內，都有白瓷磚砌成的溫泉浴池。而距离湖濱不很远的一条清冽的河流上，却有一座水电站。入夜，繁灯綴滿山林，連湖里因風吹起的波紋也被密密的电灯照得粼粼閃光。如果你这时徘徊在湖上的白石桥栏边，就可以看見沿湖楼窗的千万灯光連同高楼倒映湖中，变成天水相連的一片光华世界。如果你这时站在高楼的阳台上，凭栏俯覽，灯光映照滿园花树，分外烂漫。

特别是每当早晨和傍晚，眺望环山，别有一番大自然的風韵。早晨，千山初醒，朝云出岫，在青青蒼蒼中，乳白色的云紗飄游山腰，像仙娥在輕輕起舞。傍晚，夕阳映照重巒，霞光傾泻万山，轉眼間，太阳落山，霞光消褪，在暮色降临山野的蒼茫中，峰巔却凝聚着一片彩霞，經久不灭。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和一群老科学家、老专家一同来到这人間的仙境。

他們是到这里来开会的。这些白发蒼蒼的老科学家和禿了頂的老专家，一到这里，却都返老还童。誰說山川的灵秀，不能喚起人的童眞？看吧，他們丟下手杖，学着年輕人的步伐，雄赳赳地上山，在林木深处和淙淙的泉流边，采来一枝最紅艳的山花，摘来几片最新奇的树叶。他們笑声朗朗，互相逗趣，好像这亚热带的山林，恢复了他們的青春。

在綠树婆娑和花影搖窗的会議室里，这些老科学家和老专家，都变得非常严肃认眞地在进行着学术辯論。他們怀着一个共同的願望，把生命、智慧和才能貢献給人类嶄新的事业。从他

們的每一根白发，从他們的每一个閃亮的禿頂，都可以看出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的取得，是付出了多少精力呵。他們对待科学，严謹、愼密；他們对待革命事业，忠心、热誠。

他們的道路走过来是多么曲折、艰辛。有一位在座的水生生物专家，在旧社会，貧病交迫，不能不亲自爬到屋頂上去修理被風刮倒的烟囱，而且把自己多年携带的几本最心爱的书卖掉。作为一个科学界卓越的专家，他为国家、为民族、也为自己忧憤。最后，他連自己用心血滴成的著作也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現在，这些老科学家和老专家，像出土的宝石，像出海的珍珠，都成为国家的无价之宝。作为一个站在人类前进历史前头的新的国度，多少尖端科学需要他們带头去攀登，而又有多少年輕一代的科学家，需要他們去細心培育。今天，他們的才智标志着我們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进步和荣誉。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随着这些"老智星"兴致勃勃地去观看瀑布。我們跟着朝阳入山，一条山溪在蒼翠的丛林間流出峽谷，水清沙細，使我們感到心胸如洗。沿着蜿蜒的山徑，我們輕輕地撥开野花山果的枝条，逦邐前行。

盘上弯弯曲曲的千級石磴，我們終于望見隔山高崖上飞下的一匹巨大白练。千山靜寂，水声如濤。只見瀑布像銀河下泻，在山脚激起千波万浪，水雾蒙蒙。

太平天国将領馮云山有一首吟瀑布的詩："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澗焉能留得住，終須大海作波濤。"現在，这些在观賞瀑布的人，不也正是像瀑布一样經历了重重的断山絕岭，而終于归入大海，成了奔騰澎湃的波濤了么！

珠江三角洲上

珠江三角洲的最大特点，是河网纵横。如果坐上汽車，每每奔馳不到二十分钟，就要被猛然出現在丛林后的河流阻拦。从这岸望那岸，闊水茫茫。呈現在对面河岸綫上的，是楼台点点，綠树如烟。每当汽車过江輪渡駛向中流，河面上白帆穿織，像綠緞上綉滿銀花，而浪中魚儿跳跃，鱗光閃閃。好一派南国水乡風光。

在这深秋季节，如果在长江以北，田野該已袒露土色，而在这珠江三角洲上，大地布滿了藍色的河流、綠色的港汊，在河流和港汊之間，是闊叶招風的香蕉园，是濃密的甘蔗园，是明鏡一般的魚塘，是風吹綠浪滾滾的稻田。眼睛看到的，是爽心悅目的一片丰潤和油綠；呼吸到的，是令人醒脑的清新微甜的气息。

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惊人的丰腴，只要把收割后的甘蔗留梢，再插进土里，就会又长成新的蔗田；一挂香蕉还沒有成熟，根旁又会鉆出新的蕉梗，剛从老梃上割下一挂香蕉，紧接着新梃又长出一挂来。一丛香蕉，可以連收十年。

珠江三角洲的水又是如此肥美。在河边或者在港間，往往可以看見一些年輕漁民，把剛剛从水里捞起来的魚儿，从魚簍里倒在一片翠綠的芭蕉叶上，魚儿在芭蕉叶上活蹦活跳。蕉綠魚鮮，越看越叫人喜欢。

也許由于地居亚热带，而水土又这样得天独厚。因此大自然的灵秀造成珠江三角洲处处出現奇特的景色。

在广东，人們熟知这珠江三角洲的河网中間有一个“小鳥天

堂”。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枝叶复盖水面，蔭籠十亩。千万枝条上宿鳥万千，人們互相禁止伤害。每当晨光曦微下或者暮色蒼茫中，鳥群曉出晚归，声鳴四野，翼遮天空。

这个奇特的景色，早已令我和同行的伙伴們向往。一天黎明，我們驅車前去，到达时，恰好东边天际剛剛露出一抹曙光。各种鳥雀迎着晨曦爭鳴，有的成群地冲着曙光起飞。在黎明的靜寂中，鳥声婉轉；在晨雾的迷离中，万翼凌空，紅翅膀的、金翅膀的、白翅膀的，像給夜色初褪的天空刷上一层彩色。

在日出之前，我們就急不可待地駕着小船入湖，繞树划了一大圈。在逐漸变白的天光中，我們惊訝这棵榕树长得这样奇偉，千万气根落地又长成树根，哪是主干，哪是支干，誰也分不清。只見根干交叉密織，簡直成了一張无限大的树网。上复濃蔭，下托綠水，絲毫不受外界的侵扰。顾景思名，“小鳥天堂”之称，应是出于詩人的慧心。

在国內以至东南亚，人們喜爱广东出产的圓如滿月的葵扇，絲綫鑲边，扇柄綴着彩縫，扇面燙有山水花鳥。人們不仅手搖着它凉風习习，却暑耐用，而且也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品来欣賞，給生活增添了情趣。

人們不是同样喜爱广东凉席么，质地輕軟柔滑，滿織紅黑十字花紋，炎暑鋪在庭院里乘凉，再舒服也沒有了；同时，人們不也是喜爱广东提籃么，它輕巧适手，色彩鮮艳，提着上街，給人增加三分精神。但是人們却往往把它們当作是竹織的或者是藤編的。其实这些也都是取材于葵树，是用葵梗和葵叶精巧地編織成的。

葵，滿山遍野，丛丛簇簇比人高，碧綠成林。有的經过特別

栽培，长成百年的老葵林。第一次看見葵树，就給人一种鮮明的印象：剛挺沽綠。南国日暖，雨水多，好像天地的秀色、風雨的調潤，都集中到这葵树上来了。

一般說，香精出于热带和亚热带。广东玫瑰，海南島香茅，不是聞名全国么。但是在水暖風和的珠江三角洲，四季如春，常年花期，可以提炼香精的花草，何止玫瑰和香茅。

这时，在北方，正是深秋，而在珠江三角洲，黃龙船花、铁海棠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花丛，却好像不受节令的限制，形成了五彩繽紛的花海，一陣山風吹来，淸香远播。

这一年到头采不尽的鮮花，經过提炼，就成了百花的香精，源源不絕地流向人間，使空气里弥漫了芬芳，使人們的生活增加了甜蜜。

以上提到的鳥的乐园、葵林、花海，仅仅是新会一地所看到的，而整个珠江三角洲，却又該是多么丰饒富丽呵。在珠江三角洲，你随意旅行，都可以看見一座接連着一座的花园城市。順德县河上的白石拱桥横波，沿河的亭台花木富于詩情画意；中山县入夜的霓虹灯映照江水，像天河流金；佛山市的街道淸洁如洗，密植的花树燦烂似云霞。

不要以为珠江三角洲只有平整的水田和沃野，其实它也有峻拔的山岭。这里的西峽山就与粵东的罗浮山齐名。罗浮山险峻，而西峽山挺秀。

当我們到达西峽山的时候，仰望崇岭，白云縷縷，气势雄勃。一条銀光閃閃的瀑布高悬山腰，像白龙飞舞于山前。一下子就把我們吸引住了。为了飽肚壮行，我們先到旅行社进餐。在餐桌上，菜是魚，湯也是魚。这附近旣看不見江河，也看不見池塘，

我們奇怪哪来的鮮魚？招待員笑着朝窗口遙指西峽山頂，說那上面有个方圓几十里的大湖，魚从山上来！

餐后，我們立即兴冲冲地上山。林木蔭濃，泉水淙淙。松徑曲折迂迴，清凈无纖尘；白云洞出沒云雾間，玉洁清幽；琴石横卧，使人不禁伸手撫弄，虽无弦音，但心可悟神可会；泉流岩隙間，飞浪噴雪，好像可以滌忧去虑。

也許是貪吃鮮魚吃得太飽了，我們只上到西峽山腰的观瀑亭前，就捧着肚子喘气。山高路陡，我們甘願服輸。虽然沒有看到西峽山全貌，但是名山的秀色已經够飽我們眼福的了。

珠江三角洲水乡片片，山色青青。这南国的大自然，不仅給予我們魚米情，而且也賜予我們山澤恩。

南 海 波 濤

我出生在南海边，童年和少年都在海風和潮汐中度过。南海比东海深湛，比黃海澄碧，比渤海汹涌澎湃。我爱南海的平靜凝碧，也爱南海的奔濤巨浪。对南海怀念之情，占有我生命中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仔細計算起来，我离开南海已經将近三十年了。現在，我有机会回到广东，好像游子归来探望母亲一样，我是多么渴望去亲近一下南海呵。

于是我横穿珠江三角洲，急急地奔赴海边。愈接近南海，沿途的田野更加丰饒，村庄更加美丽。只見挺拔巍偉的紅棉树，复盖着村中的小楼；只見結实累累的木瓜树和綠伞似的棕櫚树，上衬白云縷縷的天空，下衬黃金的稻田和閃光的溪流。景色十分清新。

在汽車的奔馳中，远远出現一带灰蒼蒼的山巒，有鷹在盘旋。正如人們的經驗：悶絕无風的大气中蘊藏着暴雨。而我們在海边生活过的人，却知道靜寂的山后有大海的濤声。

出了山口，果眞是一望无际的連天大海，碧濤抖蕩，白浪滔滔。呵，南海，你曾經是我儿时的搖籃！現在，我一听見你呼喚的濤声，有如远游归来的儿子，狂喜地摘下帽子，重新承受你海風的愛撫，而且解开衣扣，袒露胸怀，又一次让你用浪珠水沫湿潤。

虽然我到的地方不是故乡，但只要是南海边，我就感到像回到了故乡一样的溫暖和亲切。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香洲魚港。这里有造船厂，有魚类罐头厂，有蠔油厂。从脚底下的貝壳和隨处可見的海螺看来，显然，这是剛在海滩上兴起的一座漁业新城。以往，这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漁村，天涯海角，穷僻荒凉。即使到了今天，也还可以发現一些漁民过去居住的草舍，上面牵挂破漁网，防海風揭頂，慘淡栖息。可是現在，新城的楼房重重迭迭，剛开辟的漁民新村，紅瓦黃墻，座落湛藍的海边，分外鮮明。

我站在海岸上，背靠新城，面向大海，久久地眺望着海面。海濤拍岸，浪珠濺湿我的褲脚；咸腥的海風，給我以无限清新的感觉。

魚港，左右两山伸出海面，像双臂拥抱海洋。在两山之間，几公里长的防風堤，像条銀蛇浮游在碧波上。港內，舰艇纵横，白帆映日。飞船走舸給藍色的海面画出一条条白花花的水綫。

我喜欢极目远眺多变的大海。季候不同，天气各異，早、中、晚，阴、晴、風、雨，大海呈現着各种姿态，变化着各种顏色。黑

黝——翻滚；墨綠——潜流；发白——奔腾。而眼前，海，变得温柔恬静，展現在太阳下的，是无边的碧藍。

白云朵朵的海空复盖着碧藍的海面，像袒露着胸膛，誘人出海。

于是我乘一艘炮艇出航。海軍战士的帽带在迎着海風飄动，炮筒和高射机枪在海空下閃光。这些海軍战士都是漁民之子，他們忠勇地保卫着祖国的領海，也保卫着自己的漁乡。

炮艇穿过一个个紅色浮标，駛出防風堤的缺口，然后，突然加大航速，向远海冲进。

炮艇飞空掠海地破浪航行，铁甲艇头，刺破碧波，分开一条水路奋勇前进。被激起的层层海濤带着銀白的浪花掠过船舷，然后在艇尾汇合汹涌的波濤，留下一条閃光的水带，水带扩大到远处海面上，泛起万頃波光。

忽然一片片帆影出現在远接天际的烟波上，帆影輕輕地游移着，閃着点点白光，那是我們出海捕魚的机帆船。这一支船队，那一支船队，越来越多，像一群群海鷗自由地在天海間翱翔。我回想幼年时，一只破魚船加上一張破魚网，在海上随風漂流，逐浪浮沉的苦况。而現在，这些年輕一代的漁民，却成了海的驕子。

炮艇在海上兴風作浪地遨游。在这一带海面上，大小有百多个島屿。小的远望像出水的海礁；大的上面有綠树，有房屋。房屋和綠树在阳光下倒影海中，透剔玲瓏，像水晶宫。

出海归来，当我上陆重新漫步香洲魚港的时候，猛一抬头，发現魚港靠背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烈士陵园。山形像雄獅，一問，果眞叫做獅子山。烈士陵园的石牌坊上，金字輝煌，仔細一

看，原来是叶劍英元帅的亲笔題字。

一九二三年，在那黑暗而艰苦的岁月里，叶劍英元帅在这一带漁村进行过武装活动。反动派軍队突然襲来，火星剛剛閃現，就被黑浪扑灭。觉醒了的战士不肯赴海逃生，却英勇不屈地战死于枪烟炮火中。

烈士們的拋头顱，洒鮮血，舍身成仁，是为了給我們这一代爭取生活的自主、做人的尊严。

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烈士塔高踞獅子山，面临大海。烈士們的碧血化为海濤，听，日夜的濤声在傾訴着烈士的情怀，風吼海嘯在高歌着烈士們的永生！

城在白楊深处

袁　鷹

藍緞子似的伊犁河水呵，
你两岸有多少株新栽的白楊？
像百灵鳥一样的馬达鈴琴呵，
你琴弦里注入了多少欢乐？

在新疆，当远方来的客人称贊起一株挺拔秀丽的白楊树的風姿的时候，当地的同志常常好心地糾正："这还不算什么。你到伊犁去，就会看到那才眞是一座白楊城。"

尽管对伊犁的白楊树已經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准备，但当一旦身临其境，我們仍然感到一陣惊奇和欣喜，旣在意中，又在意外。

那天下午，我們从風色宛似江南的伊犁河谷进入伊宁市，首先吸引住我們的，不是馬上的哈薩克騎手，不是冬不拉的弦声，也不是馬路两旁淙淙的渠水，而是那一行行一排排的綠色巨人，整整齐齐、高高大大、郁郁葱葱的鈷天楊。

它們威武地站列路旁，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每株都有几十米吧，笔直地聳入高空，把藍天划成条条块块。長得那么凝

重，几十年的風霜雨雪，不曾使它們有过分毫的屈曲；靠得又是那么緊密，一株挨着一株，誰也不能叫它們分开。青白色的树干，泛着一层淡淡薄薄的銀光，繁茂的枝叶上却蕩漾着翡翠般的嫩綠，牵牵連連，結成长长的碧玉屏風，把远远近近的俄罗斯風格的楼房、伊斯兰教礼拜寺伞盖形的尖頂和人家庭院里濃密的果园，一齐遮住。

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南宋詞人姜夔在合肥見滿城楊柳，西風夕起，騷騷然作秋声，譜了一曲《凄凉犯》，首句是"綠楊巷陌秋風起，边城一片离索"。当时金兵压境，国土日蹙，連江淮腹地的合肥都被看作是"边城"，当然綠楊騷騷也就全是凄凉情味了。在长夜漫漫的岁月里，蕭蕭的白楊树带給伊犁各族人民的，何尝不是凄凉呢？从清朝的伊犁将軍到国民党的地方軍閥，殘酷的阶級迫害和民族压迫使伊宁城充溢着愁云慘雾，使伊犁河日夜嗚咽，富饒的土地上洒滿了劳动人民的眼泪。然而，"蕭瑟西風今又是，换了人間。"古代詩人对白楊的描写和情怀，和今天的伊宁却沒有任何联系。一样是边城，一样是綠楊巷陌，一样是秋風，伊宁給人們的感觉，再沒有半点凄凉，一分离索，而是无限的丰盈，无限的生机，无限的嫵媚多姿，无限的詩情画意。

白楊树籠罩着的，是新的工厂，新的建筑，新的学校，新的居民点，新的街道，是作为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首府的新的伊宁市。

秋天的清晨，我們在斯大林大街上散步。斯大林大街是連結着伊宁的新城和旧城的主要街道。它的路面很宽广，使人想像到节日的繁华：在白楊树下，滔滔不絕地流过欢乐的人潮。头戴綉花小帽、身穿大花裙子的是維吾尔族姑娘，脚蹬长統靴、獵

悍又潇洒的是哈薩克族騎士，在綠长袍上系着腰带的是蒙古族牧民，在白衬衫上綉着彩色花边的是塔塔尔族小伙子，……那些衣衫的色彩，眞是要多鮮艳有多鮮艳：像金子一样的金黃，像石榴花一样的鮮紅，像湖水一样的藍，像春草一样的綠，像葡萄一样的紫；再加上冬不拉、彈甫尔和手風琴，伴着年青人纵情的歌声，把斯大林大街装点得五彩繽紛，有声有色。可惜我們来迟几天，錯过了国庆節，也錯过了庫尔邦节，沒有能赶上那热鬧的場面。

今天，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淸靜的早晨。阳光剛从天山的群峰上升起，透过白楊树的細枝，洒在寬闊的路面上，印下一行行規則的影子。一夜西風，最早的黃叶才开始悄悄地往下落。

三位姑娘亲昵地并肩走过来，用維語談着話。一个是維族，一个是汉族，第三个呢，一时辨别不出。也許是烏兹别克族，也許是塔吉克族。本来，是可以从姑娘們的服装和衣飾上认出来的，可是她們現在穿的全是普通的上衣和裙子，伊犁女工們最时行的打扮。我們猜想，她們也許是同事，又是邻居，正趁着朝阳上毛紡厂、被服厂或者皮革厂去。是的，昨天，就在有六十年历史的皮革厂靴鞋車間里，我們不是就遇見許多民族妇女的制鞋能手嗎？

几辆空着的馬車从北头迤邐而来，直向伊犁河岸駛去。这是伊犁地区最常見的輕便的馬車，人們管它叫“六根棍”。这“六根棍”，可别小看它，在伊犁河的渡船上，我們就見过不少六根棍絡繹不絕地把一車車粮食从南岸被叫作粮仓的察布查尔錫伯族自治县拉过河来，再轉运到汽車站，装上开往烏魯木齐的大卡車。

伊宁的新的一天开始了。长途公共汽車已經开出市区，在伊犁河谷的公路上奔馳；工厂的汽笛在长鳴；渡口的大木船正在解纜，对岸已經等着一串車馬行人；牛奶店卸下木板窗，准备迎接最早来到的主妇；孩子們三五成群上学校去，虽然是不同民族，却是齐声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生产建設兵团农場的职工們做完了早操，正准备下地收最后一批馬鈴薯，机耕队的性急的小伙子已經发动拖拉机的馬达，端詳着无边的沃土，准备为明年的大丰收催动征鞍了。秀丽的白楊城呵，在清晨特别显得那么活跃。

从斯大林大街走过去不远，就是林木参天的西公园。在白楊林里，有一九四四年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反抗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武装起义的領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几位烈士的陵墓。逢年过节，人們在西公园开庆祝会、唱歌跳舞，总要到墓前凭吊。血火紛飞的日子过去了，可是人們怎能忘記那战斗的年代呢？怎能忘記当年作为三区起义司令台的伊宁的光輝业績呢？伊犁的許多同志，都能从今天的工厂或者学校的身旁，分明地指出哪条街曾經发生剧烈的爭夺战，哪座楼曾經是起义領导人的办公室和民族解放軍的指揮所，哪儿又曾經是盛世才匪帮的监獄和杀人場。十七年过去了，伊犁河水日夜在流，街道上的渠水日夜在流，当年的白楊幼苗已經长成参天的大树，向后代叙說着伊犁的过去、現在和未来。

伊宁城大街小巷的路旁，都有两条水渠，它們从天山上来，到伊犁河去。虽是在城市里流，从人家門口走过，可是清清亮亮，明凈之至。“問渠那得清如許，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們供給滿城居民日常用水，也为滿城树木花草带来取之不尽的滋养，这就使伊宁城的白楊树越栽越多、越长越美了。

川藏高原两座城

方　　赫

跑馬溜溜的城

跑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喲；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呵！
…………………

——《康定情歌》

在銀幕上，在舞台上，在电視屏上，在演奏厅里，我曾不止一次听見这支优美的歌曲，为它那质朴的內容和濃厚的民謠風所深深陶醉。它已經成为一支在国际間流行的歌曲。想起它，就使我想起康定城。

康定，它是康藏高原上的一朵花，是一座用民歌装扮起来的城市。

可是，我知道康定，远远在听到这支歌儿以前。小时候，它就以神話的面貌进入我的記忆。父亲告訴我：康定，也就是打箭

炉。当初，諸葛亮“討伐南蛮”，曾令部将郭达在山上造炉打箭。据說：至今康定城东北的郭达山上，还盖有郭达将軍的庙，还留有一支当时制造的箭。所謂箭，不过是一根铁柱，下端深深插入岩縫，推之可动，拔之不出，要說它不是箭，也未始不可。其实，就連整个打箭炉的說法，也未必可靠。一位熟悉康定掌故的老先生說：打箭炉，实际是藏語“达折渚”的音譯。达即达渠，渠意为河，意指发源于城南折多山的一条河；渚是汇流之意，两条河流到康定就汇聚在一起了，由于讀音的轉化，达折渚也就变成了打箭炉。至于郭达山上供奉的那个神像，也并非什么郭达将軍，不过是一个出身铁匠的护法神罢了，也許正因他干过这門手艺，才产生了这么个有趣味的附会吧！

然而，人們爱康定，不在于它那傳奇的名字，却在于它那“跑馬溜溜的山”和“端端溜溜的云”。跑馬山，在康定城南，山势平順，上有一喇嘛庙。庙的周圍，綠柳环繞，配上藍藍的天，飄忽的云，眞是相映成趣。特别是康定城的海拔較內地为高，空气稀薄，很少积云，因而藍天显得更高，更开闊；白云显得更亮，更松軟，仿佛洁白輕柔的哈达，飄向这个山头，又飄向那个山头。这时，你才会眞正感到“一朵溜溜的云”那种微妙的境界。

跑馬山，不消說該是跑馬的好地方了。但实际上，壩子很小，是跑不开馬的。它被賜予这么个响亮的名号，也有一段美丽的傳聞。

六百多年以前，康定还沒有土司統治。明正土司的先祖，那时也还是个猎人。一天，他和同伴去邓掩山打猎，晚上宿在山腰岩洞，睡至半夜，忽被鼓乐之声惊醒。但見天上紅光四射，彩云飄飞，亮晶晶的月色，照得四周如同白昼。他惊得不敢出声，

又見从山頂的七个彩色海子里，各走出一位美貌仙女，身穿鮮艳夺目的錦衣。她們来到草坡上，就揮动长袖，跳起舞来。舞姿絕妙，是凡間看不到的；曲調优美，是人世所听不到的。他即暗中把这些舞姿和曲調記下来，以后，編成了一本歌舞集。他的后人把这书珍藏起来，只让被他家管轄的四十八家鍋庄娃学习。每年，旧历五月十三日的黎明，土司就率領着所轄的四十八家鍋庄娃，来到山上。念誦經文，吹响嗩吶，燒着柏烟，祭祀天神和七位仙女及土司的祖先。接着，就叫鍋庄娃跳鍋庄。末了，举行賽馬，获胜的免支烏拉一年，并且发給奖品；失敗的，便叫群众把糌粑打在他头上，說是打了糌粑后，三年不交好运。从此，邓拖山就叫跑馬山。这种歌舞，就是如今盛行的鍋庄。

跑馬的习俗，相沿至今，只是不在五月十三日，而改在四月初八了。这一天，是佛祖的生日，在汉族地区，是嫁毛虫、办放生会的时节；在康定，也要举办群众性的节日活动，名字叫作“轉山会”。四月，正是風和日丽，春意盎然的季节。这个时候去轉山，勿宁說是春游，或是踏青，犹如成都人所說的“赶花会”。人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小溪边，在柳林里，架起帳棚，熬起酥油茶，尽情地游乐。长輩們互道“扎喜得勒”（吉祥如意），共祝庄稼丰收；年青人則引吭高歌，跳起弦子。新生活的全部愉快，都溶汇在节日的欢乐里，小小的跑馬山，哪里盛得下全城的喜悅呢？于是，金剛寺以及附近的山头，都挤滿了幸福的人群。

康定，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也是一座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城市。

城里，有高达三层装飾着鍍金宝頂的喇嘛庙，有竪立着蟠龙灯杆的关帝宫，也有挂着阿拉伯文匾額的清眞寺。河水通过一些小阳沟，流进大街，穿过城市，几乎每一家住戶門前，都有涓涓

的細流。汉族、藏族和回族的居民和睦地在沟中挑水、淘菜、洗衣；細小的水珠飞溅起来，把空气也潤湿了，走在街上，令人感到胸臆舒暢，神清气爽。

說起水，不能不使我怀念位于二道桥的溫泉。它是天然的疗养所。藏族同胞由于生活条件的不同，比較容易患皮肤病，而溫泉浴对于皮肤病的清洁，却是具有奇效的，源于达泡山的河水从浴室窗外流过，窗外水冷，窗內水热，一墙之隔，两样情景，岂不是自然界的奇观么！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上奇妙的溫泉还多吶！在新西兰島上，有的溫泉水热到沸点以上，說是"燙泉"，不为过分。这样高溫的水，当然不能入浴，但是，它能起炉灶的作用。旅行者常常不需要劈柴生火，只消把食物放在一个铁絲网籃里，再把网籃垂入水中，須臾之間，便可以吃到美味的熟食。我們祖国，土地如此寬闊，山岭重叠，河川纵横，比这更美妙的溫泉更是不及胜数的。

对于康定城，要說有什么不足之处，或許是城周圍适宜种植的土地少了点。二郎山，貢噶山和折多山的余峰，把康定城团团圍住，沒有留給它多少平坦的沃壤。但是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全党全民，协力行动，沒有土地，要叫它让出土地；沒有粮食，要叫它长出粮食。人們就到那山坡背、河坎边、沙滩上，垒石面土，找縫插針，每一寸空地都栽上了蔬菜。放眼一看，綠油油充滿生机，想像中的荒山秃岭，草枯叶黃的旧景，早已不复存在。认眞說：高原的土地也从来不是瘦瘠的。那种认为高寒地带不能种植作物的論調，在这儿也遭到破产。甘孜地区的駐軍，就曾种出过几斤重一个的洋芋和蘿卜。从北方来的同志說：凡是雁門关外能种的作物，这儿都能种。我

想：这不仅是气溫的相似，土壤的肥沃是最重要的。

这里，有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呵！

洁白而美丽的城

出康定城南不远，巍峨的雪山迎面矗立，这就是海拔四千多公尺的折多山。折，藏語意为鬼，折多就是鬼多。从前，藏胞过山，沿途都要跪拜誦經，祈禱平安，馬尼堆[①]到处都是。公路修成后，再也沒有人搞这一套，似乎鬼怪神灵也被汽笛声吓跑了。由这里轉西行，經过道孚、鑪霍等县，即到达自治州北部重鎮——甘孜。

甘孜，藏語的涵意为“洁白而美丽”。几个字，准确地勾画出了甘孜的自然風貌。甘孜城拔海四三七四米，如果說站在康定，好比站在成都的天上；那么，站在甘孜，又好比站在康定的城上，城已够高，西北方的雪山又屹然高聳，峰頂直戳藍天，犹如一座精工的銀雕鑲嵌在蔚藍的屏風上。雄偉的甘孜喇嘛庙，傍山修筑，屋宇重重，那雕塑的法輪、青羊和宝頂，全是鍍了金的。每当丽日晴空，雪山、嬌阳和寺庙，彼此輝映，金星閃耀，霞光四射，映得整个城市都更加明亮起来。洁白，也許是指的这副画面吧！同时，甘孜不像康定那样被封鎖在峽谷中，而是座落在一块小平壩上，清澈的雅礱江傍着它的身旁流过。高大的钻天楊，像特别得到寵幸似的，长得枝繁叶茂，一行一排，成块成团，一配上綠絨毯似的草壩，藍色、紫色的繁星样的小花，几灣細流，潺潺水声，犹

① 馬尼堆，指刻有經文的石块堆。

似平原的綺丽景色。說它美丽，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洁白而美丽的城市，高原的甘孜人，值得为自己的城市自豪！

甘孜城不大，分老街和新街两部分。老街是环繞甘孜喇嘛庙建成的，依山而下，重重叠叠，滿是泥木結构的平頂房。甘孜喇嘛庙是最大的喇嘛庙之一，极盛时有二千四百多个喇嘛，庙产分屬礼孔、麻苏两家大土司所有。如今，当然都归还人民了。老街保持着古朴的市街風貌和濃厚的藏族情調，也充溢着宗教色彩。每一家藏胞的住房門前，都挂着刻有經文的石片，三层楼頂，都竖立着纏滿經旗的經杆。但是，除了对菩薩的虔誠信仰而外，更显示出他們对党和对生活的热爱。很多人家的墙壁上，都挂上了毛主席的像；雕花的木窗，漆得紅紅綠綠，挂上花色好看的窗帘；窗台上，摆着一排排盆景。虽然，所謂盆，不过是些破瓦罐、洋铁桶或者罐头盒，但盛开的花，却是百般艳丽，芳香四溢，和勤劳的藏胞的心一样，是那样渾厚、质朴而又热情！

站在老街街头，可以看見来自各个地区的藏胞。他們那奇特的衣著，瑰丽的裝飾，表現出他們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和对自然美的鉴賞力。你看，一个驃悍的藏族青年，佩腰刀，背长枪，騎駿馬，疾馳而过。他那沒有理过的黑发，长而卷曲地披撒在肩头，骨质耳环在耳垂上搖摆，配上那袒露在烈日下的古銅色的臂膊，仿佛是欧洲中世紀的騎士。当然，两者之間是不能眞正相比的：騎士，多半是为貴族效劳的公子哥儿；而他們，却是捍卫祖国边境的无敌民兵。你看：一位健壮的藏族妇女，吆喝着牦牛緩緩走来。她那紅潤潤的臉龐上，早已沒有了由于塗抹酥油染下的黑迹；內地运去的潤肤油脂，帮助她們抗住了高原寒風的吹刮，保

护住了两頰的丰腴。她們显得更美，显得更富于逐水草而居的韵味。特别是她們那梳編成无数根的細发辮，成片地披复在脑后，发下端佩带的銀飾，随步履的移动而叮当作响，远远看去，像一副綴着銀片，閃閃发光的絲綢头巾，别有它的动人之处，无怪乎弦子調中有这样的詩句："不要以为我沒有漂亮的头巾，那黑亮輕軟的发辮，不正是漂亮的头巾嗎？"看一看，想一想，才能深深体会它那无限美妙的意境。沒有仔細地观察生活，怎会有这样独特的感受！怎会写出这样优美的詩句！藏族，也是一个詩的民族呵！

老街的街巷是狹窄的，路面不平，也欠干淨。但每一位藏胞，却都是精神抖擻，心情愉快，随着民主改革斗爭的胜利，随着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摧毀，他們已从苦难的深淵中活了出来。他們的心中，有一条寬闊的道路，通向更美好的将来。現在，他們正用曾为农奴主干活的双手，建設嶄新的甘孜。一幢幢楼房，掩映在綠蔭中，紅磚灰瓦，更衬出雪山的銀白；纵横对峙，更显示出城市的雄偉气概。当初，作为孔撒、麻苏两大土司游乐的两座林卡，也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一座做了兵站，一座做了軍医院。每逢这些单位演戏或放电影，半个县城的人，一齐都来到这儿，同声一笑，共享欢娱，好一副軍民团結、民族团結的盛景！

汉藏民族的团結，有久远的历史，到处都留下表彰这种团結牢不可破的胜迹。甘孜城南有一座寺庙，名叫"汉人寺"，高聳的木梁泥頂上，屹立着一座楼閣。論建筑風格，它揉合了汉藏人民建筑艺术的特点。傳說：文成公主远去西藏，和藏王松贊干布完婚，曾路过这儿。藏胞怀念文成公主，便在她搭帳蓬过夜的地方，盖起了这座寺庙。川藏綫上，这一类傳說是很多的。康定城

有一座桥，取名"公主桥"，为什么？也是說文成公主去西藏时，从这座桥上走过。按照史实，文成公主不是經四川而是經青海入藏的，但这样的差異，有什么关系呢？人們不打算去考究事实的眞伪，他們景仰文成公主，热爱文成公主，願意把文成公主的名字和故乡的名山胜水融在一起，让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为两大民族的休戚与共的美好情誼尽一分力。想想看，汉藏人民的至亲之情多么深厚！汉藏民族的团結多么紧密！

然而，甘孜的美丽，除了洁白，更在于它还浸染过革命的鲜艳色彩。一九三五年，长征的中国工农紅軍，在这儿建立了"博巴政府"。年长的居民还能給你指出：哪儿是那时軍民联欢的广場，哪儿是那时博巴政府的地址，作为博巴政府旧址的孔撒土司官邸，虽只剩下几堵頹垣，但紅軍的英雄形象，却栩栩如生地永远刻印在藏胞的心里。

当年的紅軍，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的也不少。解放后，他們有的参加了解放軍，去到西藏等地工作；有的轉入了农业生产，在农业合作社里担当着重要的职务。他們大多是內地人，但都深深地爱上了高原，在高原安了家，养育了儿女。是他們，最早在汉藏民族間，播下革命友誼的种子；也是他們，继續在为汉藏民族的亲密团結，貢献出毕生精力。高原上的老紅軍，我向你們致敬！

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格达活佛，就是甘孜白利寺的喇嘛。白利寺，在甘孜城西三十里，依山面水，雅礱江緩緩流过庙前。现在，庙里还保存着格达活佛的許多遺物，供群众参观。

格达活佛为人正直，具有爱国思想。紅軍来时，他和其他爱国者組織了支援委員会，供应口粮，协助运輸；紅軍走后，他又收

容伤病員，悉心治疗痊愈后，又送他們北上。此外，他还編写了許多弦子詞，宣傳民族团結和热爱祖国的进步思想。他自己也非常怀念紅軍，盼望紅軍早早轉来。一九三七年冬天，他到了成都，在街头的书摊上，忽然看見一張年画。他认出了画上的朱总司令，于是，喜不自胜，馬上把这張画买了回去。据說：直到現在，这張《第八路軍山西奋战图》的年画，还貼在他的臥室里。

一九五〇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格达活佛要去拉薩，誰知走到昌都，就被英帝国主义特务福特所杀害。英帝国主义以为这样，可以阻遏住我們解放自己的領土——西藏。他們的算盘終归是打錯了，格达活佛的血洗亮了藏胞的眼睛。从此，他們更加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为建設新的康藏而献出全副精力。每年春天，当布谷鳥忙于催耕的时候，人們便跳起格达弦子，唱起爱国歌曲，来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爱国者。

川藏綫上，美丽的城市是很多的。康定、甘孜，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这样美好的地方，帝国主义垂涎已久。近百年来，侵入西藏的英帝国主义，曾几次想把它的魔爪伸到金沙江以东地区。但是，格薩尔王[①]的子孙——英雄的藏族同胞，是不会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屈服的。一九〇五年四月，当西藏地方的藏胞在奋勇抗击英国侵略者时，金沙江畔的巴糖城（現仍屬甘孜自治州），曾掀起了著名的“巴糖事件”。爱国的藏汉人民联合起来，捣毁了为非作歹的外国教会的房屋，打死了傳教士及个别执行媚外政策的清廷官吏。这一运动获得云南西北各地藏胞的积极响应，有力地支援了西藏地方藏胞的爱国反帝斗爭，使得英帝国主义

---

① 格薩尔王，傳說中的古代藏族人民的英雄。

不得不收斂起它那張牙舞爪的模样，另玩起一套談判的把戏。

經历过反帝斗爭鍛炼的藏族同胞，在建立博巴政府时期，又接受了紅軍傳播的革命思想影响。解放以后，通过偉大的民主改革，他們从奴隶一跃而为生活的主人，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更加亲密地和全国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他們像一座座巍峨的雪山，屹立在漫长的西南国境綫上。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分子，如果敢于把貪馋的猪嘴伸进来，那么，雪山上的滚石将把它的脑袋砸得粉碎！

1961年8月20日追記

芒市風情

李 鉴 尧

汽車輕快地在公路上奔馳着。竹籬、农舍、垂楊，沙洲寻食的白鷺，藍天飞翔的鴿群，村道上晚归的牛羊，井台边汲水的少女……，在眼前一閃而过。这一路上农村的情調和我的家乡多么相像呵！看到充滿故乡情調的景物，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生活里，多么想抓住这一幅幅恬靜的風俗画，尽情地欣賞个够。然而不行，它們很快地在車后去远了，去远了。

滇西道上的景色多么敎人留連，恨不能要汽車开得慢一些，甚至想停車坐看蒼山洱海的秀色，或者站立在天子庙坡前眺望横断的山脉的云海奇观。但是，就像看慣了同一風格的作品，想看看另一派艺术風格的創造一样，感到眼前的景物虽然迷人，还是屬于淡墨山水一类，从小生长在山乡，已經看得多了。因此，我又恨不能要汽車开得快一些，好让我尽快地看到大自然的多样的艺术流派。我是要到芒市去。說来眞有些不可思議，我还沒有到过那个地方，总觉得那里的亚熱带風光一定別具特色，引人入胜。

"心急馬行迟"，起初，我有些責怪車行太慢，怎么老是在群山之間轉来轉去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那重叠的青山之外呢？

但不一会儿，就被車窗外瞬息万变的奇峰異谷吸引住了。汽車轉一弯是一样景色，倒一拐又別开天地；有时觉得前面的峋嶙巉岩直向車頂压来；一霎时，扑面而来的山岩却又早已从車旁飞过。有时汽車开足馬力向笔直的陡坡冲去，你以为快到山頂了，可是一轉眼，我們又飞馳到两峰对峙的峽谷之中。有时明明看見前面一座山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以为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一忽儿，那前面的山峰已經让到我們的后面去了，远远的又見另一座高山站立在路边。有时候，我們靠着半边悬岩奔駛，側眼一看，数步之外就是千丈深谷，江流咆哮，叫你惊心动魄。可是片刻之后，車子开到了长滿蒼松翠柏的山坡上，又觉得濃蔭遮道，凉風輕柔，另是一种境界。山，山，数不完的山，峰迴路轉，山外青山。这座山像插天利劍，那一座山像玉柱撑天，另一座山像一位庄严的老人，佇立天表，俯視大地，再一座山又像一位嬌羞的少女，用白云作紗巾，遮住美丽的面顏。这边看，远山連綿不断，恰似一条长龙飞向天边；那边看，群山重叠，层峰累累，尤如海濤奔騰，巨浪排空。就是山的色彩也不一样，有的碧藍，有的青蒼，有的灰褐，有的暗紫，有的寸草不生，有的周身披綠，有的滿山松林，有的紅花遍地。群山的風格也好像各有不同，有的雄奇，有的俊逸，有的清幽，有的渾厚，有的在阳光下气势逼人，有的在雾靄中隐約飄渺。它們各有各的气质和性格，叫你敬畏，叫你留連，叫你爱慕，叫你傾倒。行車在云南的万山从中，把群山互相比較起来看，彼此陪衬起来看，看見每一座山都有各自的特色，不具一格，觉着它們似乎也有生命，也有思想，在我說来还是第一次呢。是的，不知平地，那知高山，不見群山，那見高峰，我好像从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想不到在未到芒市之前，先有了这一番情趣。

"到了南天門，伸手摸着云"，我們終于爬到了这一段山路的最高点了。只見汽車的前窗上現出一派藍天，天空越来越寬闊，頓觉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芒市壩已經在眼底了。放眼量風物，忽然感到山也变了，水也变了，树也变了，大地的色彩完全变了。山是綠的，水是綠的，树是綠的，整个大地一片碧綠。是先看山，先看水，还是先看那些亚热带的树木？眼睛一时忙不过来，凭着直感，心中閃出第一个印象，芒市是祖国的一顆綠宝石。我們从南天門飞馳而下，漸漸馳进壩子的中央，这时才看出远山、近水、树林、竹丛、田疇、小草的綠色，层次各有不同。有的綠得耀眼，有的綠得像要滴出水来！成年的树叶，綠得发黑，像墨玉一样。抒卷的芭蕉新叶，却像綠蜡做成，嬌嫩的吹彈得破。田野里的禾苗則又是另外一种綠色，介乎鵝黃与嫩綠之間，到底是鵝黃还是嫩綠，叫你无法辨认。那不知名的小草，簡直就像翡翠鳥的羽毛；亭亭的榕树的叶片，疑是藍田美玉雕琢而成，滋潤而又閃光。……綠，这个色彩的称謂，在这里是千变万化的，甚至在同一棵树上、同一枝干上的每片叶子的綠色也是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的綠色互相輝映，就越发变化无穷了。那山，那水，那树，那竹丛小草，經过夕阳的胭脂一染，本就是变幻无穷的色彩，就更加神奇莫测了，叫你分不清哪是山的本色，哪是水的本色，哪是竹丛的本色来。只觉得这个綠色的世界，成了一个五彩繽紛的渾然諧和的統一体，絕不能只用一个籠統的綠字来概括它。而对着这美妙的大自然的画卷，只好自愧詞句的貧乏了。我曾經見过許多丹青名手所描繪的生命的綠色，却尙未見过眼前的綠色上过画卷。我曾經到过杂花生树、群鶯乱飞的江南，但无法說出"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和眼前的綠誰更鮮明夺目一些。也許应

該說它們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格調，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芒市一开始就以它独特的風姿把我吸引住了。

到了芒市以后，无論走到哪里，处处都感到有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在跳动。这里的每一种植物，每一片叶子都在自由地、姿意地吸取祖国的阳光、水分和土壤的营养，就好像它們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抽枝、发芽、吐穗、結实似的。特别是那些高高的大青树，你看它伸开臂膀，抒展开每一片叶子，让亚热带的驕阳热烈地亲吻着，它并沒有辜負大自然对它的爱撫。人們說它的树有多大多高，根就有多寬多深，但是它好像意識到要供給全身丰富的营养，单靠阳光的爱撫还不够，它还要更多的根子吸取大地的乳汁。它本来已經有很多的根子了，似乎还嫌不够深入，还从树干上长出长长的气根，像嬰儿的臍带一样，根根从上而下地扎入大地的深处，要吸取大地母亲的更多的养分。我們看着它那高大的身軀，鋪天盖地的枝叶，并沒有头重脚輕根底淺的感觉，相反，当你看到任何一株大青树的时候，都会相信它还要繁荣茂盛，它还可以长得更高更大，它有无穷的力量，頂得住再大的風雨。这里的田野也格外显得生气蓬勃，在那藍色的天宇复盖之下，綠色的青山屏障之中，一块块整齐的稻田，像是用綠色的积木拼成的，它們請茂林修竹陪伴，用芭蕉的新綠点綴，在那些纵横交錯的阡陌上，还开滿了各色各样的野花。你与其說这是一块块稻田，倒不如說是一个个大花圃。我还很少見过这样丰饒的庄稼，那枝头的粒粒黄金，每一粒都像是大地母亲用慜足了的乳水喂出来的。其实用丰饒两个字是远不足以形容的，这需要用它的主人嚐新时的笑声来体現，用收割时傣族姑娘在竹楼上梳妆打扮的心情来表达。小时候讀《黃崗竹楼記》，知道了“黃崗之地多

竹，大者如椽”，但这里的竹子，大者岂止如椽，簡直可以做梁做柱呢！但凡提到竹子，人們往往会联想到瀟洒高洁的形象，联想到明月清風的境界，甚至会联想到林黛玉住的瀟湘館外，那風吹竹子的凄楚的声音，对于竹子，在过去的騷人墨客的笔下，也常常是只写那么两三杆，好像竹子成丛成林就索然无味似的。可是，在芒市看到的竹子，却不会引起你以上的联想，这里的竹子很随和，房前屋后，河边上，林道旁到处皆是，絕不是什么超凡脫俗一尘不染的东西；它給芒市的風光平添了多少特色，但又不仅是为了装的濃蔭才生长在这里，它同时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之物，人們用它筑路修桥、起房盖屋、編筐做簍，傣族人民更喜爱吃它肥嫩的鮮笋，倒好像它是专門为了替傣族人民服务才到处长似的。这里的竹子，不能套用苗条的詞汇来描繪，它們并不苗条，倒很茁壮；它們翁郁葳蕤，表現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好像不宜在清風月下看，倒适合在晴天赤日下观，它給人的是另一种美。可以說，对于这一类竹子的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改变了我对于竹子的印象，同时也改变了由竹子而引起的想像。这里的人們告訴我：你要找村寨人家，就朝着有竹林的地方走。的确，在这里，哪一个地方的竹林最多最茂盛，哪里的村寨人家也最稠密。竹林成了家家戶戶的天然綠色圍墙，竹林深处有人家，家家的庭院里差不多都有豆棚瓜架，看着那綠蔭复盖的小竹楼，就会自然地牵动你滿怀的激情，想在这里安家落戶，和竹楼的主人一起把美好的边疆打扮得更加美丽。

我喜爱亚热带驕阳爱撫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也爱黃昏的夜色，芒市的夜是多彩的、甜蜜的。夕阳下山了，万道晚霞抹紅了整个西天，那淡青色的天空，你說它用胭脂抹过，似乎还

不恰切；那粉紅的、金黄的、橘紅的云块，你說它像珊瑚，像瑪瑙，像琥珀？也不准确。你剛剛找到一个比較合适的比喻来形容它，它已經变得比你想像的东西更加美丽了。芒市黄昏的天色是倏忽多变的，在傾刻之間，絢丽多彩的天空，就变成淡灰色了，远山的輪廓也漸漸淡了，更淡了。村寨里升起的梟梟炊烟，与夜雾融合在一起了。傣族人的小窗口反映出嫣紅的厨火，紡織娘开始在村道旁的竹丛中細吟細唱，青蛙无休止地在水田中打鼓。一天的余热散了，田塍边上的艾蒿，人家园子里熟透了的菠蘿和芭蕉，在清亮的夜空气中，散发醉人的甜香。这时候，小伙子們和姑娘們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靜了，他們在朦朧的夜色中，在大青树下，在紡車旁边，用傳統的詩一般的語言，傾吐着彼此的爱慕和理想。芒市的夜是恬靜的，然而又是有声的，它是用恋人的低語，虫声的細吟，小溪的潺潺和树梢的晚風組成的，这支輕柔的田园交响曲一直彈奏到天明。

我爱芒市的夜色，我更爱芒市的早晨。有一天清早我从三台山回来，漫天的晨雾籠罩着芒市，这顆綠色的宝石，像是被一床松軟的雪白的絲絮包裹着，我們在濃雾中穿行，听得見周圍的鸡鳴犬吠，听得見行人的笑語喧鬧，听得見田野里小河的汩汩流水声，可这一切都只是但聞其声，不見其形，眼前只見白茫茫一片，咫尺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恍如置身在飄渺的蓬萊仙境一般。濃雾漸漸淡了，这才感到旭日的光芒有些耀眼，一丛丛竹林的輪廓隐隐約約看得清了，那竹林深处的小竹楼依稀可以辨认了。晨雾像一团絲絮越撕越薄越淡，远山的面目也清晰了。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田野中像根銀色的带子，閃閃发光。朝阳越升越高，阳光越来越明亮，除了远处低洼的河谷里还留下几縷烟痕，漫天的

晨雾完全散了，路旁的禾苗上，小草上，芭蕉的叶片上滚动着乳白色的露珠，綠树青山格外的新鮮明淨，好像剛用水洗过一样。空气本就是透明的，可是这时候，好像感觉到它特别的明亮，就像无瑕的水晶一样。空气本是无味的，可是这时候你深深地吸它一口，就如同在炎夏喝了山間的泉水，清凉而又口甜。傣族人民一天战斗的生活从这时候开始了，村道上，阡陌間到处是出工的人群，小伙子們在身后系着一个小竹篓，在竹篓里别着砍刀，敞开衣襟，让朝阳吻着茁壮的胸膛，一个个生龙活虎，迈着急速的步子，走出寨口。姑娘們駕着一辆辆牛車与我們迎面而过，这种牛車的輪子特别大，車子的前轅上还装飾着一个木雕的振翅而飞的孔雀（有人又說是天鵝）。姑娘們吆喝着健壮的駝峰牛飞跑，銀鈴似的笑声撒滿村道，她們去远了，那感染人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久久迴蕩着。这时候我才看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另一种节奏，仿佛捉摸到了傣族人民生活的脉膊在突突地跳动着。是的，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生活图画呵，人們迎着朝阳，跨着振翅而飞的孔雀，在透明的空气里欢笑着前进！

說来也許有人不会相信呢，十年前，在这个地方流行着一支歌：“七月尾，八月头，蒿子开花鬼发愁；栽秧忙，病上床，秋后谷子黄，悶头摆子似虎狼。”那时候，这里是“千村薜蘿人遺失，万戶蕭疏鬼唱歌”的地方，眞是“綠水青山枉自多”呵！而今我来时，也正好是七月尾八月头，而我見到的是江山如画，人在画图中，人在画图中劳动，人在画图中欢笑。傣族人民早已把瘴气、毒蚊、土司、国民党、帝国主义从这个美丽的大花园中扫除干淨了，他們正迎着朝阳，騎着振翅而飞的孔雀，在透明的空气里欢笑着前进。

芒市的确是一个极富詩意的地方，我虽然不是詩人，但自从投入她的怀抱里，就一刻也不能平靜。其实，祖国的江山何处不嬌好，何处不充滿詩情画意？祖国的錦綉江山是千恣万态的，任何地方的一草一木都能扣动你的心弦，我爱江南的小桥流水，也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風光；我爱东海的点点渔舟，也爱鞍山的熊熊炉火；我爱万里秦川的良田美池，也爱珠穆朗瑪峰的皚皚白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芒市那高高的大青树的形象，那濃蔭深处的小竹楼还时常地勾我想思，入我梦境，一想起那装飾着孔雀的牛車，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赶車姑娘的銀鈴似的笑声，我的心就热得像是要溶化了似的。

难 老 泉

吴 伯 箫

当铺、錢号、窄軌道，已經随着土皇帝的复灭最后湮沒了；煤炭、汾酒、老醋，却在人民的生活里广泛散发着热力和芳香。山西是个宝地，太行山、吕梁山像两只巨大的膀臂从东西两面环抱着它；黄河、汾河像两条鲜血流注的动脉滋潤着它。谷物和矿藏显示着大地的富饒，抗日战爭的业蹟歌頌着人民的英勇。这里的高山、密林，城鎮、村落，哪里沒写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呢？二十几年前在游击队里跟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血肉感情，現在依然是熾热的。像回故乡一样，带着濃摯的怀想我們踏进了山西。

山西的省会太原，是一座古老的美丽的城市。滚滚的汾河从城西流过。东有东山，西有西山，北有卧虎，南有鸡籠，太原正好坐落在一个肥沃的盆地里。城里一片黑瓦房，密密匝匝，处处是高墙深巷，几进的庭院。不过比起解放后的新建設来，旧城显得太局促了。在宏偉的建設規模里，旧城只能算一个小小的角落。新建設中，不說別的，只城外一条寬闊的迎澤路，两旁就都是四层五层的高楼。迎澤路向西延伸，横跨汾河是一座十八个桥墩的迎澤桥，桥又寬又平，一直伸到西山脚下。这里矗立着多少厂矿的烟囱，濃烟弥漫，告訴人新兴的工业是多么发达；街街

巷巷熙来攘往的人群，有說有笑，呈現着一种繁荣的景象，欢乐的气氛。

过迎澤桥向南，沿西山山麓走五十里，是晋祠。在晋祠，我們訪問了“难老泉”。

“难老泉”，听听名字就給人一种年輕的感觉。不必看見，就仿佛已經看見了。那噴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潑潑的，青春常在的。在《滕王閣序》里王勃慨叹說，“馮唐易老，李广难封”，比較起来，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贊賞羨慕。

泉，論历史，实际倒是很老的。从地质考察，据說有两万万年或者三万万年呢。据文字記載，“难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晋国若是从“桐叶封弟”算起，到現在也該有三千多年了吧。“桐叶封弟”的故事，历史傳說是这样的：

> 西周初年，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大儿子姬誦还很小，就由周公姬旦扶助做了国君，就是成王。有一天，姬誦和弟弟叔虞在一块儿玩，他把一个桐叶剪成圭形，送給叔虞說：“我拿这封你吧。”叔虞把这件事告訴了周公，周公就問姬誦：“你要封叔虞嗎？”姬誦說：“我是跟弟弟說着玩的。”周公說：“天子无戏言。”于是姬誦就把叔虞封为唐的諸侯。
>
> 叔虞到了唐，发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領导人民改良农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漸安定富裕，就成为唐人爱戴的封建領主。
>
>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因为境內有晋水，就改国号为“晋”。山西簡称晋省，就是从这里来的。后人为了紀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祀奉他，这就是“晋祠”。

晋祠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水秀山明，風景是很幽

美的。郦道元的《水經注》記載："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看来晋祠在北魏以前就有了。当初也許規模并不很大，經过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閣、筑池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銘并序》碑；宋仁宗赵禎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邑姜修了宏偉壮丽的圣母殿，一代一代重修增建，現在已經成了一組祠庙建筑群。里边殿堂楼閣，亭台桥坊，足有三百多項名胜古迹。像"魚沼飞梁"、"蓮池映月"、"双桥挂雪"，每一种景物都各具形势，各有特色，引人入胜。其中"晋祠三絕"，更深深吸引着游人的欣賞和留連。

"晋祠三絕"，一絕是"宋塑侍女"。在圣母殿里圍繞着邑姜凤冠霞帔的坐像，有四十四尊侍女塑像，据說是宋朝的作品。塑像塑得精致、細膩，一个个都像活的。虽然身体的丰滿俊美，脸形的清秀圓潤，神态的婉約自然，都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四十四尊四十四个样子。有的像在沉思，有的像在凝視，有的像在緩歌徐吟，有的像在低声細語，还有的微笑，有的輕顰……，衣裳，服飾，顏色，一切都那样逼眞。走近去，你仿佛会听得見她們說笑的声音，会感觉出她們呼吸的溫馨。

二絕是"古柏齐年"。傳說西周初年这里栽有两株柏树，因为同样古老，所以叫"齐年柏"。可惜有一株在清朝道光年間被砍伐了。剩下的一株，横臥如虬龙，斜倚在擎天柏上，披复在圣母殿左側。另有一株"长龄柏"，傳說是东周时候栽的。

三絕就是"难老泉"。

"难老泉"的来历，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傳說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

給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不許換肩，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飲馬。老人滿臉風尘，看样子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把后一桶水递給了馬。可是馬仿佛渴极了，喝完后一桶水連前一桶水也喝了。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經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罵、鞭撻。正在躊躇的时候，老人就給了柳氏一根馬鞭，叫她帶回家去，只要把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漲得滿瓮。

轉眼老人和馬都不見了。

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試試办法，果然应驗。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婆婆見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滿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現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許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馬鞭在瓮里乱抽一陣，水就汹涌噴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沒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綹头发往嘴里一咬，一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話沒說，一下就坐在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这故事的題目叫做《飲馬抽鞭，柳氏坐瓮》。晋祠背后的山叫悬瓮山，《山海經》里說：“悬瓮之山，晋水出焉。”这大概就是“柳氏坐瓮”的根源。泉水从一丈深的石岩里涌出来，眞有点像从瓮里涌出的样子。水的流量不小，一秒钟一点八吨。流水永远不停，雨涝不增，天旱不减。水微溫，通常是攝氏十八度。泉水澄清碧綠，像泻玉潑翠一样。李白游晋祠曾題詩說：“晋祠流

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可以想見它的美丽。这道泉水，和“魚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动一百盘水磨。范仲淹游晋祠曾贊美說：“千家灌禾稻，滿目江南田。”

从“难老泉”向前走几步，有水潭叫“不系舟”。水潭四周用汉白玉低栏圍成船的样子，因此得名。潭水冬溫夏凉，寒天水汽蒸騰，像云雾一样。水面有浮萍，潭底有水草，都冬夏常青。长长的水草随着流水波动，像風吹麦浪，盪漾起伏。有人題詩說：“涓涓难老泉，分流晋祠側，中有长生萍，冬夏常一色。”水潭中間是“中流砥柱”，也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傳說：

> 几百年前，这里南北两渠的农民，由于地主、土豪的挑撥，經常为爭水互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設下毒計，說要“調解”糾紛，就在潭边支一口滚沸的油鍋，鍋里放十枚銅錢，說：哪方有人能当众从鍋里取出几枚銅錢，以后就分几分水量，判定之后，永免爭执。这时候，从北渠的人群里，走出了一个青年，他勇敢地伸手从油鍋里取出了七枚銅錢，于是北渠的农民就永远得七分水量。可是那青年受燙伤过重，当場死去了！

青年姓張，是晋祠山边花塔村人，人們称他为張郎。北渠的群众为了紀念他，就把他的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下面。为了分水，在砥柱东面筑了一道石堤，在堤腰凿了十孔圓洞，南三北七。在东堤又筑了一道人字堰，作为南北两渠的分水岭，以免出堤后水流混合。

現在，不管南渠北渠，人民是一家。地成大块，水也統一調度。一边支应新建的热电厂用水，一边澆灌一千頃稻田。

一手是工，一手是农，晋水的无限潜力得到充分发揮了。这

里边有更多的人用水力再創造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初秋，我們一天經历了三十个世紀，欣賞了晋祠那样丰富的文物古迹。当我們出“对越坊”，沿“智伯渠”往回走的时候，回头看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楼台殿閣，看一抹果树林株株都滿挂着累累的果实。右边十里稻花，左边烟囱入云，实在是兴奋。但是最难忘的还是“难老泉”。

到現在五个年头过去了，“永錫难老”，記忆还是新的。

1961年11月20日

白鹭和日光岩

何　为

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也許三千年前，在祖国的东南海岸上，有这样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岸上漫山遍野到处栖息着美丽的白鷺。白鷺成群結队不知从何处飞来，就在这片沒有人类足迹的荒土上擇地而居，一个世紀又接着一个世紀繁衍下去。它們含辛茹苦从别处銜来了奇異的花果草木的种籽，荒島上就长出了嘉禾稻的幼苗，长出了艳艳的亚热带植物。岁月悠悠，天长地久，白鷺在这里綿延不絕，海島上逐漸形成适应于生物居住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鷺島。这就是在明洪武以前，厦門一直以鷺島命名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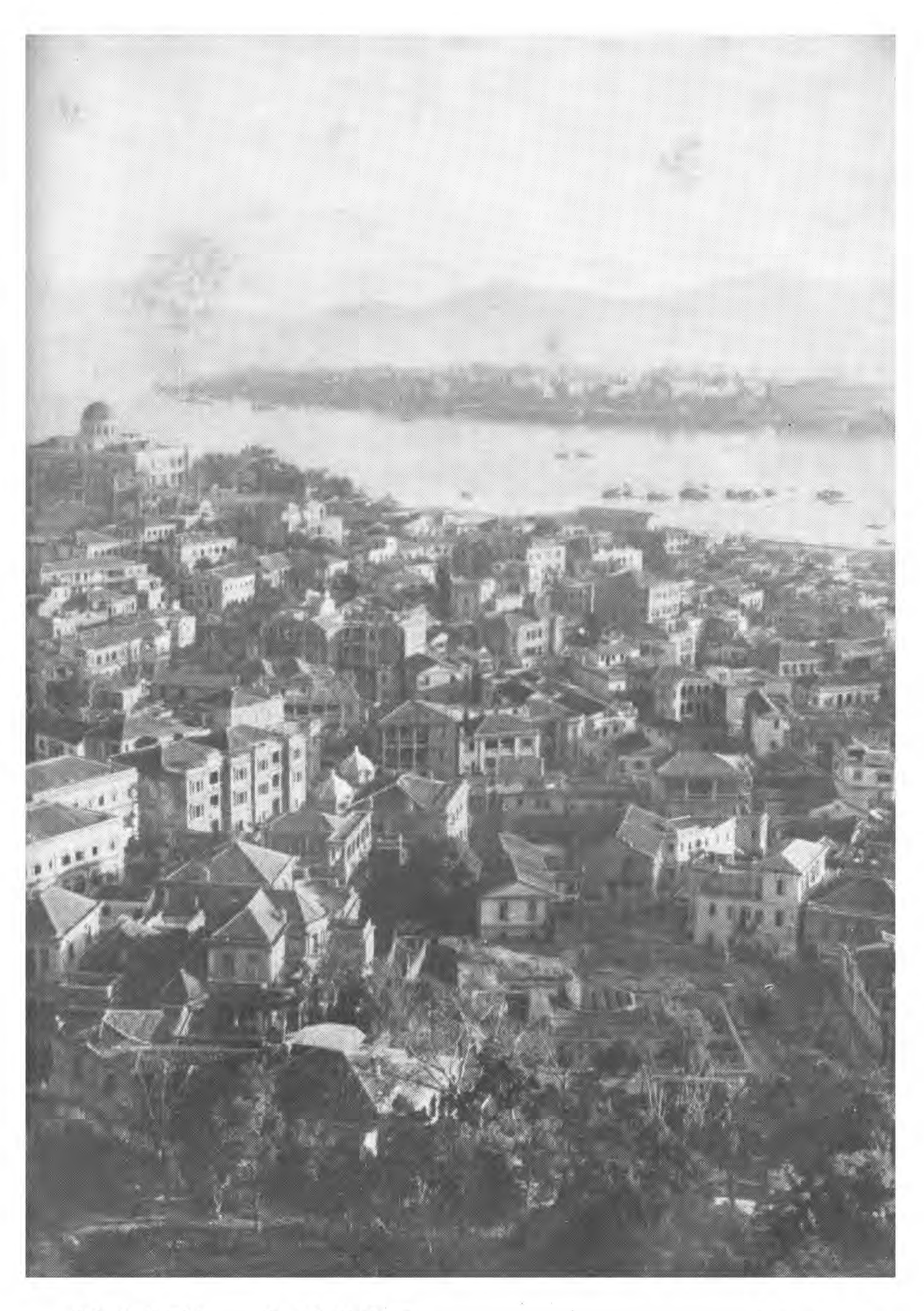
在当地居民中間，关于白鷺的故事世世代代流傳已久。傳說当白鷺开辟了海島以后，来自異域的凶殘的蛇妖企图以暴力霸占白鷺辛勤耕耘的家园。善良的白鷺于是群起应战，經过几次激烈的生死斗爭，終于把蛇妖逐出于鷺島以外。自由战胜奴役，光明征服黑暗，古代劳动人民用幻想編織的神話，給这个海島带来一种瑰丽的傳奇色彩。啊，至今还有一些人看見过白鷺的踪迹，就在古老的榕树濃蔭里，白鷺細脚伶仃地插足其間好自低昂，时或用尖尖的喙，梳櫛它身上毵毵然如絲的白色羽毛，在

那些惊濤拍岸的海上之夜，在老人們模糊的記忆中。

人們記忆中的往事已經远去。到了厦門不久，不料我也看見了白鷺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現它的存在。当一个風尘僕僕的远道旅客从火車下来，接待他的第一个去处往往是巨石砌成的鷺江大厦；从大厦高楼上临窗俯瞰，大海閃閃的波光迎着朝阳或落日映入室內，那是横貫于厦門与鼓浪屿之間的鷺江海峽；江边鬧市，車辆和行人往来不絕的海濱大道称作鷺江道。上街去，三輪車有白鷺标記，电影院少不了以鷺江为名，飞翔在燦烂的舞台灯光下是新排的舞剧《白鷺》。从一瓶有名的醇酒到一包最新出品的高級烟，乃至一件細小的日常生活用品，"鷺"字为記的商标貨品几乎比比皆是。走过厦門的弧形街道和道旁到处設有廊檐的人行道，商店橱窗里用白鷺作装飾的不胜枚举，有时会使人产生滿街白鷺之感。白鷺眞是无所不在。我甚至于想說，屹立在海防前綫的英雄城市厦門有一种白鷺精神。

从历史上看来，厦門在历次反帝斗爭中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一条鮮明的爱国主义紅綫貫穿了史叶。远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者先后侵入其境。随后是倭寇多处沿海騷扰，明朝名将戚继光就曾經在这里抗敌禦侮。鴉片战爭后，帝国主义割据厦門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抗日战爭时期又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躪，滿目疮痍。好像每隔一个时期，总有一批外来的蛇妖冒險入侵，最后又終于以它們可耻的失敗而告終。

白鷺飞过了历史的长河，栖息在热爱和平而又不惜以斗爭保卫自己家园的厦門人民中間。它是坚强精神的象征，勇敢勤劳和智慧的化身。它長駐在人民心里是永远不会飞去的。



"海上花园"——鼓浪屿的市街　　章忆維摄

晴秋时日，南方海濱溫暖有如暮春。一个下午，我們到厦門市区以北去瞻仰烈士陵墓。海濱城市多巨岩大石，沿着山坡有一条坦坦蕩蕩的石板大道笔直向前，远远就看見一柱修长聳拔的烈士紀念碑，矗然而立。石碑上八个輝煌的金字"烈士雄風永鎮海疆"衬着藍天白云相互輝映，浩浩茫茫，直連寰宇。紀念碑的底座有三四层，层层叠叠数十級石阶，四面圍着它。后面是一座龐大的圓形烈士墓，足足有三四十步才能环繞一匝，走上一圈一圈团团圍起的台阶，踮起足尖来勉强能看到平坦的墓頂上有两扇小铁窗。

在这里徘徊良久，摄影留念。

厦門市街向以光洁明淨著称，烈士陵园一片白石更像洗滌过一般纖尘不染。道旁剛剛栽培的小凤凰木树苗，一棵接連一棵，矮矮小小的就那么一点点，每棵树上疏疏落落挂着嫩綠色羊齿形小树叶，在微風里輕輕搖摆，可爱极了。当小凤凰木长大了蔚然成林的时候，陵园的大道上当又是一番葱蘢景象。每年五六月間是凤凰花盛开的季节，繁花复盖着树頂，远远近近一片緋紅。落英无边无际紛紛洒落下来，地上又是一片嫣紅。从远处看去，上面一层紅花，中間夾一层綠叶，下面又一层紅花，紅綠交織，形成一幅光艳四溢的彩繪。如是直至八九月間，在那些日子，整个厦門几乎是紅花滿城。

陵园背后，越过交叉的铁路綫，有一条意想不到的崎嶇山徑，隐藏在一簇簇多刺的仙人掌和野生的灌木丛中，蜿蜒直上，通向全市高处岩石重叠的地方。信步登临黑褐色的巉岩上，偶一回首，只見厦門市区密集的屋頂俱在眼前，市区尽头的鷺江海峽微波閃爍，如同隔着一条銀亮的白练。晚烟四起，在黃昏夕照

里，鼓浪屿有如童話中一幅精致的五彩插图。远处的大海烟水迷蒙，若隐若現漂浮着一些空灵的山島。島上小巧玲瓏的楼台亭閣掩映着丛丛綠树，縹縹緲緲，似乎可望不可即。有人指点給我看，鼓浪屿全島最高的山巔就是有名的日光岩。

日光岩之游，是在第二天上午。从厦門搭渡輪到鼓浪屿只消几分钟，登了岸，走不上数十步就踅进曲曲折折迷人的小街小巷。窄窄的甬道高低起伏，依山而筑。深巷里花香浮动。合欢树細枝密叶柔柔地沿街飄拂。凤凰木成堆的树叶像綠色的层层云片，掩遮着一幢幢小楼，影影綽綽的。墙头藤蘿蔓生，时或有一丛丛早开的象牙紅悄然探出头来，喜孜孜地紅艳照人。长巷仄徑，庭院深鎖，疑是无人居住，忽然随風吹来飄忽的鋼琴声，鋼琴詩人蕭邦的《升F长調夜曲》带着春日迟暮的气息，明亮而又迷茫。芬芳的音符款款飄垂，飄垂在小巷深处，犹如瓣瓣落花消逝在春水里。曾經有一个时期，鼓浪屿所有的鋼琴，其密度为全国之冠。这个小海島上，沒有車馬之喧，纵横交錯全是詩意馥郁的街巷，全是阳光、鮮花和音乐，无怪有些外宾贊不絕口，把这里視作超越瑞士以上的全世界最好的一处疗养地。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光岩位处海島中心。沿山拾級而上，經过郑成功水操台的石寨門，門框厚实窄小，仅容一人通行。撫摩着岩层剥落的門框，怀古之情油然而生，停留了好一会。由此再攀登石徑向上去，穿过"古避暑洞"，頓时感到寒气逼人，洞上复盖着一块巍巍然龐大无比的巨岩，仿佛以千鈞重担之势压在每一个穿行的游人头上。岩石四壁还留着当年半壁城垒的遺迹，城堞上苔痕漫漶，岩壁間枯藤牵連，这就是三百年前郑成功訓练他的水师准备收复台灣的一个水操台。

我們一个一个挨次攀上一座狹长的铁梯，在洞口探身而出，頂上是一个圓形的小平台，至多只能容一二十人駐足而观。到了这里是日光岩之巔，也是我們全程的頂点。海風凌厉劈面而来，使人搖搖晃晃站不稳脚。凭着铁栏杆迎風佇立，視野与天际平陲。眼前一片紅瓦接堞的屋頂，在丰滿的濃綠之間，处处点綴着鵝黃色的、天藍色的、月白色的疗养院。四顾海天澄碧，風烟俱凈，大担島和二担島都在指顾之間，不由使人遐想三个世紀以前古代水寨的情景。据史书記載，当时郑成功統帅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水师部队，經常在此指揮操练，一时巨舰艨艟，旌旗蔽空，金鼓喧天，等待着出师远征的一天指日到来，那該是如何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

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郑成功收复台灣，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風風雨雨三百年过去了。为了紀念这一天，日光岩的水操台石寨門边上，正在修建一座郑成功展覽館，让每一个游人都在这里温习一下历史。

我們盘山下行，在金黃色的秋天海濱留連忘返。忽然滔滔白浪从天际滚滚而来，銀白閃亮的波濤推涌追逐，漸漸由远而近，越近越高，愈高愈响，宛如千軍万馬挾着雷鳴一般的轰然巨响奔騰驟至，一片呼嘯之声直逼沙滩。浪花激溅，跳跃，喧嘩，有若一种激情的召喚响彻耳边。我向着大海，凝視着万頃烟波，在輝朗的秋日晴阳下，有几艘在海岸綫上往来游弋的舰艇乘風破浪駛向远方，随着舰艇向前航行，留下一条长长的閃光的波紋。我举目远望，久久地追踪着人民海軍勇往直前的航綫，"心潮逐浪高"，刹时間想得很远很远。

1961年12月

內蒙訪古

翦伯贊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和历史学家范文瀾、吕振羽同志等应烏兰夫同志的邀請，訪問了內蒙古自治区。訪历时間近两月（从七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十四日），行程达一万五千余里。要想把这次訪問的收获都写出来那是写不完的，不过也可以用最簡单的話概括这次訪問的收获，那就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現在我想写一点內蒙訪古的見聞。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詩篇

內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說，是一个富有誘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沒有它們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学宝庫，直到現在，还沒有完全打开，至少沒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內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勁的部落出現于历史。以后，鮮卑人、突厥

人、回紇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現于內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們像鷹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遺迹或遺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間，訴說他們过去的繁荣。有些連历史的遺迹也沒有发現，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簡单的紀录。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經在內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十三世紀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

两千多年的时間过去了，現在，內蒙地区已經进入了历史上的新世紀。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蒙古族、达斡尔族、鄂倫春族、鄂温克族等等，正在經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偉大的历史变革，他們都在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經由不同的道路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例如蒙古族是从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鄂倫春族、鄂温克族則是从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末期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很多过去的牧人、猎人，現在都变成了鋼铁战士。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生动的說明。

恩格斯說：世界史是最偉大的詩人。我們在內蒙地区看到了这个最偉大的詩人的杰作。出現在这个杰作中的不是鶯鶯燕燕，而是群鷹搏击，万馬奔騰。在世界文学的文庫中，哪里能找到这样波瀾壯闊、气势豪放的詩篇呢？

一段最古的长城

火車走出居庸关，經过了一段崎嶇的山路以后，自然便在我們面前敞开了一个广闊的原野，一个用望远鏡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謂塞外。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約有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車都在这个广闊的高原上奔馳。我們都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風光，黃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黃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蕎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簡直要怀疑火車把我們带到了河北平原。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見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現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寬闊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內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風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汉书·匈奴傳》）的地方。山的南边，則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狹长的平原。

現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在古代，这里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汉书·匈奴傳》）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經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沒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一点，从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蒙古語的地名可以得到說明。呼和浩特，蒙古語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也是蒙古語的音譯，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两

个蒙古語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直到十三世紀或者更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沒的地方。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銅的屏風安放在它們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綠色的山坡，安閑地躺在黃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靜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靜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張的历史时期，却經常是一个風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沒有定住下来的騎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賴自然的恩賜，他們要自然供給他們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內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內蒙西部，就必須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們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領了这个沃野，他們就可以强渡黃河，进入汾河或黃河河谷。如果他們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載“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襲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須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則这些騎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臟地带。

早在战国时，大青山南麓，沿黃河北岸的一片原野，就是赵国和胡人爭夺的焦点。在爭夺战中，赵武灵王击敗了胡人，占領了这个平原，并且在他北边的国境綫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据《史記·匈奴傳》所載，赵国的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內），中間經过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闕（今烏拉山与狼山之間的缺口）为止。現在有一段古

长城遺址，断續綿亘于大青山、烏拉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頂上，东西长达二百六十余里，按其部位来說，这段古长城正是赵长城遺址。

我們这次訪問包头，曾經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覽这里的一段赵长城。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土筑、夯筑的层次还很清楚。东西纵观，都看不到終极，在东边的城址上，隐然可以看到有一个古代廢垒，指示出那里在当时是一个險要地方。

我在游覽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詩，称頌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連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訴这条举世聞名的万里长城。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彈"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沒有挨駡，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說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騎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頑固的傳統习慣和保守思想宣战。

只要讀一讀《战国策·赵策》就知道当赵武灵王发布了胡服騎射的命令以后，他立即遭遇到来自赵国貴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赵武灵王击敗了那些頑固分子的反抗，終于使他們脫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們身份的祖傳的寬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車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

是一个英雄嗎？可以肯定說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現在让我們离开赵长城談一談阴山一带的汉代城堡。

根据考古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現了很多古城遺址，至少有二十几个古城遺址。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或更晚的。古城遺址最大多数分布在阴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布在阴山北麓的，还有分布在黃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地区的。从古城分布的地位看来，几乎通向阴山以北的每一个重要峪口，都筑有城堡。特别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壩，尤其是包头市北大青山与烏拉山之間的缺口，城堡的遺址更多。大概这两个峪口是古代游牧民族、而在汉代則是匈奴人侵襲的主要通路。看起来，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綫，第一道防綫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綫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綫是黃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

在阴山以北筑城障的事，《史記·匈奴傳》有如此的記載：太初四年"汉使光祿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原郡榈阳县（《汉书·地理志》作稒阳县），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县（《汉书·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汉书·地理志》注作虖河城），又西北得宥房城（《汉书·地理志》注作宿虏城）。"由此看来，当汉武帝时汉王朝在阴山以北筑了很多城堡，几乎是步步为营，把它的势力远远地推到阴山以

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时由于匈奴呼韓邪单于款塞入朝，才从阴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駐軍，但仍然保留着通烽火的哨兵。《汉书·匈奴傳》記侯应諫元帝的話，其中有云："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里所謂"外城"，就是阴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与烏拉山之間的峪口中有一条昆都侖河，由北而南流入黃河。昆都侖河就是古代的石門水，石門水大概是古代游牧民族进入阴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通道的外面，已經发現了一些汉代的古城，有一个古城可能就是汉代的光祿城。

我們这次訪問內蒙西部，曾經游覽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汉城遺址和包头市附近麻池乡的汉城遺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东北六七十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长方形，分內外两城，外城周圍約三公里。在內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紋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个大土堆的意思。这五个大土堆，可能是五个大封土墓，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可能发現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

麻池乡在包头市西三十里。这里的古汉城也是分內外两城，內城也散布着很多汉代磚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圍有很多古墓，大多数沒有封土。在这里的墓葬中，发現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汉代的錢币和汉式的銅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屬于匈奴文化系統的大批金质和銀制的鏤空飾片，飾片上的花紋作虎、豹、駱駝等动物形象。还发現了"单于天降"、"四夷□服"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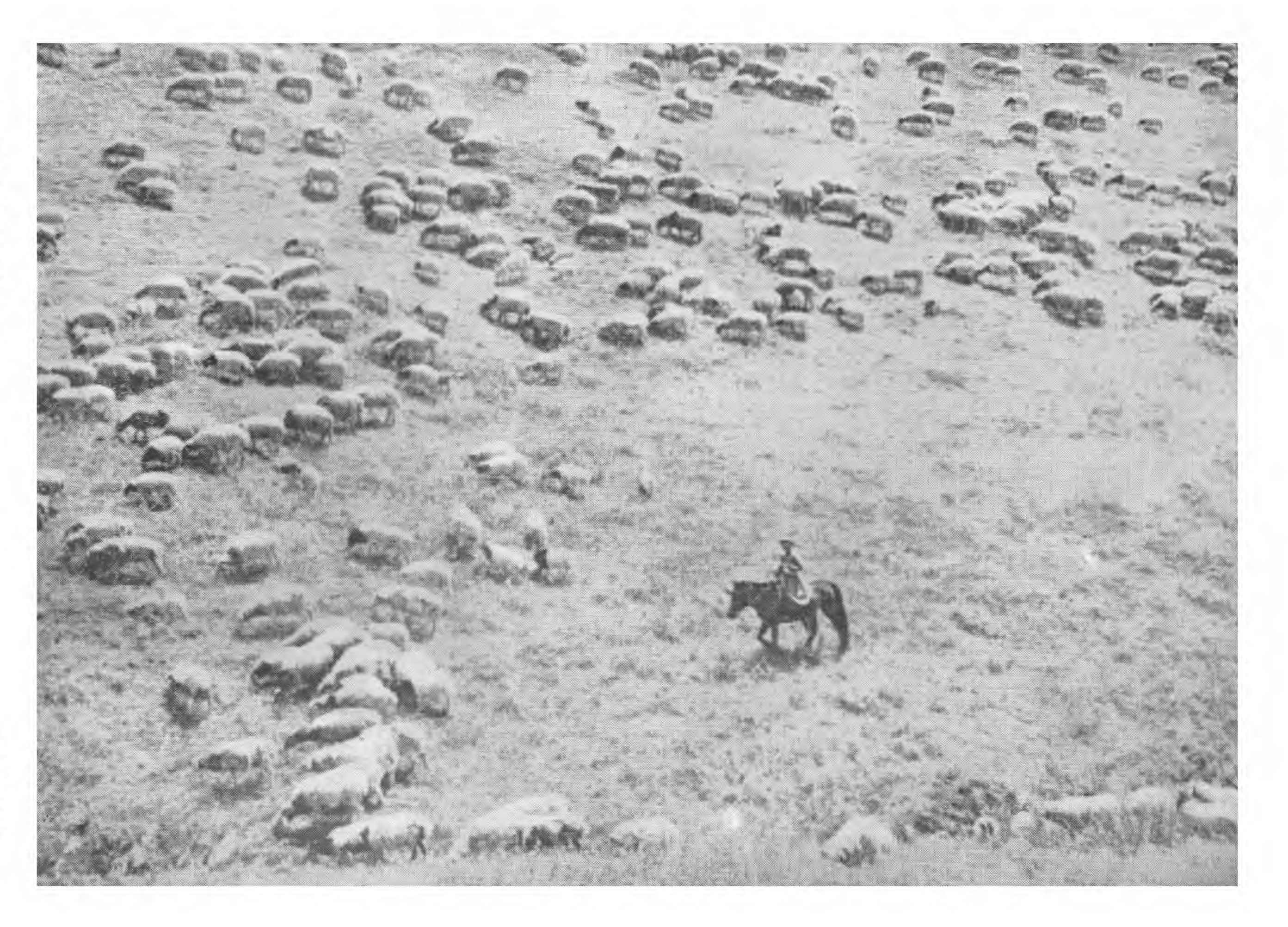
我不想詳細介紹这两个古城的发現，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經济的原因，而是由于軍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說，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眞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駐扎軍队和屯积軍用粮食武器的营垒。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的是軍队，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軍队生活的，只要軍队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廢棄了。

我还想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張的时期是一个战場，而在民族关系緩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驛站；甚至在战爭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从这一带发現的文物得到說明。例如在当时汉与匈奴的边境綫上到处都发現了汉代的錢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在內地发現的同一时期的工艺品是一样的，这件事說明汉与匈奴之間的和平往来，并沒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軍事堡垒所遮断。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廢棄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內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紀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据說清初墓前尙有石虎两列、石獅一个，还有綠琉璃瓦殘片，好像在墓前原来有一个享殿。現在这些东西都沒有了，只有一个石虎伏在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

据內蒙的同志說，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們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另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其实这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附近，还



在内蒙古草原上

袁汝逊摄

有一个古城遺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現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現，反映了內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們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然而現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間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們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間的共同的阶級利益、經济基础和意識形态，主要的是依靠統治阶級之間的和解，而統治阶級之間的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現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沒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間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爭政策总要好得多。

游牧民族的摇籃

我們在內蒙西部沒有看到的塞外風光，在內蒙东部看到了。当我們的火車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呼倫貝尔草原时，自然环境就散发出蒙古的气氛。一幅天蒼蒼野茫茫的画面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正像大青山把內蒙的西部分成南北两块，大兴安岭这一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闊的山脉也把呼倫貝尔草原分割为东西两

部。山脉的两麓被无数起伏不大的山谷割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分别灌注着大兴安岭东西的草原，并在东部汇成了嫩江，在西部汇成了海拉尔河。海拉尔，蒙古語，它的意思就是流下来的水。

海拉尔市虽然是一个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这个城市里，并不能使我們感到草原的風味，只有当我們从海拉尔乘汽車經过南屯前往錫尼河的这条路上，才看到眞正的草原風光。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坦、广闊、空曠的草原，从古以来沒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沒有屬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沒有山，沒有树木，沒有村落，只有碧綠的草和复盖这个草原的藍色的天，一直到錫尼河我們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圍起来的灰白色的帳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們訪問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像錫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們从海拉尔前往滿洲里的路上，我們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們从滿洲里到达賚湖，从达賚湖到扎賚諾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綫上画出了各种各样的柔和的曲綫。

呼倫貝尔不仅在現在是內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搖籃。出現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鮮卑人、契丹人、女眞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搖籃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們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根据《后汉书·鮮卑傳》所載，鮮卑人最早的游牧之地是鮮卑山。他們每年“以季春月大会于饒乐水上”。鮮卑山、饒乐水

究竟在哪里，历来的史学家都沒有搞清楚。現在我們在扎賚諾尔附近木图拉雅河的东岸发現了一个古墓群。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是鮮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鮮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证实早在两汉时期鮮卑人就游牧于呼倫貝尔西部达賚湖附近一带的草原。

对于早期鮮卑人的生活，历史文献上給我們的知識也很少，仅說鮮卑人的习俗与烏桓同。而当时的烏桓是一个以“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但已“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铁为兵器”的游牧民族。我們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尔两处的博物館，看到扎賚諾尔古墓中发現的鮮卑人的文物，其中有青銅短劍、双耳青銅罐和雕有馬鹿等动物形象的銅飾片。又有樺木制的弓、樺树皮制的弓囊和骨鏃等等，只是沒有发現角端弓。又《鮮卑傳》謂鮮卑于建武二十五年始与东汉王朝通驛（当作譯）使，这件事也从墓葬中发現的織有“吉祥如意”字样的絲織物和汉代的規矩鏡得到了证实。

史載契丹人最初居在鮮卑人的故地，地名梟罗箇沒里，沒里者，河也（《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这条河究竟在哪里，不得而知。最近在扎賚諾尔古墓群附近发現了契丹人的古城遺址，证明契丹人也在呼倫貝尔草原东部游牧过。

女眞人在呼倫貝尔草原也留下了他們的遺迹。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条边墻。一条边墻在草原的西北部，沿着額尔古納河而西，中間經过滿洲里直到达賚湖的西边，长約数百里。这条边墻显然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侵入呼倫貝尔草原而建筑的。但据史籍所載，在蒙古人占領这个草原以前，游牧于这个草原的是塔塔儿人，蒙古人不是从女眞人手中，而是从塔塔儿人手中接收这个草

原的。根据这样的情况，这条边墙，似乎不是女眞人修筑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为了抵抗蒙古人的侵入，当时的塔塔儿人和女眞人是站在一边的，女眞人才有可能修筑这条边墙。另一条边墙在呼倫貝尔的东南，这条边墙是沿着大兴安岭南麓自东北而西南，东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尼尔基鎮，西至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倫，长亦数百里。王国維曾在其所著《金界壕考》一文中对这条墙作了詳細的考证。有人认为这是成吉思汗的边墙，并且把札兰屯南边的一个小鎮取名为成吉思汗，以紀念这条边墙，这是錯誤的。毫无疑問，这条边墙是女眞人建筑的，其目的是为了保卫呼倫貝尔南部的草原，免于蒙古人的侵入。但是成吉思汗終于突破了这两道边墙，进入了呼倫貝尔草原。

呼倫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搖籃，而且是他們的武庫、粮仓和练兵場。他們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軍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內蒙中部和西部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們的历史性的活动。鮮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眞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鮮卑人占領了这个草原就代替匈奴人成为蒙古地区的支配民族，以后进入黃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鮮卑人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了很多遺迹，現在在內蒙烏拉特旗发現的城子古城，就是北魏盛乐城的遺址。大同云崗石窟和洛阳龙門石窟也是鮮卑人留下来的艺术宝庫。我們在訪問大同时曾經游覽云崗石窟，把这里的艺术創造和扎賚諾尔的文化遺物比較一下，那就明显地表示出奠居在大同一带的鮮卑人比起游牧于扎賚諾尔的鮮卑人来，已經是一个具有高得多的文化的民族。如果把龙門石窟和云崗石窟的艺术，作一比較研究，我想一定能看出鮮卑人在文化

艺术方面更大一步的前进。

从呼倫貝尔草原出发的契丹人，后来也向內蒙的中部和西部发展，最后定居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辽王朝。契丹人也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了他們历史的里程碑。他們在錦州市內留下了一个大广济寺古塔，在呼和浩特东四十里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万卷华严經塔，还在大同城內留下了上下华严寺。我們这次游覽了錦州的古塔，欣賞了大同上下华严寺的佛像雕塑艺术。从这些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看来，奠居在錦州和大同一带的契丹人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高度文化艺术的民族。

从呼倫貝尔草原出发的女眞人，后来也进入黃河流域建立了金王朝。和鮮卑人、契丹人略有不同，女眞人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經具有比較高度的文化，現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就是金上京。在这次訪問中，有些同志曾經去游覽过金上京遺址，从遺址看来已經是一个規模相当大的城市。这个城市表明了当时女眞人已經进入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且有了繁盛的商业活动。

成吉思汗在进入呼倫貝尔草原以前，始終局促于斡难河与額尔古納河之間的狹小地区。但当他一旦征服了塔塔儿人占領了这个草原，不到几年他就統一了蒙古諸部落，正如他在写給长春眞人丘处机的詔书中所說的："七載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內为一統。"

蒙古人当然知道这个草原的要重性，元順帝在失掉了大都以后，带着他的殘余軍队逃亡，不是逃往别处而是逃到呼倫貝尔草原。

朱元璋似乎也知道这个草原的重要性，他派藍玉追击元順帝，一直追到捕魚儿海(即今貝尔湖)东北八十里的地方，在这个

草原中彻底地歼灭了元顺帝的軍队以后，蒙古王朝的統治才从中国历史上結束。

历史的后院

假如呼倫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鬧市，那么大兴安岭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重重叠叠的山岭和复蔽着这些山岭的万古常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和呼倫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与世隔絕，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們傳統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这个森林里的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解放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經大大的改变了。現在，一条铁路已經沿着大兴安岭的溪谷远远地伸入了这个原始森林的深处，过去遮断文明的障壁在铁道面前被粉碎了。社会主义的光輝，已經照亮了整个大兴安岭。

我們这次就是沿着这条铁道进入大兴安岭的。火車首先把我們带到牙克石。牙克石是喜桂图旗的首府，也是进入大兴安岭森林地带的大門。喜桂图，蒙古語，意思是有森林的地方。这个蒙古語的地名，紀录了这里的历史情况，其实在牙克石附近現在已經沒有森林了。

在牙克石前往甘河的路上，我們的目光便从广闊的草原轉向淹沒在原始森林中的无数山峰。在铁道两旁，几乎看不到一个沒有森林复蔽的山坡，到处都丛生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最多的是落叶松和白樺，也有樟松、青楊和其他不知名的树木。

我們在甘河换了小火車，继續向森林地带前进。經过了几

小时的行程，火車把我們带到了一个叫作第二十四的地方。应該說明一下，在这个森林中，有很多地方过去沒有名字。解放以后，森林工作者替这些地方也取了一些名字，如第一站、第二站之类。但有些地方原来是有鄂倫春語的名字的，而这些鄂倫春語的地名，又往往能透露一些历史的消息。例如錫尼奇是一个鄂倫春語的地名，意思是有柳树的地方；又如乍格达奇，也是一个鄂倫春語的地名，意思是有樟松的地方。这样的地名比起数目字的地名来，当然要好得多，因此我以为最好能找到这些地方的鄂倫春語的名字。

我們在第二十四地点下了火車，走进原始森林。依照我們的想法，在原始森林里，一定可以看到万年不死的古树；实际上并沒有这样长寿的树木，落叶松的寿命最多也不过一百多年。所謂原始森林，是說这个森林从太古以来，世世代代，自我更新，一直到現在，依然保持他們原始的状态。当然在我們脚下踐踏的，整整有一尺多厚的像海綿一样的泥土，其中必然有一万年甚至几万年前的腐朽的树木和树叶。

我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太阳都射不进去的丛密的森林，也第一次看到了遍山遍岭的杜鵑花和一种馴鹿爱吃的特殊的苔蘚。秋天的太阳無私地普照着連綿不断的山崗，暢茂的森林在阳光中显出青銅色的深綠。在山下，河流蜿蜒地流过狹窄的河谷，河谷两岸是一片翠綠的草地和丛生的柳树。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这样美丽的花园呢？

我們的旅程，并沒有停止在甘河。就在当天夜晚，火車把我們带到了这条森林铁路的終点阿里河。阿里河是鄂倫春自治旗的首府。鄂倫春，滿洲語，意思是驅使馴鹿的部落。但是現在的

鄂倫春族人民已經不是一个驅使馴鹿的部落，他們在阿里河边建筑了新式的住房，在这里定居下来，逐漸从狩猎生活轉向馴养鹿群的生活。現在在大兴安岭內驅使馴鹿的唯一的民族，也是以狩猎为生的唯一民族是鄂溫克族。

从狩猎轉向畜牧生活并不是一种輕而易举的事，这要求一个民族从森林地带走到草原，因为游牧的民族必須依靠草原。森林是一个比草原更为古老的人类的搖籃。恩格斯曾經說过，一直到野蛮低級阶段上的人們还是生活在森林里；但是当人們习慣于游牧生活以后，人們就再也不会想到从河谷的草原自願的回到他們祖先所住过的森林区域里面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話說明了人类在走出森林以后再回到森林是不容易的；在我看来，人类从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改变全部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那就要触犯許多傳統的風俗习慣，而这种傳統的風俗习慣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改变全部生活方式会要遇到困难，据一位鄂倫春的老猎人說，甚至把狩猎用的弓矢換为猎枪这样簡单的事情，也曾經引起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火器有响声，打到一只野兽，惊走了一群，而弓箭就沒有这种副作用。但是新的总是要战胜旧的，現在不仅鄂倫春族的猎人，甚至鄂溫克族的猎人也用新式的猎枪装备自己。

札兰屯是我們最后訪問的一个內蒙城市。

到了札兰屯，原始森林的气氛就消失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美丽的山城。这座山城建筑在大兴安岭的南麓，在它的北边是一些綠色的丘陵。有一条小河从这个城市中流过，河水清淺，可以清楚地看見生长在河里的水草。郊外風景幽美，在

前往秀水亭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长滿了柞树的山丘，也可以看到从峽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溪河，丛生的柳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到处都是果树、菜园和种植庄稼的田野，这一切告訴了我們这里已經是呼倫貝尔的农业区了。我們就在这里結束了內蒙的訪問。

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

这次訪問对于我来說，是上了一課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說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現在問題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內蒙东部有一个呼倫貝尔草原。假如整个內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倫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說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馬門。当他們走出馬門的时候，他們已經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組織的全副武装了的騎手、战士。这些牧人、騎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黃河流域。他們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錫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以烏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門，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現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韃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爭。一直到清初，这里还是和准噶尔进行战爭的一个重要的軍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着脚，他們就只有继續往西走，試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敗了，他們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

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嬀水流域了。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爭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論誰胜誰負，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說都是一种災难，一种悲剧。

馬克思說，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現在悲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出現在內蒙地区的是历史喜剧。但是悲剧时代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一个紧紧和喜剧时代衔接的时代。为了让我們更愉快地和过去的悲剧时代訣别以及更好地創造我們的幸福的未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了的时代，不是沒有益处的。

塔 里 木 行

郭 鹏

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一个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資产阶級探險家，从中亚細亚来到了新疆的麦盖提，据說，他有着丰富的沙漠探險經驗，因此，他想从麦盖提出发，横穿我們的塔里木。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冒失鬼，第一步，他只想从叶城东行三百公里，横穿塔里木的一个小角，到达和田河谷，目的是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取得了經驗之后，再以和田为基地，穿越整个的塔里木。

……但是，演习的結果却很不美妙，駱駝死光了，同伴死光了，他只身一人，僥幸跑到了和田。从此，塔里木吓破了他的胆，他再也不敢抱有继續探險的妄想了。几年之后回到了瑞典，当他回忆起这次丢臉的探險时，还犹有余悸地写道：

“可怕！这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半个世紀以来，斯文赫定这几句哆哆嗦嗦的低語，一直被中外資产阶級学者认为是关于塔里木的最具权威性的論断。我們的塔里木，不仅吓坏了斯文赫定本人，而且通过他，还吓坏了更多更多的資产阶級冒險家們。

眞正的英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无产阶級的战士。

十一年前，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正当革命胜利的潮流在全中国汹涌激蕩之际，我們的部队长驅万里，开进了南疆的重鎭——阿克苏。隔着整个的塔里木盆地，与阿克苏遥遥相望的是另一座塞外名城——和田。当时，美、英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人民的无耻叛徒艾沙之流，正在国境綫上煽起"泛土耳其主义"的旋風，蔣介石的忠实走狗伪专員郝登榜等人，也正在和田阴謀掀起反革命的暴乱。我軍要保证祖国和平統一的彻底实現，要解脫和田各族人民的深重苦难，必須迅速进軍和田。——时間，时間，最要紧的就是时間。为了爭取时間，我們党委会大胆做出了从前人們連想也不敢去想的决定：直綫前进，穿过塔里木！光荣而艰苦的任务交到了步兵十五团的手上，他們以无比高昂的革命英雄气概，高喊着"穿过大戈壁，长征見高低"的口号，昂然开进了这个一向被斯文赫定叫做"死亡之海"的洪荒古漠。黃沙蔽日，无路可循，他們就借着指北針的指引摸索着向前走；喉嚨冒火，沒水解渴，他們就含上一口馬尿，潤一潤嘴唇，接着向前走；馬垮了，他們扛起小炮，背起电台，还是照旧向前走；脚烂了，他們裹一块破布，咬一咬牙根，你搀上我，我扶上你，还是一股劲地向前走。一口冷水，他們要端給最渴的同志去喝；一粒人丹，他們要塞給最弱的同志去含。就这样，經过了連續十七天的苦熬硬挺，他們終于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給他們的严重使命，胜利地穿过了塔里木。

千軍万馬横过塔里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遭。

那时，解放战爭虽然还沒有完全結束，却絲毫也不妨碍我們在党委会上部署另外一条战綫上的战斗。当我們部队胜利完成

各自的进軍任务的时候，也可以說，他們同时也都进入了各自的新的进攻出发地綫。整个看来，那时全軍就已經展开了另外的一条战綫，就已經对塔里木形成几面包圍的态势了。

时間过去了十一年。当年进駐南疆的这几支部队，并肩作战，如今已經成为开发塔里木的主力了。在这段时間里，由于革命的分工，我和他們不在一起了，但是，从心里說，我却一天也沒有和他們分开过。

如果說，我对这支部队有着一些特殊的感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里，有整整二十年的日月，我都是在这个部队里度过的。我在这个部队里当过战士，当过班长、連长，后来受了党的委托，我也負責指揮过这个部队。确切地說，就是在这支部队里，党把我培养教育成人的。我熟悉这支部队从紅六軍团、三五九旅到第二纵队的全部历史，我更熟悉这支部队在井岡山、南泥灣、南下北返……那些艰苦斗爭中所鍛炼出来的各种秉性、脾气。无論在什么时候，也无論发生了怎样严重的情况，誰都不必妄想动搖它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誠。有时候，虽然它也不免要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但是，越是在处境艰难、斗爭激烈的时候，它的斗志反而越昂揚，它的士气反而越高漲。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突出成就。一九五八年，得到了它向塔里木进軍的喜訊。从那以后，大跃进的鑼鼓从塔里木不断傳来，一声紧似一声，一陣密似一陣，于是，我的心更加被它牵动了。

听来自塔里木的战友說，很多同志都到他們那里去过。在突击造田的阶段，中央农垦部长王震同志从北京去到塔里木，亲自駕駛拖拉机，参加了他們的开荒。在麦子收割的季节，新疆維

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記王恩茂同志从烏魯木齐去到塔里木，走遍了所有的农場，指示他們要大抓粮食，还和他們一起参加了搶割。人們还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副委員长賽福鼎同志去时，塔里木河正在发水，南北岸的交通暫时断絕了，但是他說："我是新疆人，早就知道塔里木是个好地方，可是我还一直沒有到过这里，因此，我非要过河去看看不可。"后来，他到底还是駕着一只小船冒險到南岸走了一遭。生产兵团陶峙岳司令員和中央輕工业部李烛尘部长去視察时，还給他們題了詞。所有这些消息，都把我的心牵向了塔里木，使我下定决心要到塔里木去看看，看看那里的新天地，还有那里的老战友。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每到阿克苏一次，都想到塔里木走一走，但机緣总是不巧，每一次，我都沒能实現自己的心願。

現在，到底让我抓住机会，到塔里木来了。

荒 原 上

在这里，我的确看到了"海"；但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是欢騰的生命之海。

大清早起，我們的車子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奔。金黄色的沙土，反射出刺眼的、炙人的强光，虽然是五月初的早晨，倒像是到了三伏天的正晌午似的。热風吹送着倦意，我的眼睛也有些澀了，可是，就当我精神毫无准备的时候，我們騰身飞过一道沙梁，一个嶄新的世界陡然闖到了我們的眼前。……亮閃閃的水渠，綠森森的林带，平展展的拖拉机道，三排并列，筆直通向遙远的天边。就連組成防护林的那十几行树，——沙棗也好，鉆天楊

也好，每一行，也都是笔直的，通向天边上去的。好像一个巨人把整个的塔里木当成了一張画紙，用他那巨大的彩笔，飽蘸了銀色的和綠色的油彩，通南到北，通东貫西，在紙上画出了无数条笔直的彩綫。于是，就好像一張巨幅的彩色地图一般，整个的塔里木都布滿了端端正正的、彩色的大方格子，眞是整齐极了，好看极了。在这一块块由綠树、銀渠鑲框的大方格子里（每一格，总要在一千亩上下吧），这一格，全是油綠油綠的麦子；那一格，全是嫩綠嫩綠的棉苗。有許多大格子已經注滿了亮藍亮藍的春水，正在等待插秧。还有許多大格子，拖拉机在里边大雁似的排开，青烟突突，馬达隆隆，声势十分浩大。人們說，那是在搶播早稻。……

五月的南疆，正是沙棗开花的季节。仿佛听誰說过，沙枣花的清香是迷人的。——的确是迷人的！它混合在早晨这微微湿潤的輕風之中，扑到人們的臉上，灌进人們的肺腑，使人眼明心亮，渾身舒暢，不禁有了一种飄然飞入仙境的幻觉。

就在那挂滿了白花的密密的沙枣林里，閃过去一个个的居民点，一个个的新村。有人指点給我看，說：这是五队，那是六連；方才走过的是共青团农場，再向前去，就是塔里木南岸的第一座城市——幸福城了。

幸福城，她和北岸的阿拉尔隔河相望，是一对孿生的姐妹。因为她們出世不久，就是最新的地图上也还沒有来得及标出她們的名字。从外边来的朋友喜欢把她們喚做塔里木的新城，这里的同志却更爱把她們叫做两个新兴的小鎮。这一半是出于謙逊，一半也是因为他們已經制訂了一个未来新城的規划。在那个規划完全落实之前，他們說：这不过才是那座新城的萌芽。当

然，不管是她們中的哪一个，如果单单作为一个市鎮来要求，这市鎮都不兔过于完备了一点。就說阿拉尔吧，它不但有着一般市鎮不一定都有的飯館、百貨公司、书店和邮电局，它还有一所几百个床位的医院，一所正規的高等学校——塔里木农垦大学，一所农林牧科学研究所，以及一座引人注目的招待大楼。

从幸福城出来再向西走，我們来到了塔里木河的最上游。河口上，人們正在平地建起一座大型的水庫。

应該說，这是一片眞正的汪洋大海。

一般的水庫都只能叫做人工湖泊，这座水庫却的的确确是一座人造的海洋。全部建成以后，塔里木河南岸的千百万亩可耕土地的用水問題就可以基本解决。对于塔里木河南岸的开发事业，显然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巨大工程。

一般的大型水庫，都是在山区修建的。环抱在它們周圍的群山，就是它們的天然庫壁，工程量自然减輕了很多；但在这四望无边的塔里木盆地之中，这样的一个“大海”，它的堤岸，却要像修建万里长城似的，全部都要从平地筑起。現在，城楼般巍峨的放水閘門已經全部竣工，环形大壩也已經修到了可以蓄水的高度，虽然工程还正在继續进行着，却已經开始蓄水、放水，为人們服务了。

一般的水庫都是一平如鏡的，这里的水面却是无風起浪，波高浪险，充滿了激动。登上高高的閘門，我想眺望它的对岸。如果有山巒做为屏障，那对岸也許是可以望到的吧，現在，眼前却全是一片惊濤駭浪，面对着的仿佛不是初夏的塔里木，而是秋末冬初的黃海。当浪头跌落下去的时候，只見远处的湖面上綠生生一片，好像陡然从湖底长出了一片茂密的庄稼，但是，当浪头

重又腾空跳起的时候，它們就又向水下隐去，眼前仍旧还原为一片滔天的銀波了。这景象新奇而襲人。因此，每当浪头跳了起来，我都等着看它跌落下去，而每当浪头落了下去，我又等着看它再一次翻腾起来。工地党委书記告訴我，那是一带胡楊林的林梢。这里和所有已經开垦出来的土地一样，原来也是一片野生植物茂密丛生的荒原。由于林木基本上不成材，清除起来又需要太大的工程量，蓄水时干脆淹沒在水底。最近，庫里的存水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它們才重新露了出来。

这一片水下树林引起了我的兴致，我很想看看它的原来面目。于是，师长林海清同志带着我，来到了一块正待开垦的生荒地上。

这又是一片海，一片林海。头上，胡楊树梢高插入云。脚下，枯朽干柴横躺竪臥。就在这上下两层之間，各种各样的灌木、杂草拚命地爭夺地盘，野麻、甘草、鈴当刺、紅柳、苦豆、胖姑娘……一丛一丛，旣高且密，錯綜复杂，如网如云。撥开糾纏着的枝条向密林深处挺进，就仿佛钻进了海底一般，除了头頂上泄下来的一点微光之外，簡直分不清哪是南北，哪是东西。

頃刻，警卫同志赶紧提枪搶在了我們的前面。我笑着問他："怎么，还有情况嗎？"他回头过来严肃地說："嗯，有野猪呢！"为了說明这里确实有野猪，他还特别告訴我：一个养畜队养了好多口母猪，附近的野公猪經常半夜闖进猪圈去和母猪交配，結果，那个养畜队的猪群里，現在添了两窝杂种猪。……正說着，前面的紅柳窝里忽然发生了一陣騷动。走前一看，原来是一窝胆小的兎子，它們分头向四面八方乱跑，把它們的邻居全給惊动起来：这里的一群野鸡飞上了天，那里的一窝野兎跑乱了营。据說，

就在这片密密的紅柳林里，还藏着許多高角鹿。我們希望和它們見見面，可惜沒有見到。那是一种机警的牲灵。它們大概早就从野兎那里听到了消息，提前避开了。

我爬上一个土包，凭眺整个的荒原。这正像站在島上企图眺望整个的大海一样，极目望去，我不过才看見了这大海的小小的一灣。紅柳、胡楊、野痲……織成的这張綠色巨毯，从脚下向四面八方展开，一直鋪到天边，近处是葱葱郁郁，远处是莽莽蒼蒼，让人惊訝，让人欣喜，让人不禁要問：哪里才是它的起点，哪里才是它的尽头？

我又俯身看这脚下的土壤，只見：焦黑焦黑，像是剛剛撒过一道糞土似的。同行的一个年輕人大概有意要炫耀他們这里的肥沃，跑着找来了一把圓鍬，一股劲地挖給我看。一鍬下去，焦黑焦黑。又一鍬下去，还是焦黑焦黑。一鍬，一鍬，挖下去将近一米深，全都是这样焦黑焦黑，我不禁兴奋得大笑起来。年輕人住了手，头上冒着大顆大顆的汗珠，也得意地开怀大笑了。他掄臂向东一揮，驕傲地說：“从这里向东，一千多公里长，几十公里寬，全是这样的宝地，美极了！”

眞是美极了！

多少年来，在人們的印象之中，塔里木，那是一块一无可取的不毛之地。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整个塔里木河流域，是一整块无比肥美而又辽闊的綠洲。也許有人会問：旣然如此，那么，像这样的一块宝地，为什么竟然能躲在这里千年沉睡，万年不醒？

这眞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現象：在新疆，所有的大河两岸，都布滿了城市、村庄。我曾到过一个名叫一碗泉的地方，那里只有碗口粗細的一股长流水，居然也安下了十几戶人家。可是，独有

这条塔里木河流域，——尽管它是新疆最大的一条內陆河，尽管它有着这样肥沃的千百万亩土地，地图上却是空白一片，实际上也是一片荒凉。事实的确如此，在这条漫长的大河上下，却仅仅散居着数十戶劳动人民。

我从小在庄稼地里打滚，我十分了解这一点：所有的农民，都爱土地。在以往那地主老財当道的旧社会里，沒有土地的农民一旦来到这里，我敢說，他豁出性命不要，也会在这里努力开垦上一輩子的。因此，我不能設想，維吾尔族农民对这里从来沒有发生过兴趣。

历史資料证实了我的看法。在一千年前的唐朝，这里的确有过城市。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可抗禦的災难，城市毁灭了，少数幸存的居民逃向了外地，再也不曾回轉家乡。直到二十多年以前，盛世才統治新疆的时候，才有一位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他，提出了开垦这片荒原的美丽理想。美丽的理想鼓舞了庫車、新和、沙雅三县的农民，三县的农民組織起来，开挖一道引水灌田的大渠。但是，工程开始不久，他們就遭到了反动派的迫害。盛世才給那位共产党人安上了煽动革命的罪名，抓进了大獄，又对那些挖渠的农民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硬把他們逼回了封建地主的手里。連續的失败，消磨了人們的斗爭意志。在大自然的面前，农民增添了迷信：塔里木河，那不是一条河，那是一匹无繮的駿馬！只有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才能把它擒在自己的胯下！不过，他們說，这样的英雄，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是不会有的。

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这支生产大軍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胜利地开到了这里，他們抓住馬鬃，

攀上馬背，竟然把这野馬制得服服貼貼的了。人民解放軍战胜塔里木的事实，給附近各县的維吾尔族农民壮了胆，助了威。他們发現：原来，塔里木幷不是永远不可治服的。他們都說，人民解放軍是他們的开路先鋒。向人民解放軍学习，組織起来，跟着共产党走，面前就沒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起初是几百名青壮农民报名加入了我們的队伍，和战士一起向塔里木进軍，建立起来第一批国营农場，到后来，就連从前那些把塔里木比做“无繮野馬”的老人們，也都紛紛上馬了。一九六〇年，沙雅县的几个人民公社又在塔里木河上开了一条大渠。据到过那里的同志說，大渠修得又寬、又直，流量非常可观，农民的情緒高漲极了。

这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大变，特变！这变化不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而独独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你能說这是偶然的嗎？

林海淸同志为我叙述了这一变化的大概經过。

早在步兵十五团穿过塔里木向和田进軍的时候，他們就已經对塔里木河畔这块肥土沃壤发生了濃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当时担負着迅速进軍的任务，沒有来得及对它进行深入的調查了解。一九五五年，在党中央“多为新疆人民办好事”的号召下，在新疆生产建設兵团总的部署下，他們开始考虑到向塔里木腹地发展的問題。一开始，他們就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从中央农垦部、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設兵团各个师，一直到当地的党政領导机关以及各族人民群众……，全都大力支持了他們。为了弄淸楚这块綠洲究竟有多么大，上級派飞机进行航測，做出了前途远大的肯定答复。然后，又派遣大地測量队和經济考察队，繪制了詳細的地图，进行了細致的地貌、地物調查，证

实了这块綠洲的富饒丰腴。在一整条塔里木河上，还安設了几座水文站，专門收集这里的水文資料，寻找河水变化的規律。慢慢的，人們逐漸认識到：塔里木根本不是什么不可制服的怪物，問題全在于：由誰来做，和怎样来做。总結人們以往在这里遭到失敗的全部教訓集中于一点，是沒有共产党的領导。我們人民軍队，有共产党的堅强領导，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有高度的組織性，正应該在这里首先发难，打开头陣。

万事俱备，只欠东風。正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議。在那神圣的讲坛上，党中央、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就好像一柱照徹天地的火炬，高高举起，人們的眼睛，亮了！人們的热血，沸騰了！人們問：塔里木，要水有水，要地有地，为什么不敢开发？它是龙，我們乘龙；它是馬，我們擒馬；它就是鋼骨水泥、銅鑄铁打、金剛石垒成的一座硬碉堡，我們也要把它拿下来！林海清同志对我說："就在那时，我們下定了进軍塔里木的决心。"

在一片密密的胡楊林里，他带我参观了他們初进塔里木时的师指揮所。看来，这建筑并不十分复杂。就和埋电綫杆差不多，只要把砍倒的胡楊树一根紧靠一根地埋在地上，排成一个圓圈；再在頂上搭一层較細的椽子，就可以全部竣工了。但在当时，这就是整个塔里木的头等高級的房子。二等高級的是地窝棚。至于第三等的，現在已經看不到了。据人們介紹，那工程更是簡单。反正当时每个人砍的柴禾都不少，只要下工时捎一捆回来就差不多够用了。把这一堆一堆的柴禾放成一个大圓圈，再在圓圈的正中心摆上一大堆，然后把它們全部点燃，这房子就算大

功告成了。在这火与火之間，凡是参加“建筑”的人，就都可以得到自己应得的一席鋪位。这种房子的优越性很不少，除了暖和、空气好、不怕野兽的襲击之外，还可以給晚归的同志指路。当时，由于荒原上的野生植物太高太密，夜晚迷失方向的人是很多的。甚至于出去解手放哨，都会摸不回来，而人的声音在密林之中又傳不多远，要不是有这样的“火宅”做灯塔，那就只好在林海里漂凌一夜了。

这就是人們初进塔里木的生活。

这很像我們初到南泥灣时的那些日子。那时，物质条件虽然困难到了极点，有了籽种沒有口粮，有了口粮沒有籽种，更沒有牲口和农具，甚至連打造鐝头的烂铁也很难找到。我們却一不怕苦，二不叫喊，三不向人伸手，凭着一顆忠于党的赤心和一双能干、肯干的手，一股勁地埋头苦干下去，最后，到底苦尽甜来、丰衣足食了。

說到了初进塔里木的艰苦生活，人們几次对我提起老紅軍溫玉标的名字。我知道，在南泥灣时期，他就是我們部队的一位老英雄。南下北返时，他把一副油盐担子，从陕北一直挑到了广东，又从广东一直挑回了陕北。在当时，他好像就是我們中間岁数最大的一个。算起来，如今总該有六十四、五了吧？有人为我找来了他的一張画像。这是一位从北京来訪問的画家的作品。画得的确不錯：很像，从外貌到精神，都很像我們的老溫。即令是从来沒有見过老溫的人，看了这張油画，也不能不对老溫肃然起敬。日月不饒人，看得出来，老溫的确又上了几岁年紀。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基层管家务，風里雨里，奔波劳累，到現在，臉上的皺紋已經織成了网，两面的腮頰凹陷下去，大概牙齿也已經沒

有剩下几顆了。但是，精神却还像从前那样旺盛。这对眼睛，黑亮黑亮，而且微微閃出一点笑意，好像正在对我說：“人們都說老溫老了，你說說看，我到底哪一点老了？我不是还挺結实的么？”

“我不是还挺結实的么？”——人們告訴我，这是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老溫新添的一句口头語。只要人們一談到他的岁数或者是身体，他就必然要先端出这一句話来堵你的嘴。那一年，他年交花甲，整整六十岁了。他为革命忘記了自己的一切，組織上可就要处处照顾周到。因此，組織决定让他退休，征求他的意見，他願意到哪里去，就在哪里为他安排休养的环境。他感謝組織对他的照顾，可是，他說：“現在还不需要，你看，我不是还挺結实的么？”任凭你怎样說，他还是一口咬定这几句老話，沒办法，組織上只好暫时擱了下来。第二年，部队要进塔里木之前，沒想到，他却主动找到組織上来了。他說：“組織上既然让我自己挑，那就让我上塔里木去吧！”領导同志說：“那是让你挑个地方去休养，可現在塔里木什么休养条件也沒有啊！”他說：“让我跟大家到那里去干上两年，条件不就創造出来了嗎？”領导同志說：“算了吧，老溫！你就不要去了。过两年有了条件，你願意去，我們再替你安排。”他說：“我可不能等别人創造好条件自己去享受。你看，我不是还挺結实的么？还是让我去吧！”死說活說，反正是非去不可。不答应他，他的眼睛都有点发潮了，沒有法子，領导同志只好点了头。当时，部队初进塔里木，正是披荆斬棘，开天辟地，大动干戈的时候，不是头頂三尺火的青壮男女硬是頂不下来，因此組織上虽然让他来了，可故意沒有給他分配工作，只是对他說：“人事部門还要研究一下才能决定，你暫时先在場部住下来吧！”这一回，老溫并沒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見。他是个閑不住的人。塔里

木这么多的肥田沃土，你不給他分配工作，他还发愁找不到事情干么？我了解他这个人，他什么也不怕，就怕你分配給他一个絆脚的工作，变相地强制他休息。你不給他分配工作，那才正合他的心意呢！因此，每天一起床，他背起一張坎土鏝，带些干粮，提上一个水壶，就不知哪里去了。直到星星出齐以后，他才出現在伙房的灶火坑旁边。要是有月亮，那就更糟，即使半夜到他的床上去摸，你仍然还是摸个一場空。当他的行踪引起人們的注意时，場部附近的一块荒地已經被他开出来二十几亩了。在塔里木开荒，这可不是一件簡单事情。首先，需要把荒地上这些密密麻麻的紅柳、駱駝刺、胡楊树全部挖掉。单是从这二十几亩荒地上砍伐下来的乱树杂柴，就够一个連队燒几个月的。然后，还得把这二十几亩荒地上的沙包、沙梁全部鏟除。有的沙包足有一丈多高，碰上它，一天能平整出一分地来，成績就算相当不低了。想想看，这是多么艰巨的工程！人們这才发觉：不給他分配工作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主意了。經过周密的考虑，組織上决定：还是让他到园艺队去当队长比較好。征求他的意見时，他說："好啊！把咱們的塔里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年輕人吃上咱們这里的果子，好更加热爱咱們的塔里木。"人們让他到园艺队去原本想限制他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本来嘛，种瓜种果又能有多大的劳动强度呢？可是，不行，一到园艺队，他的新点子就又出来了：鼓动全队同志提出了爭取粮食蔬菜全部自給的奋斗目标。这一来他就又正大光明地投入开荒劳动中去了。园艺队多半是从河南、山东支援边疆建設来的一些女同志。头几天，工效不高，老温很发愁。恰好場党委提出了車子化的号召，他一想：对呀！車子运土当然比挑担子快啊！他立即找了几个心灵手巧

的同志一起研究，画出图样，連夜赶做了四部。才开始，女同志們都不敢推。有几个胆大的試了試，車子一歪倒，大家就嘻嘻哈哈大笑一場。老溫看出来是沒掌握推車的要領，就亲自給大家示范。第一車，两筐土，他推到了目的地。第二車，四筐，他还是稳稳当当地推到了目的地，最后，一直增加到十筐。大家一看，說："老队长能推，我們为什么不能？"老溫又把自己才摸到的經驗对大家一讲，不到半天，大家就都爭着推起来了。他把車子迅速增加到二十四部，于是，工效猛然提高了一倍还多。他們不仅成了全場車子化最早的单位，还創造了全場平地的最高記录，夺得了"开荒急先鋒"的錦标。这一来，溫玉标的名声轰动了整个的塔里木。所有的男女职工全都提出了向南泥灣老英雄学习的口号。这面曾經在南泥灣飄揚的紅旗，現在，又在塔里木迎風招展了。

我很兴奋。我們部队在南泥灣創造的精神財富，由我們的老同志带到了这里。我更兴奋，这种通常被人叫做"南泥灣精神"的革命傳統，在这里又得到了发揚光大。

大概是因为我在部队工作的緣故吧，人們还特别对我提到許多轉业軍官和他們的妻子的情况。据說，他們在这里，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人給我讲了个两夫妻的故事，留給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那个男的叫張临儒，山东人，身强力壮，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女的叫刘貴起，刚从农村出来不久，虽然也是山东人，长得却偏偏十分秀气。轉业以前，張临儒在我們南疆部队里当排长；刘貴起却是一个普通的随軍家屬，一天到晚，不过是忙活一些家庭瑣事。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大跃进的号角剛剛奏响，开发塔里木的大业正在发端，上級批准了張临儒的申請，他們双双来

到了这里。在这里，刘貴起开始和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一起，参加了劳动。直到这时为止，应該說，一切一切，都还是以男的一方为主的。沒有多久，由于工作的需要，張临儒被調到别的連队去当分队长，他們就暫时不在一起了。几个月之后，上級为了照顾他們的夫妻生活，准备把刘貴起調到她丈夫那里去。不錯，調是調过去了，但是，在塔里木荒原上的这几个月，是在生活主流之中向前奔騰的几个月，是突飞猛进的几个月，經过这几个月的磨炼、感受与思索，再加上組織上的教育，同志們的帮助，如今的刘貴起已經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刘貴起了。她不是一般地参加了劳动，而是以一个社会主义主人公的态度，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与聪明，因而，就在这几个月中間，她已經是一个穆桂英分队的公认的好領导了。穆桂英分队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穆桂英分队。因而，过不几天光景，領导上鉴于那个分队的再三請求，只好又把刘貴起調了回去。对于刘貴起的这一巨大变化，張临儒是估計不足的。他总以为：再也沒有人比他自己更了解自己老婆的了。他承认自己的老婆会进步，而且会有不小的进步，不过，你要說这进步究竟怎样了不起，他可无論如何不敢相信。然而，信不信由你，事实居然是这样：上級为了照顾他們的夫妻生活，不是把老婆調到他那里去，而是把他調到老婆这里来了。出乎張临儒意料之外的是，他一回到这个連队就听得人們說，不但刘貴起自己是全連最硬的一員虎将，而且刘貴起領导的女工分队也是全連最硬的一个分队。他很有些不服气。有一次，私下里跟刘貴起开玩笑說：“别人服你，我可是不服你！”刘貴起也跟他开玩笑說：“好，那咱們就比比。”他說：“比就比！不信，咱們明天就試試。”当时，一块大田等着播种，可是田头上

的水渠还沒有挖好，正需要赶快修成，于是，穆桂英分队当員向全連同志提出了革命的友誼竞賽。張临儒是个說一不二的硬汉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挑战。这样一来，夫妻比賽的話儿就傳播开了。爱逗趣的人見了張临儒就問："刘貴起可不是好惹的，比輸了怎么办？"問的人多了，張临儒就随口答应一句："輸了我不姓張！"偏巧让刘貴起听見了，也凑上一句，說："好，不姓張，姓刘！"第二天一早，人們来到了工地，展开了友誼的劳动竞賽。張临儒一向不怀疑自己的体力，他想，只要他不磨蹭，比赢老婆絕对不成問題，因此，他一到工地，二話不說，就是悶着头狠干。刘貴起可不然，在长期的劳动中，为了多出活，多貢献，她还发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般人干活都和張临儒差不多，只能是一个胳臂用力。刘貴起却是左右开弓，两条胳臂都能輪換使力，輪換休息。这一来，当然工效就高得多了。因此，她干起活来，有劳有逸，好像幷不那么吃力。張临儒一旁看了，不說自己看不出門道，反倒认为他自己的胜利已經有了把握。到了該吃飯的时候，他还想抓紧时間多干几下，刘貴起却是不慌不忙，生火、燒水、烤饃饃，还給他送到手上催他吃。見他干得不得法，还給他傳授經驗，張临儒却根本沒有听到耳朵里去。收工时，关心的人們問到底誰赢了，張临儒擦着汗，乐呵呵地說："量嘛！一量就知道了……。"量是量了，不过，比赢的幷不是他，而是人家刘貴起。大家跟他开玩笑，都管他叫"刘临儒"，臊得他实在沒办法，只得公开宣布：服了他的老婆。

在塔里木，这是流傳很广的一段佳話。这段佳話，很有趣，也很有意思。大跃进的春風吹到了塔里木荒原。荒原在变，人也在变，我們的生活多么美丽！

塔里木的一切，我說，这一切，都是大跃进的产物。

河上的斗爭

有人告訴我：塔里木的夜色是美丽的。今夜，月色很好。又沒有一絲儿云彩，正好到河上走走。

离河还很远，就听到了“嘩——嘩”的水声。我判断，那是有人趁着夜色搬网。——人們說过，春天是塔里木的枯水期，枯水时节最好捕魚。但是，同行的人說：夜深了，誰有那么大的兴致呢？怕是河水又把什么地方的堤岸給拉垮了。我不由好奇地問：既然是枯水期，它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冲力呢？他說：枯水期，只是說河水的总流量减少了，水位普遍降低了，其实，它的主流还是很凶的。因为河底都是流沙，主流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經常到处滚动，今天在河心，明天說不定就到了岸边。一旦靠近了河岸，河岸就很难不被它拉垮。昨天你明明看見岸上还有一条挺不錯的車路，今天你再到那里去找，它也許就会連影子也不見了。

轉过一带黑葱葱的胡楊林，大桥的桥头一下子跳进了眼帘。月光照在高高的牌坊上，隐約可見五个大字，我知道，那就是：“塔河第一桥”。从这里，已經可以看到那大河的一角，河水反射着月光，好像一張平平的大玻璃。待到登上了桥头，我这才看出了它的巨大的身姿：西望河水的来处，天水相連，烟雾漫漫；东看河水的去所，也还是烟雾漫漫，水天一片。这时，再看那两岸的密林，由于頂上罩了一层亮紗，而显得婆婆娑娑，有了一股神秘的味道。凭着栏杆俯視河水，只觉得那河水其实并沒有流动，

反倒是我們脚下的木桥正在一条水晶石鋪砌的大道上飞奔。

从脚下什么地方忽然傳来一声响动，打破了我的幻觉。凝神一看，我才发觉桥桩上坐着一个人，正在那里搬网捉魚。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他的熟人，他一边把网放进水去，一边操着一口标准的四川腔問我："带烟了么？給一根！"直到我把烟扔到了他的手里，他才发觉自己认錯了人，連忙不好意思地道了一声："多謝！"我問他魚多不多，他說："多是多，就是不大。"我問："打到大头魚了沒有？"他抬起头来仔細看了看我的穿着打扮，怀疑地反問："你，大概是来参观的吧？"我說："你怎么曉得呢？"他說："一听就听出来罗。我們塔里木人沒有那个不曉得，打大头魚得到下游去。"接着他便津津有味地介紹起塔里木的这种特产来。据他說，頂大的足有四五十斤，单是一个魚头，就有几斤重，白水清燉，滿碗是油，湯鮮肉細，味美可口……。正說得有勁，突然，远处"呼隆呼隆"一声巨响，仿佛城墻倒塌了一般，只見一棵大树四脚朝天栽进了河底，水面上騰起一团黑蒙蒙的土雾，半天半天不見消散。我知道，这又是河水造下的罪孽，不由得随口駡了一声："好厉害家伙！"桥下的人笑着答腔說："这算啥子厉害？我們才到这里的时节，那才眞叫凶喲！"——看来这是一位見聞很广的人物。既然他具有一般四川老乡健于言談的特点，我也有听他一談的心意，經他把話头这样一提，于是，我們一个桥上，一个桥下，就这样攀談起来。要不是我不断給他提醒，他甚至把搬魚的事情也給忘記了。

話是从三年前說起的。

那时候，塔里木河的北岸才建起第一批国营农場群，河南岸还沒有动手开发，师党委給全师下了命令：继續扩大战果，直指

塔河以南。很快，一場新的战斗行动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河上还沒有这座大桥，大批的物資器材堆在北岸，全靠几十只小木船一趟一趟地往南搬运。那时候，这里可沒有現在这么幽静，簡直和我們以前强渡禹門口黃河天險时的情景一样，白天黑夜，小木船来往如梭，“嗨咗嗨咗”的船号子把天都吵翻了。可是，大批的物資堆在北岸，像山一样，还是不見減少。

这时，师党委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組織架桥突击队，突击架桥。人們知道，塔里木河的河水是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三条大河汇合而成的。根据水文記載，每年七、八月間，三条大河必然先后漲水。洪水一到，不要說架桥，就是架好了桥也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險。因此，大桥必須赶在洪期以前完成。具体地說，就是那年的六月一日，总共只有四十几天的时間。而能否在六月一日以前架成这座大桥的关鍵，又在于能否在五月中旬以前打好所有的一百多根桥桩。这是一个主攻任务！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給了王树德同志所在的那个連队。

王树德同志，是这个連队的中队长，党支部委員。他是一位老同志，在解放战爭末期就是我們部队的一位功臣。自从受領了这个打桩任务之后，可以說，他把心都泡在这条大河里了。吃飯、睡觉，他也很少离开大河。由于他会走群众路綫，經常組織大家一起研究，工程进展得十分順利。到五月上旬，已經只剩下我們脚下的这几根桥桩了。但是，人們誰也沒有想到，就在最后这几根桥桩上却出了問題：在入土两米以后，这几根桥桩硬是再也打不下去了。……已經打了两天一夜，始終不見有什么进展。小伙子們全都卯足了勁，拚了命地出力。又是两天一夜过去了，还是沒有多大进展，而时間已經相当紧迫，距离五月十五日只剩

下几天的时間了。

唯一的办法是組織人下水去看看。連里会水的人按說不少，可是水性都不怎么頂好。同时，由于連續打了几天桩，河底被掏得相当深，河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急速旋轉的水渦。人們下去了几次，还沒到桩根，就被漩渦扔上来了。当时連里水性最好的同志，也就是說，能在水里睜眼的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长在黃河边上的一位战士，一个就是长在洮河边上的王树德同志自己。王树德同志剛說自己要下去看看，还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那个会水的战士已經脫光衣服搶先跳下去了。他在水里停了足有一分多钟。在地面上，一分钟并不算长，在水里，那可是长得要命呵。王树德同志急得滿头冒汗，唯恐出了意外。当他三下两下扒光了衣服，准备往水中跳去的时候，只見水面上忽然咕嘟一声，起了一个很大的波紋，那个战士把头冒了出来。据那位同志报告：可能是多年以前泥沙淤积的結果，一根很粗很大的大树臥倒在深深的泥沙之中，位置恰恰在这几根桥桩的正底下。因为大树被桥桩卡得太紧，他在下面用力搬动了几下，还是沒能把它搬动。据他看，如果不把这几根桥桩提起来，要想把大树挪走，那是不太可能的。可是，河底都是泥沙，一旦提起桥桩，下面就将被泥沙淤平，必須重新再打，那样一来，不論你怎么掐算，六月一日之前也是不能竣工的。万一来了洪水，工程一停就是一年，开发南岸的战斗势必因此陷于停滞。因为自己沒有完成任务而影响整个战斗，这是战士的耻辱。这样的事情不但是王树德同志所不允許做的，也是全連每个同志所不允許做的。……大家討論来討論去，还是想不出什么頂好的办法。最后，会水的同志集体向中队长提出請求，說：“要不然，让我們全部下去吧！

就是冒多大危險，我們也要扫清这个前进的障碍！”王树德同志安慰同志們說：“用得着那么冒險嗎？……这样吧，天到晌午了，大家也都累了，还是先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再說。留一两个人在这里好好琢磨琢磨，我看更好的办法还是可以想得出来的。”大家不肯离开工地，他又好說歹說了半天，才把大家支应走了。

桥头上，只剩下他和剛剛下水回来的那个战士了。他們俩商量决定：再下水去看看，先把水下的情况彻底弄清楚以后再讲。两人又輪番下去了几次，互相把情况一摆，这才发現：这几根桥桩之中，其实只有一根桥桩和那棵大树卡得太紧，只要把这根桥桩提起来，那棵大树就不难挪动了。王树德又按照这几根桥桩和那棵大树的部位画了一張細图，反来复去地思摩了一陣，終于想到：如果順着水流的方向挪动大树，借助于水的冲力，挪动起来就比較省力了。两人越想越有把握，越研究劲头越大，来不及等到下午开工，就吭吃吭吃地忙活开了。把那根桥桩提起来以后，喊了一声“預备！下！”两人就同时扎下水去。他們鼓足气力，同时用劲猛推，第一下不見动靜，第二下还是不見动靜，到了第三下，那大树到底开始滚动了。他們同时浮上水面来，相視一笑，换了一口气，就又下到了水底。只一下，那大树就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但是，就在这时，那个战士猛然觉得水势有些不对，断定是主流滚到这里来了，赶紧双脚踩水，浮出了水面。睁眼一看，只見主流果然正以汹涌澎湃之势朝着这里滚来，水头碰到桥桩，激起一个更大更强的漩渦，而王队长，正在那漩渦的中心拚命掙扎。他顾不得一切，直向王队长的身边扑去。然而，那水流力大无穷，还沒容他凫近，已經把他冲出了很远很远。等他重新凫回原来的地方，王树德同志却早已踪影全无了。……两天以

后，桥桩顺利打到了水底，王树德同志的尸体也在下游漂出了水面。王树德同志为完成祖国交給的任务貢献了自己的生命。那根桥桩，恰恰就是我們脚下的这根桥桩。他犧牲的时間，恰恰就是三年前的今天。

讲故事的人驟然煞住了話音，嘩嘩嘩地搬动开了魚网。网里明明有一条蹦跳的大魚，他却并沒有去捞，随手就又把网放到水里去了，好像他在这里搬网并不是为了打魚似的。他之所以要这样搬动一下，不过是为了掩飾一下自己不平靜的心緒而已。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他今夜会对搬魚有这样大的兴致。

夜，靜极了。只听見大魚落网以后胡乱扑騰的声音。我們全都沉默着。各自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平息着自己內心的激动。我还想听他再談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样开口，待了很久，才似乎无心地問道："从那以后，斗爭总該順利一些了吧？"他不同意地答了一声："哪里喲！"就仰着头想开了自己的心事。烟头的紅光在下面一閃一閃地亮了一会儿，最后，嘶的一声，消失在水中了。我知道，他就要开口了。

他先問我："大概……你到过南岸了吧？那么，你当然看到那条大渠嘍。"我說："看过了。"他又問："那，老龙口呢？"——老龙口，指的是大渠进水的地方。今年，因为上游修起了那座巨大的平原水庫，大渠可以不直接从塔里木河进水了，那里就成了历史的陈迹。当得到我的答复之后，他就从这个"龙口"开头，又給我摆了一段河上斗爭的龙門陣。

事情原来是这样：

俗話說，"龙能吸水"。一条龙，爬到了河边，大嘴一張，河水就乖乖地流进了肚子。人們历来把大渠进水的地方叫做"龙口"，

这确实是个挺不錯的名字！可是，塔里木河和旁处不同，在旁处挺能吸水的龙，一到这里，可就无能为力了。

南岸大渠刚一修起来的时候，进水本来不錯，可是到了正好需要放水灌地的时候，主流却突然滚走了，整个一条大渠，一下子就干得冒了烟。根据科学家們的建議，曾經試驗过各种各样的引水办法。然而，什么无壩引水、一龙多口引水……一切一切全都用尽了，大渠不进水还是照样不进水。科学家們以前沒有到过这里，他們还摸不透这条大河的脾气。

多少年来，維吾尔族老乡說塔里木河是个“无繮馬”，指的就是河水主流这种四处乱跑的現象。无論你用什么办法，你也套不住它，剛剛以为它已經钻进你的套里来了，三来两去，它又扔开你跑远了。要不然，塔里木河两岸这么多这么好的土地，怎么会沒有人来修渠开地呢？

当时，部队在南岸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不同的是，人們既然来了，就根本沒做回去的打算。人們說：“美帝国主义都让我們打敗了，我就不信，会制不住一头沒有籠头的瞎馬！”——这，說的是人們的信心和决心，至于制服塔里木河的具体办法，当时可还沒有找到。不用說，全师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发愁，有的战士愁得沒有主意，还曾經表示：“只要能把河水逼上来，你就是让我死在河里，我也願意！”

师里的首长担負着全师的命运，比起大家来，自然是更要焦心。他們白天黑夜地研究討論，比过来比过去，除了一条最困难最大胆的想法之外，一切办法都肯定地不能应用。这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截断塔河，逼水进渠”。单从表面上看，这主意好像并不新奇。是呵，黄河上用过这个办法，洮河上用过这个办法，

关內的許多許多条大河上都有人用过这个办法。可是，毛主席告訴过我們：对于具体的情况必須做具体的分析。一般說来，拦河打壩必須选在河底坚硬的地方，但在这条河上，除了流沙，还是流沙，要想找一段坚硬的河床，那才眞叫"比登天还难"。一般說来，当大壩最后合龙的一刻，必須在很短的时間之內投下巨量的混凝土大型三角鼎，但在这个塔里木，不要說什么三角鼎了，就是找拳头大的一块石头，也是枉費气力。因此，要想在塔里木河筑起一条拦河大壩，就不能不說是一个十二分新奇的問題了。即使是想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也还不能最后解决問題，还必須从所有的指揮員之中挑选出一个恰巧适合担当这个責任的指揮員来，如果选擇不当，用非其人，到头来也还是不能成功。正是由于这些問題都还沒有解决，所以，师党委一时还很难下定最后的决心。

就在这时，一位姓鍾的場长（也許不姓鍾，而姓朱，我当时沒有听得十分清楚）跑到了师指揮所。他向师首长提出了一个建議。这建議正和师首长想的一模一样："拦河打壩，断水截流。"并且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給他，让他去試上一試。

說到这位鍾場长的优点，那是很多的。雷厉風行，潑辣能干；爱护战士，更是素有名声。可是，正像我們每个人一样，他也有他的缺点。缺点之中的一条，就是：一旦領导上沒有把他抓紧，做起事来，他就可能会冒冒失失，欠缺周密的考虑。虽然他已經年近五十了，有时候，还不是那么老练。对于他来說，想到这样一条大胆的路子上去，那并不奇怪；可要让他拿出稳妥办法来，那就不是那么十分容易了。就拿这个任务来說，如果他确实迷上了这个工作，又让他掌握了很周到、很可靠的办法，凭着他

那种猛打猛冲的干劲，簡直可以說，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单凭这么两句白話你就交給他去做，結果如何那就很难設想。对他这些，师首长当然摸得頂透，因此，师首长开口就問他：有沒有把办法想好，他說："想好了！"师首长就让他摆出来看看，到底怎样？他的办法是用树条子綁成梢捆，一边下梢捆一边填土，从两岸逐漸向河心推进。师首长說："这个可以。可是，你把河水全都逼到中間那个口子上去了，它的力量那么大，你用什么办法来让它断流合龙呢？"他說："还是梢捆！我把大量的梢捆在一秒钟之內一下子扔下去，不愁它不給我断流合龙！"师首长又說："对！你用大量的梢捆。可是我問你，你怎么能把那么多的梢捆在一秒钟之內全部扔下去呢？"他撓了半天头皮，說不出来，只好承认："这一点还沒有完全想好。"不过，他說，他保证能想出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来。师首长說："不行！这是个最要命的問題！在沒有想出頂好的办法之前，师里不能批准你去冒險。"鍾場长无奈，只好告辞了。可是，鍾場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只要迷上了什么，他就非要試試不可。因此，他走出門来三次，他又回去了三次，他总說他一定能有保險的办法。师首长說："你再磨再纏也是不行，只要沒有办法，你来四次不也是白来？"按說，第四次他是不会再来的了，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第四次跑到师首长那里去了。他說，他自己虽然还沒有办法，但他坚决相信，只要让全場的群众都来献計，最好的办法总是可以想得出来的。——說实在話，师首长并不要求他果真什么都能想得那么周全，师首长向他要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这种坚决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綫工作方法。他对这个工作这样入迷，这样坚决，在他前几次来时就已經被师首长中意了，如今

他又提出了这样一条保证，师首长就更加放了心。不过，这不是一个可以馬虎对待的事情，在最后交給他这个任务之前，还应該苦其心志，让他更加重視自已肩上的担子，更加坚定走群众路綫的决心。所以，师首长当时并沒有对他点头，只是說，研究研究以后再讲。当时，师首长就估計他不会死心，不出所料，他果然又一連来了三次。直到第七次，他非常果敢地提出：完不成任务情願接受党紀制裁的时候，师首长看出他的劲头确实已經憋足了，这才对他松了口："好吧！你回去告訴你們政委，就說师里已經批准你們的請求了。"临走，师首长又特别叮嚀他："老鍾！特别要多加考慮。"

經过这样一番周折，鍾場长果然細致、稳重得多了。

群众发动得很彻底。"拦断塔河"的口号振奋着軍心。整个南岸的部队都为之沸騰了。要說冲天干劲，那才眞叫冲天的干劲呵！大家一討論，鍾場长那个"合龙"計划中的难关也让突破了。人們想出来：在大壩从两岸推进到河心以后，一边开上去一部拖拉机，在两部拖拉机之間拴上几根粗绳，用船把梢捆运到准备合龙的地方，堆放在悬空的粗绳上面，合龙时，只要一声令下，两边同时砍断绳子，所有的梢捆猛然跌落下来，不是就可以一下子把那疯狂的激流切断了么？……但是，事情并不像人們想像的那么簡单：連續实驗了两次，两次都遭到了失敗。任凭你一次投下多少梢捆，都招架不住那股激流的凶猛冲击，到后来，还是让那河水突圍逃走了。

要让革命群众认输，那是毫无可能的。大家继續研究两次失败的教訓，終于发現：問題在于敌人的力量过于集中；必須在一开始，就注意分散敌人的力量。研究的結果，人們找到了面对

水流构筑弧形大壩的办法，迫使水流向两侧回旋，这样一来，河水到达我們准备合圍的地点时，力量就势必大大地减弱了。——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規律的計策。人們的信心，百倍地增强了！

新筑的弧形大壩迅速向前推进，又到了应当断流的时候。这一次，人們的决心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为了鼓动軍心，按照人們的意見，采取了我們民族的傳統的示威形式：大河两岸，两面"帅"字旗当空高挂，迎風招展。两辆拖拉机开上大壩，两条粗绳在半空搖搖摆摆。粗绳下，运梢捆的小船此来彼往；粗绳上，梢捆堆滿滿加高，亚賽一座柴山。粗绳两端，早站好十名精壮的赤膊大汉，人人手握馬刀，寒光閃閃。单等时机一到，以鳴枪三响为号，刀斧手同时掄刀断绳，浩浩蕩蕩的塔里木河就要断流。

看来，一切都准备得挺好了，不料想偏偏发生了意外。由于梢捆加得太重，超过了二十五匹馬力拖拉机的全部力量，一不小心，南边壩上的那辆拖拉机突然被粗绳拽下了大壩，跌进了河心。河水很快沒过了車頂，如果不設法紧急搶救，这辆拖拉机就将要这样报銷了。鍾場长立即决定，調一辆八十匹馬力的拖拉机把它拖上岸来。可是，当时大桥还沒有修起，而大型拖拉机又太大太重，小木船沒有办法运載，所以南岸根本沒有。在这紧要三关的时候，怎样才能把它从北岸运到南岸，非常令人揪心。鍾場长叫人把两只木船并排綁在一起，命令拖拉机手把机車稳稳地开到了船上。虽然还沒有把船压沉，可是，整个的船帮全都吃到了水里，河水在船舷上拍拍打打，只要稍稍摆动一下，这部拖拉机就又有灭頂的危險。一辆拖拉机陷在河心已經很糟糕了，再把这辆陷进去，那可怎么得了？但是，鍾場长的想法更有道理。他說："事在人为！"既然船在岸边沒有下沉，那么，只要駛船

的人多加小心，动作一致，保证平稳，就是到了河心，它也一定不会下沉。当时，事情已經非常紧急，不容許再有一分一秒的拖延，空喊不行，那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身为战斗指揮員的人必須立下决心，当机立断。因此，他纵身一跳，登上船头，鎮定了全場的情緒，使大河两岸一下子充滿了严肃紧張的战斗气氛，然后，对駛船的水手低声发下命令："过！"

大船仄仄歪歪地駛离了北岸。浪头拚命地向船板上翻竄。岸上人們的心随着每一个浪头的起伏而跳动。人們是多么希望那船快一点駛到南岸呵，可是，那船就像被什么东西絆住了似的，好半天好半天，看不出它到底有沒有向前挪动。一幅三百三十米寬的河面，木船整整走了二十四分钟。整整二十四分钟，鍾場长双手叉腰，站立船头，两眼烱烱发光，紧盯住船头前面那二尺水流。在这二十四分钟里，大壩的周圍始終是紋風不动，鴉雀无声。只听到駛船的人們輕輕的"嗨咗！"……空气沉重极了，人們的心都快要爆炸了，終于，船头抵住了碼头，拖拉机平安开上了南岸，一顆顆被它提在半空中的心，这才悠悠地放了下来。

問題解决了，一切恢复了正常。等梢捆重新在粗绳上安放停当之后，人們的目光立时全都集中到了鍾場长的身上。他低头看了看表，向身旁的同志笑了一笑，掏出手枪，对着枪口吹了一口气，把它举过了头頂，人們的目光立时轉到了馬刀手那里，只听得三枪响过，随着一声断喝，刀光一閃，山一般的梢捆陡然降落，……妙极了！河水果然在那里来了一个紧急煞車，左五右六地打过几个漩子，无可奈何地止住了吼叫，慢慢地，情緒变得低沉起来，循着人們替它安排的道路，規規矩矩地走进了大渠的龙口。……

……故事停止了。我兴奋地問道："以后呢？这以后，和河水就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斗爭了吧？"

他說："不喲！塔里木河的脾气坏得很呢！每年七、八月間，它都要发作一次。洪水一到，原来打好的大壩就又被洪水冲垮。洪水是穿过沙漠来到这里的，一路上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把大渠的龙口淤得平平的，根本沒法进水。因此，每年洪水一过，就又要打壩，又要清淤。只是到了今年我們在上游修建了一座水庫，才不再从塔里木河里直接引水了。再过几年，我們还准备在塔里木河上游的三条大河上，給它一家修上一个大水庫，根本不許它再夹带泥沙跑到塔里木河来为非作歹。那时候，你再到这里来看吧，塔里木河管保早就变成我們各个农場的一条天然的排水沟了。"

故事在这里結束了。

趁着我們这里說話，月亮已經悄悄地移到了河西。河水还在蕩蕩地流着，远处仍然不时响起河水拉垮堤岸的声音。我告辞了这位偶然碰到的同志，慢慢地走下桥来。心里祝願着河上的同志今夜多捉几条鮮美的大魚。

战　友　們

这几天，我和許多分手多年的战友又見面了。

所謂战友，那就是曾經在一个鍋里吃过飯，一个炕上睡过觉，一条战壕里打过仗的最亲密的同志。在以往那些战爭的日子里，他們有的深入敌人陣地捉过舌头，有的冒着枪林彈雨送过信，有的在战火紛飞的前沿上流过血，……他們都为革命战爭的

胜利貢献过自己的力量。严酷的革命战爭鍛炼了我們每一个同志，在胜利后十一年的今天，在生产建設的新的崗位上，他們大多已經担起了比較重要的担子。在我們分开工作的这些时候，在革命向前推进的路途中，他們中間也許有人絆了一下，稍稍落后了一小步，但我仍然坚信，他們迟早总会健步如飞，赶上自己的队伍。我来到这里，原想都去看看他們的，可是，时間不巧，正是春播，他們委实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他們見老战友去了，总要費心費力地張罗一番，使我觉得实在不能安心，因此，有的地方非走不可，我走到了；有些地方比較偏远，我就沒有再去打扰，只能請那些見到面的同志特别向他們轉达我的問候。

在阿拉尔，我見到了我們的王金山同志。真的，对于王金山，我熟知他的所长，我也熟知他的所短，可以說，我熟知他过去的一切。他从小生在山东，后来逃荒到了山西，当过长工，也下过煤窑。一九三六年紅軍东渡黃河抗日，他自动报名当了战士，不久，就做了連队的指揮員。他为人直爽，有山东好汉的特点，可是脾气不好，据他自己說：那是沾染了一点軍閥殘余。在陝北生产的时候，他們团长为了治他这个毛病，故意把全团脾气最坏的一个排长調給了他的那个連队。他的脾气坏，那个排长的脾气更坏。他不許那个排长跟战士发脾气，他就得首先注意不許自己发脾气，因此，慢慢地，那个排长的脾气让他治好了，他的脾气也让那个排长治过来了。据他說，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前些天听到郑昌茂同志談起他，甚至夸他近来在爱兵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現在，他是塔里木河北岸的总場长，郑昌茂是塔里木河南岸的总場长，据說，他們这两个紅軍老战士之間，正在进行着一場革命的友誼竞賽。誰胜誰負，一

时还沒有見出分曉。我欢迎他們这种竞賽，但我更願意他們两方双双获胜，誰也不要掉在后面。

看了塔里木的一切变化，使我兴奋；看到老战友的进步，更使我兴奋。当我即将离开阿拉尔的这天晚上，我实在兴奋得睡不成觉，只想和他多談談，談談部队，談談自己，天南地北地都談談。

我和他开玩笑，問他的脾气如今改得怎样了。我給他提意見，希望他把渠边、田头那茂密丛生的芦葦好好地整治整治。但我主要的是給他打气，鼓励他大干、狠干下去。我也說到了这几天来我內心的兴奋和激动：我是个放牛娃出身的人，来到你們这里，看到你們在这鬼不下蛋的地方創造了这么大的家业，只觉得一切都好，一切都极不容易。中国有句古話："万事开头难。"你們已經开了头，打开了局面，这就十分了不得！这是資本主义世界所根本办不到，而只有我們共产党人才能办到的事情！这桩事办得很好，很有气魄，不愧是从井岡山下来的，毛主席亲自培养的老部队。現在你們已經在这里站稳脚了，塔里木已經把你們赶不跑了，只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話干下去，我相信，你們的前途肯定是了不起的。我們是老战友了。我沒有别的什么可以帮助你們的。我只能給你們喝喝采，助助威，祝你們成功，从精神上給你們打打气。

他也談得很多：有过去，也有将来；有經驗，也有教訓；有喜悦，也有忧虑。說到了忧虑和喜悦，他还給我讲了一个关于培养优良品种的故事。

他說，在新疆，最宜于种植棉花的地方是吐魯番盆地。那里，具有气溫高、雨量少、无霜期长等条件，不論什么棉花，全都

长得很好。至于这一带地方，他說，也能种，也能收，只是霜后花較多，产量不高，质量也稍差。究其原因，是无霜期的两头（五月和十月）气溫低了一些。但是，考虑到国家对棉花的要求量相当大，他們决心要用自己的努力，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棉花。因此，尽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他們还是自觉地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坚决多种好棉花。这样一来，一个严重的任务就落在了他們的科学研究人員的肩上。那就是：选育一种适合这里生长的、能够保质保量的棉种；首先要求它具有产量高、成熟早这两个优点。这項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春天开始的。当时，他們从外地引进了許多新品种，信心很大。如果把这些种子分别种下去，从里边挑选一个合乎要求的品种，本来也不是那么頂困难。不料，正当人們把一切准备停当就要开始下种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上說："前引棉种，未經檢疫，发現有紅鈴虫虫卵，必須紧急处理……"这可眞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幸亏还沒有播到地里，如其不然，那才眞叫糟糕呢！这里原来并非紅鈴虫的疫区，如果任其滋生繁衍起来，那将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人們慌了手脚，立即消毁了引进来的全部种子，連所有接触过这些种子的人的衣服、鞋子，也都放进开水鍋里煮了几个小时。不过，人們可惜的并不是几件衣服和一两双皮鞋，而是他們那心爱的种子。从外地再引新的品种，时間已經不再許可，而选育良种的任务又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迟疑，这可如何是好呢？王金山同志說，虽然經过了这場意外的打击，人們可并沒有气餒，并沒有退却。他們决定：就是从历年种植的棉花大田里，也要选出一种合乎要求的品种来。整整一年，他們都在几千亩棉田里給一棵棵的棉花相面。但是，春天过去了，夏天又过去

了，眼看秋天也所剩无几了，伏桃已經开始吐絮了，霜冻的威胁已經迫在眉睫了，事情还是沒有一点眉目。所有的棉花好像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蓬蓬松松一大片，上面挂着十几二十个桃子，有的張着大嘴，有的根本不会張嘴，絕大部分在棉株被黑霜杀死以后或者会有張嘴的可能，也未可知。怎么办呢？承认失败，那不是这支部队的作風。人們决心抓紧一年之中这最后的几天时間。他們簡直是迷在棉田里了。为了多串几行棉花趟子，他們把飯都忘記吃了。人們的心血到底沒有白費：一天，在一块很瘦很瘦的土地上，一棵其貌不揚的棉花，意外地得到了人們的重視，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家伙！它只有光禿禿的一根主干，沒有枝丫，而桃子就直接长在那根主干上面。虽然由于后天失調，发育有些不足，只拔了九个节，挂了九个桃子，但是，因为它只有一根主干，沒有乱七八糟的枝丫浪費精力，所以，这九个桃子不但显得格外大，而且全部吐出了棉絮，也就是說，全部都是上好的霜前花。显然，它是一个特異的品种。它的特点有三：一、早熟；二、沒有枝丫，无須乎整枝，减少了田間管理的許多道工序，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力；三、宜于密植，有希望提高产量。人們如获至宝般的高兴，立即报告了师首长。师首长也是同样的兴高采烈，馬上赶到那里，为那个怪家伙拍下了第一張照片。人們把九个棉桃全部收了回来。每个桃子三瓣，每瓣八个种子。那一根根細軟无比的纖維，就分别长在那每一顆种子上面。然而，对那些种子逐一进行考核之后，人們的情緒却又一下子凉了下来。原来，除了极少数的种子在纖維质量上考得了五分之外，絕大部分都沒有及格。人們想：弄来弄去，不过是个和普通棉花差不多的东西，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专門

的培养，专門的护理呢？問題提交到了党委。正是党，在这紧要三关的时候，給了科学研究战綫上的指揮員們以最有力的支持。領导同志說：不要怕！只要它早熟，产量高，又不整枝，就是质量差一些，也是好的！这一来，人們的信心可就大大地提高了。人們忽然打开了思路，发現了一个不寻常的問題：既然一般的纖維质量都比較差，那么，为什么独有少数种子的纖維却又能够达到要求呢？人們設想：是不是可以說，由于这株棉花长在了极其貧瘦的土地上而埋沒了它本来具有的特性呢？这个假想倘使不錯，那么，經过下一年的特别調治，它不就又可以逐漸恢复它的原来面目了么？这个假想鼓舞了人們的战斗意志。第二年的春天，他們把七十七顆质地优良的种子播到了地里。結果到底如何，只有在棉花收获以后才能看得出来，因此，又是整整一年，人們的心都像一張拉滿了的硬弓，綳得不能再紧。直到秋天，人們的心血才又一次得到了报償：棉花继續保持着原来的特点，而且达到了应有的纖維质量。一九五七年，是气候极不正常的一年。好像长途賽跑一样，一般的棉花到达終点时都已精疲力尽了，一般的棉花都减产了，唯有这种棉花却提前早收了半个多月。就植物的成熟期而言，能够提前一天都极不容易，能够提前半个月以上，这可真是了不得的大喜訊。师党委发布决議：正式給这种棉花定名为“胜利一号”。以后又連續繁育了几年，这才根本稳定了它的全部优良特性。直到今年，才在塔里木河两岸普遍推广开来。

这就像过去打仗时攻山头一样，攻击以前忧虑，进攻开始了喜悦；进攻受挫了忧虑，山头拿到手了喜悦，直到把这个山头彻底巩固到自己的手上。現在进攻塔里木也是一样，种子播下去

了，不知道能出不能出；出苗了，不知道能收不能收；直到拔节了，抽穗了，登場了，心里这喜悦才慢慢增加，直到最后上交到了国庫。自从毛主席命令他們到生产战綫上来的那一天起，他們就一心一意給祖国增产更多的粮食和棉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們不知道做了多少斗爭，看起来，那可眞是千方百計，千方百計！

說到了喜悅和忧虑，他也提到了郑昌茂同志。他說："郑昌茂他們那里，一开始就是为了一个'水'。挖了渠不上水，他們发愁；打壩截流有了水，他們欢喜。年年打壩年年淸淤，他們发愁；修了水庫，根本解决了問題，他們高兴。我們北岸，一开始显得比他們优越，也有水的問題，可是不大。后来我們才发觉，我們北岸的敌人，主要是盐。"

盐，这是一个相当狡猾、頑固的敌人！起初，它躲在地层下面很深的地方，专等人們把地开好，种上了庄稼，澆上了水，它才随着地下水位慢慢地向地面上移动，突然之間，給人們来一个猛烈的反扑。本来长得很齐整、很壮实的一片青苗，也許就在一个中午，就給你变成了"秃子头"，东一块黑，西一块白，僥幸剩下的几根庄稼也是半死不活，非常难看。尽管遭受盐害的土地是少数，带給他們的損失可也不輕。王金山給我算了一笔細賬：他們一共播种了多少亩，其中有多少亩沒有成活。在这些地里播了多少种子，用了多少人工，施了多少肥，灌了多少水，耗费了多少汽油，折合人民币一共是多少多少錢。单是白白扔在地里的种子这一項，就够多少多少人吃一年。让我吃惊的倒不在于这个数字的大小，而是：这样一大串具体而細微的数字，竟然能够出自王金山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黑臉大汉口中！这使我产生了很

大的兴趣，不禁插口問他："咦！你怎么能把这些小数点以后的数字背得这样清楚呢？"

他却一点也沒有感到惊異，老老实实地对我說："干的是这样一个給国家管賬的工作，不記数字还行呵！我們师里杜政委的数字，那才背得清楚呢，一开口，总是小数点以后几位！"

这时，我注意到，我們这位曾經被人叫做"青年連长"的王金山同志，額头上如今也已刻上了很深的皺紋。我記得，他原来并不是一个十分喜欢学习的同志，而現在，他却能够像中学生背誦数学公式似的把这些微观世界的东西装进了自己的脑子。不能不說，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透过这些数字，我看到了我們老同志們的責任感，以及他們的毅力和心血。

我問他：盐害如此严重，你們是怎么对付的呢？把那些有盐的土地全都放棄了么？

他說："那怎么行？那不等于在敌人面前逃跑啦！"他对我詳細讲述了他們向盐害做的斗爭。他承认，起初，他們的科学知識不够，曾經干了一些傻事。他們想：土壤里有盐，我把土給你换一换，你总該变好了吧？于是，他們挑了一块盐害最大的土地做試驗，費了很大力气，挖下去一米多深，把土全部换成了好土。可是，放水以后一看：呀！一点事不頂，盐又跑到这层好土里来了。他們又想：这盐是順着土壤的毛細管爬上来的，我想法子把毛細管給你切断，你总該上不来了吧？于是，他們又把土挖下去一米多深，厚厚地鋪上了一层麦秸，然后，又换上了好土，种上了庄稼。到了应該出苗的时候跑去一看：盐倒沒有上来，可是麦草在下面发了酵，又把种子給燒死了。后来，他們又发現：同样是盐害很大的土地，种了别的庄稼不长，种了水稻却是长得不錯。

找了一找原因，原来是：稻田經常換水，土壤里的盐分永远达不到为害庄稼的濃度，所以，它就为害不成了。他們想：这不难办，我把所有有盐的土地全部种成水稻，你总該沒有办法了。可是，他們不知道，种水稻的結果会使地下水位普遍提高，而盐是一种可以随着地下水四处游动的东西，过了一年，一檢查：原本沒有盐的好土，竟然也变得有盐了。这可怎么办呢？

他們开始研究土壤改良的科学书籍，聘請专家来給他們讲学，慢慢地，他們抓住了敌人的要害。原来，盐分之所以能够跑到地面上来，只是靠着地下水位的升高。只要把地下水位固定在地面三米五以下，它就永远也不用想钻到地面上来了。然而，要普遍降低地下水位，必須在大田的灌溉系統之外，重新建立一套排水系統，而每一条排水沟，至少要挖够三米五的深度。在欧美資本主义国家，这被人认为是一件难以想像的巨大工程。

可是，王金山說：“我們不怕！”

我說：“好！有骨气！成效怎么样？”

他笑了，笑得十分爽朗，只是一股勁地建議我到伍积禅那里去看看。他說：“一看便知。”

伍积禅也是个紅軍老同志，木匠出身，身边經常保存着一套：斧、鋸、鏟、凿。南泥灣生产的时候，他干的就是他的老本行，当木工班长。进疆初期搞生产，我們南疆軍区成立了伐木大队。为了这个大队长的人选，干部部門曾經往我那里跑过好几次。他們提出过好几个名字，我总是觉得不合适。我告訴他們：我們部队有这么一个当过木匠师傅的老紅軍，从湘鄂川黔来的，黑臉膛，大个子，看上去好像很魁梧。一条腿負过伤，走路时要拄一根棍子。人們按着我說的这几条一打聞，到底把他找来了。我

們当时就給他分配了伐木大队大队长兼木材厂厂长的职务。后来，我到他那里看过，經常見他提着个小手絹，里边包着几个饃，一跛一跛地到处跑，工作搞得很不錯。我知道他后来到了塔里木，以为还是干着他的木匠活路，却原来改行搞起农业来了。

王金山一定要让我到他那里看看，想必是他干得又很不錯了。

王金山告訴我：伍积禅如今在十三場当場长，今年被評成了全师的五好干部。他那个場的地，盐特别多，原来就有人不同意开。伍积禅說："为什么不开？我們又不是到这里来找便宜的；我們是到这里来开天辟地的。我們要是丢下这块坏地让后代来开，到那时候，我們的后代不讲我們的二話才有鬼！"地是让他开出来了，可就是不給他好好打粮食，好几年，他們場总是翻不了身。不过，他可一点都不悲观，一天到晚都在琢磨治盐的办法。什么办法他都試。听說种水稻好，他种的水稻最多，結果，搞得他那里地下水位最高。后来找到了挖排水网的科学办法，开挖排水沟，又是数他最坚决。有人問他为什么劲头这么大，他說："我們穷，穷則思变；想打翻身仗！"去年冬天，他居然帮助工程师解决了一个技术上无法解决的大問題。我問是怎么回事，王金山把大拇指一挺，兴奋地說："那老汉，眞有一套！"

原来，排水网挖成以后，有很多地方都得和灌渠交叉，必須从灌渠的下面穿过。按照工程师的設計，人們在灌渠下面打了一个隧道，准备把直徑一米多长的几个涵管，送到隧道里去。涵管必須在外面接好，但是接好以后的重量足有几吨，怎样才能送得进去，工程师很是苦恼。这个工程师是一位很負責任的同志。据他說，这非得用一种什么样的大型吊車才能办到，这种吊車不

要說塔里木沒有，恐怕整个南疆也不会有，因此，他建議領导赶快向兵团、向农垦部要求配发这种吊車。伍积禅問他：“要是一定沒有这种吊車呢？”他发愁地說：“那……那恐怕不好办吧？我想了好几天都沒想出旁的办法来。”老伍当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不过，老伍是木匠师傅出身，以前常和这样粗細的大树打交道，搜索記忆，总觉得办法还是有的。因此，他建議工程师和他一起找群众去研究研究。工程师一想也对，就欣然同意了。当时，老伍把全場的木匠师傅和干过木匠师傅的人全都邀集到現場，和他們开了一个木匠大会，先請他們看了涵管、涵道，讲清工程要求，然后，請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家仔細一思想，你一言我一語地一議論，都說：这个任务其实不难完成。他們七手八脚一忙活，这里架架，那里垫垫，只用了几根木头，就把那些涵管放到了隧道里边。工程师当时高兴坏了，連說伍場长給他上了最生动、最实际的一堂好課。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木匠师傅給我开了个向阳的窗戶”。

离开塔里木的这天，我順路来到了十三場門前。伍积禅知道我要从他这里經过，早已經和几个同志在路边等着我了。老伍的岁数和我不相上下，大概也有五十好几了，呼吸的声音略嫌粗重，身体可能也不太好，但是精神却还很旺。还像先前当伐木大队长的时候那样，一跛一跛地，走得挺快。他三脚两步迎过来，一定要叫我到他們的場部去。我知道他們給我做了准备，但我不願意在这样忙的季节去麻煩他們，我說：“我要到你們場里来的，不过，我現在不来，等你們的翻身仗打赢了的时候，你准备好，我一定来喝你們的喜酒。”他見我执意不願留下来，也就沒有坚持了，只說：“好吧，今年秋后不行，明年秋后一定行！”我說：

“那好，今年秋后不来，明年秋后一定来！”

但我并沒有忘記王金山的建議：去看看他們治盐的成績。

車子开出了不远，我就又从車上跳了下来。公路边上，右边是水天一色的明光光的水田，左边却恰似一片战場，纵也是壕沟，横也是壕沟，連綿不断，一直延伸过了远处那黑压压的一条林带。我断定，这就是他們的排水网了。登上沟帮，探身向下一看：哈呀！深极了。水在里边流的很緩，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水。順着阶梯走到水边，用手蘸了一点放在舌尖上，眞是又苦又澀，好咸的一沟盐水。我再上岸来注意观看那大田里的棉苗，顺着棉行一直走到头，竟然沒找到一小块“秃子头”、一小块缺苗断壠的地方。我又蹲下去捏起一撮土，仔細地尝了又尝，还是沒有尝出一点咸盐的味道来。我于是确信不疑，这一回，伍积禅的翻身仗是肯定会打贏的了。只要别的措施能够跟得上去，到了秋天，我敢断言，这里肯定会出現一个棉花产量的高紀录。——我希望这样，我非常希望这样！

重新登上高坡，我展望面前这纵横櫛比的塹壕。虽然聞不到一点火药气味，也不曾听到震耳欲聾的杀声，我却觉得自己又站在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場上。……战斗临近結束，战士們正在胜利地聚歼敌人，一串串垂头丧气的俘虏兵，被押解着，通过我的身旁，走下战場。……是的，这是一个新的战場！我的老战友們并沒有离开火綫！他們只不过轉移了一条战綫，正在这条新的战綫上冲鋒陷陣！从他們的身上，我觉得，自己也汲取到了极大的力量。

祝福我的老战友們：革命的青春常在，战斗的光荣永继！

現在，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临回来的时候，同志們都邀我以后再去看望他們。所有的同志，几几乎都对我說到了塔里木的明天。

他們說：那时候比現在可要美多了！到那时，塔里木河流域的千百万亩荒地全都开发出来了，春天一到，我們这里是走不尽的綠海、花海！秋天一来，到处是頂破天的金山、銀山！我們再騰出一部分土地来輪种牧草，旣改良了土质，又可以养猪，少說也要养它上千万口。到那时，处理这么多产品的加工厂总是少不了的；有了工厂，沒有电力又解决不了問题；至于文化宫、疗养院、学校、体育館……更是少了哪一样也不行。那时候，北岸的阿拉尔新城和南岸的幸福城全部建設成功了，我們在水庫中心的疗养院里給你安排好休息的地方，你可一定要到我們这里再看看！

他們說：那时候，我們的产品要运到外地去，外地的客人要到我們这里来，单靠一条公路就拉不开栓了，而每一条干渠、水庫也都能通航。到那时，你再到我們这里来，可以坐火車，也可以坐汽艇。坐上汽艇，你就可以从清清的塔里木河下游一直上溯到我們这里，河里魚虾成群，鴨鵝結队，岸上瓜菜成园，果木成林，保管你再也认不出这就是从前那个以干旱聞名的塔里木了。

不过，他們又說：那时候，我們也許不是在这里接待你了。你知道，塔里木河如今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流沙，完全是由于和田河穿过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緣故。为了根絕流沙，变和田河的害水为益水，我們已經两次派遣綜合勘测队到沙漠里去过了。我們想使它从上游改道，直接流注到大沙漠里去，固結住那里的流沙，再在水流所到的地方全部种上树种和草籽。也許要不了很多时間，“浩浩乎平沙无垠”的塔克拉瑪干，就会变成綠茵茵无

边无际的大草場了。那时候，我們也許又在那里开垦着新的农場了。我們請你到我們的新农場上去看看，我們在那里打开的新局面，你能不再来看看我們嗎？……

……应該說，这是来自明天的召喚。随着战友們的描繪，我仿佛看到了、也听到了、甚至还撫摩到了明天的塔里木。这一切，是那么必然，而又那么自然，因而，我絲毫不以为这只是关于未来的一种幻想。我了解我的战友們，他們不是純粹的幻想家，而是实干家。既然他們說了，他們就一定能做到。自然，要达到这个明天，还需要經过斗爭，也許还是十分严重的斗爭。但是，不論是多么严重的斗爭，它也吓不退我的这些同志，阻擋不住我的这些同志。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領导下，在共产党員的面前，沒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在长征中，在雪山、草地那样严酷的考驗面前，我們說，我們一定要走向抗日前綫、迎接革命新高潮，結果，我們經过了严重的斗爭，我們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在抗日战爭相持阶段那样严酷的考驗面前，我們說，我們一定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打败日本侵略者，結果，我們經过了严重的斗爭，我們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在蔣介石发动全面內战，大举向解放区猖狂进攻那样严酷的考驗面前，我們說，我們一定要团結全国人民，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国，結果，我們經过了严重的斗爭，我們的目的果然达到了。……这就是在我們已經走过来的道路上的那一个个重大的站口。現在，在这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中，我的这些战友，正意气風发地战斗在塔里木的战綫上，与全国人民一起奔向新的一站，这一站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够达到。这是我确信不移的。

封面設計：袁运甫

統一书号：10071 · 605
定　价：（6）0.79 元